



字題／我陽董●著原／匡倪●

大話集

圖插／鐘憲黃●

79
1130
444



字題／我陽董●著原／匡倪●

大鹽集

圖插／鐘憲黃●

鹽，是最普通的東西。不過，鹽，也可以說是最神秘的東西。人的身體一定需要鹽，沒有鹽，就活不下去，而事實上，鹽只不過是一種化合物：氯化鈉，世界上有幾萬種化合物，為什麼獨獨人體不能缺少氯化鈉，而不是別的化合物呢？所以說，鹽在人類生命之中，是一件極其神秘、玄妙，佔有不可思議的地位的東西。

鹽，大部份自海水中來，將海水引進鹽田，撒上海鹽種，日光曝曬，海水慢慢蒸發，鹽的結晶就在海中凝成，到過鹽田才知道，原來並不是海水乾了之後，鹽才出現，而是海水蒸發到了一定程度，鹽的結晶就出現了，鹽是從變濃了的海水之中撈起來的。

鹽，也有來自天然的鹽池，鹽池本是海，地殼變遷，海水乾涸，剩下了鹽，到鹽池去取鹽，大概是所有取鹽方法中，最簡單的一種辦法了，只需要將一大塊一大塊的鹽敲下來就可以。大塊的鹽，晶瑩美麗，在陽光下，幻出絢爛色彩，極其迷人。

而最複雜的取鹽方法，應該是井鹽，川康一帶，盛產井鹽，用極其繁複的技巧，在岩石上打井，深達數十丈，然後，再汲取岩層下有鹽份的水，煮水成鹽，取井鹽的技巧之精細繁瑣，超乎想像之外，當地人是如何開始發現數十丈的地底下有鹽可取的，也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，但鹽是人類所必須，人要活下去，一定要千方百計將它找出來才行，這可能就是原因。鹽的成本很便宜，稅很重，自古以來，鹽就是「國營事業」，由於鹽稅重，所以走私鹽，逃避稅項，也一直是很興隆的事業，而鹽商之富有，也是自古就聞名的。

中國東部，有幾個很大的鹽場，淮南、淮北鹽場，所出產的鹽，供應了許多地區鹽的需要，江蘇北部的揚州，是淮北鹽場出產鹽的集散地，鹽商羣集，由於鹽商的富有，使得揚州這個地方，着實繁榮了好多年，鹽商窮奢極侈的生活，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的。

「鹽」這個故事，寫的是和鹽、鹽場、鹽民、鹽商、走私鹽者、鹽民的家庭等等與鹽有關的事，地點是在中國江蘇省的北部，時間，大抵是在幾十年前。

騎着小毛驢，沿着鹽河的岸邊向前走，李和順的心裏，不住發毛。

天色很陰，春天的風吹上來，也有點寒意，可是李和順的手心却冒汗，要時時在褲子上抹着汗。鹽河並不很寬，河中的水在靜靜的流着，遠遠地看到一條船，由人拉着，在鹽河中緩緩地駛來，李和順又陡地緊張起來，等到拉繩的人走了過去，李和順才又鬆了一口氣。

他盯着前面，天色更陰，而且起了一重霧，前面再遠一點的情形，有點看不清楚。李和順又吞下一口水，再擦了擦手心的汗，心中在想：怎麼還不見有人來。

昨天，在集上，李和順遇到了一件怪事。這種怪事，李和順早就聽人說起過，可是他自已却從來沒有遇上過，他是一個鹽民，一生之中，他所接觸的東西，最多的就是鹽，他知道有關鹽的各種故事，特別是有關私鹽的事，



一餐私鹽，就可獲得將近一塊大洋的厚利，一塊大洋，在一生窮困的鹽民來說，已經是難以想像的大數字了！

可是李和順現在，在他那件補過三十多次的棉襖裏袋中，有兩塊大洋！他特地用乾草將那兩塊大洋裹了起來，以免那兩塊大洋在他的衣袋相碰而發出聲響。兩塊銀洋相碰，發出的聲響雖然不是十分大，可是也足以令得李和順心跳半響了。

那兩塊大洋，是昨天在集上，一個陌生人給他的。

當時，李和順正在用力拗着一雙草鞋，看看草鞋是不是編得結實，並且考慮是不是要買，一面又看着自己腳上的破草鞋，心中在猶豫着，是再拖上幾天，還是現在就買了來換上。

就在這時候，突然聽得有人在他的身後道：「李和順，跟我來。」

李和順轉過身子，在他背後講話的人，已經

轉過身，向前走了出去，李和順只看他的背影，即使看到了背影，李和順也不禁怔了一怔，因為他實在未曾想到，有那樣一個闊人，會知道他的名字。

那人穿着一身嘩嘩呢的短裝，頭上還戴了一頂禮帽，衣上連一點塵都沒有，這樣的人，在陳家港這樣的大集上，雖然不是罕見，可是像李和順這樣普通的鹽民，見到了這樣的人物，總是趕快讓開路的好，誰知道他是什麼人呢？

或許是揚州上來的鹽商——就算是鹽商的話，也一樣惹不起。也或許是做官的，或者是鹽場大總管、小頭目，總之，那是上等人！

可是現在，這樣的一個人，在叫他的名字！

李和順不由自主，跟了上去，他才走出了一小步，賣草鞋的那老頭就嚷了起來，一把扯住了李和順，道：「喂，你還沒給錢！」

集上的人很多，穿嘩嘩呢、戴禮帽的那人一直向前走，看來並沒有停下來等候李和順的

意思，李和順和他之間，已經隔了七、八個人。李和順不和那老漢多說什麼，拋下了草鞋，急急跟了上去。

前面那人走得很快，也走得很快，李和順一面跟着，一面心裏在嘀咕：剛才不是聽錯了？可是他想又想，一點也沒有錯，那人的確曾在耳邊說過：李和順，跟我來。

李和順的心怦怦跳着，一半是由於好奇，這人怎知道我的名字？又為什麼要我跟他去？

穿過擁擠的人羣，漸漸到了港邊，港中爆竹聲震天，有一艘新船正準備下水，那人還在前

面，李和順仍然只看到他的背影。

李和順有點不服氣，他能挑一百二十斤的鹽擔，健步如飛，鹽場上的小伙子，也沒有什麼人比得過他。港邊並沒有什麼人，只有一羣母雞，在地上啄着，咕咕叫着在追逐，李和順急急趕向前，一面叫道：「先生，是你叫我？」

前面那人並沒有回答，他的背影像是長着眼

睛一樣，李和順急步仍然追不上他，李和順忍住氣，急步走着，心中有點不服氣，終於向前拔腳奔了過去。

李和順發覺一奔，前面那人，突然站定了身子，李和順正在向前奔，一下子收不住勢子，在那人的身邊，掠了過去，李和順心中暗罵了一聲：「蠢」，立時收住了腳步，待轉過身來時，後頸陡地一緊，已經叫人抓了個實。抓住李和順後頸的那隻手，是如此強而有力，以致令得李和順這樣精壯的小伙子，也被抓得陡地眼前金星直冒，李和順忍不住叫了起來。

他才叫了半聲，抓住他後頸的手，略向前移了一移，大拇指緊緊扣在他喉間的軟骨上，李和順勉強還可以透氣，想要大叫，却是叫不出來了。

這時候的李和順，心中又驚又怒，雙眼瞪突着，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有一點，他倒是可以肯定的，那抓住他後頸的人，就是他一直跟着的那個神秘的人物，而且，那人也是一定不是普通人，一出手就能制得他眼前直冒金星，那不消說，一定是一個練過功夫的武學高手了，李和順一想到這裏，不由得從心底冒起了一股寒意來。

李和順在那一瞬間，想起了許多有關武學高手的傳說，練內功練到了化境的人，你打他一拳，他笑嘻嘻地並不還手，非但不還手，還要請你打第二拳；可是，你第二拳打不下去啦，因為在你打第一拳的時候，他已經運內功反震過來，令你拳頭、手臂的筋脈都受了傷，這時候，你拳頭已經疼得抬不起來，再過一會，你的拳頭就會腫起來，一直腫到手腕，腫到手臂，等到腫到了心口，就沒命啦，少則三日，多則五天，死前，還要受很多痛苦！

他也聽說過，橫練外功，金鐘罩、鐵布衫，練得好了，全身除了方寸大小的一個「罩門」之外，全身刀槍不入，身子硬得和鐵一樣。

李和順也知道，輕功練得好了，能在水上飄，鹽場上的徐老爹，就親眼見過，在水上飄倒

是假的，可是足跡着飄浮在水面上的菱葉，就那樣飄飄地向後飄了出去，那可是真的。徐老爹本來是揚州的捕快，追捕飛賊一飛青，從揚州追到興化，就眼看飛賊一飛青，從水面上踩着菱葉逃走的，臨走還給徐老爹一套飛針，據徐老爹說，那多半是一朵青念在他是公門中人，追捕他是因為職責所在，所以手下留情，那一套七枚飛針，雖然打在胸前，卻沒有打中要害。

當徐老爹敞開胸口的時候，胸前七個針孔還

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，玄就玄在那七個針孔，完全是照天上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，徐老爹經此一來，大徹大悟，再也不在公門裏就了，北上關外，熬了兩年，又回到關內，在鹽場裏安下了身。

李和順也聽說過，練刀的人，能將刀舞得只見刀光不見人，水都潑不進去；練劍的人，練得玄了，能連人帶劍飛起來，各種各樣奇妙的武功一直是小伙子最心嚮往之事，可是如今，真正遇到一個高人，李和順却被迫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李和順還想掙扎，他身後的那人已發了話，道：「別動，聽我的，我不會叫你吃虧！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，除了聽他的話之外，也沒有別的法可想啦，他勉力點了點頭，身後那人道：「別轉過頭來望我。」

李和順聽得那人這樣說，又嚇了一大跳，武學高手多半長相古怪，聽說有的是陰陽臉，一半紅一半白的，有的可能受過刀傷，說不定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！李和順忙又點點頭，抓住他後頸的手，鬆了開來，李和順急速吸了幾口氣。

李和順很聽話，雖然已沒有手抓住他的後頸，他還是直挺挺地站着，眼直望向前面，他前面是海口，停了很多船，海水相當混濁，可是李和順對眼前的東西，却一點也看不到，他全副心神在身後那個人的身上。

身後那人停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你是淮北鹽場上的？」

李和順嚥了一口唾沫，道：「是！」

身後那人又道：「你是洪字號鹽田，第三十二組裏的？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那人對鹽場工作區的編號，看來比他還熟。他又點點頭。

身後那人又道：「你那一組的鹽田，離大王集挺近？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是，才兩里地，今天正是大王集的集期，要不然，我也不會到陳家港來了，也就——」

李和順將下面的話嚥了下去，他本來想說，那就不會那麼倒楣遇到你了！可是他認定了身後那人，是一個武學高手，所以不敢開罪他，硬生生將要說出來的話，嚥了下去，沒敢說出來。

身後那人道：「你在鹽場多久了？」

李和順心中想，這是怎麼了？這人的大妹子嫁不出還是怎麼了？這樣查根問底，想替我做媒麼？他心裏雖是這樣胡思亂想，口中倒是一點也不敢怠慢，忙道：「是，我是在鹽場長大的，我爹是種鹽的，媽是雜工，管挑鹽，現在我也挑鹽，過幾年，學會了種鹽，也許會——」

身後那人好像不耐煩聽下去，道：「行了！他喝了一聲之後，却又沒有再問下去，李和順實在忍不住想回頭去望望，他只是盡量斜眼看，可是一個人要轉過頭去，隨便怎麼斜眼看，也是看不到腦袋後面的情形的，所以李和順又慢慢地轉過頭去。

就在他的頭轉得差不多可以看到那個人時，李和順陡地覺得，腰上被什麼東西戳了一下，那一下力道並不重，可是李和順卻立時覺得身子一陣發麻，幾乎站立不穩，差點跪了下來。

李和順大吃一驚，頭上已冒出冷汗來。那是「點穴」功夫！他聽得老徐說過，人體有三十六大穴、四十九死穴、三百六十個小穴，順血脈流動，算準了時間，點中了穴道，那被點的人，輕則受傷，重則死亡，這個不是玩的！

李和順的身子却覺得僵硬，再也不敢回頭

李和順想掙扎，他身後的那人已發了話，道：「別動，聽我的，我不會叫你吃虧！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，除了聽他的話之外，也沒有別的法可想啦，他勉力點了點頭，身後那人道：「別轉過頭來望我。」

李和順聽得那人這樣說，又嚇了一大跳，武學高手多半長相古怪，聽說有的是陰陽臉，一半紅一半白的，有的可能受過刀傷，說不定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！李和順忙又點點頭，抓住他後頸的手，鬆了開來，李和順急速吸了幾口氣。

李和順很聽話，雖然已沒有手抓住他的後頸，他還是直挺挺地站着，眼直望向前面，他前面是海口，停了很多船，海水相當混濁，可是李和順對眼前的東西，却一點也看不到，他全副心神在身後那個人的身上。

身後那人停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你是淮北鹽場上的？」

李和順嚥了一口唾沫，道：「是！」

身後那人又道：「你是洪字號鹽田，第三十二組裏的？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那人對鹽場工作區的編號，看來比他還熟。他又點點頭。

身後那人又道：「你那一組的鹽田，離大王集挺近？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是，才兩里地，今天正是大王集的集期，要不然，我也不會到陳家港來了，也就——」

李和順將下面的話嚥了下去，他本來想說，那就不會那麼倒楣遇到你了！可是他認定了身後那人，是一個武學高手，所以不敢開罪他，硬生生將要說出來的話，嚥了下去，沒敢說出來。

身後那人道：「你在鹽場多久了？」

李和順心中想，這是怎麼了？這人的大妹子嫁不出還是怎麼了？這樣查根問底，想替我做媒麼？他心裏雖是這樣胡思亂想，口中倒是一點也不敢怠慢，忙道：「是，我是在鹽場長大的，我爹是種鹽的，媽是雜工，管挑鹽，現在我也挑鹽，過幾年，學會了種鹽，也許會——」

身後那人好像不耐煩聽下去，道：「行了！他喝了一聲之後，却又沒有再問下去，李和順實在忍不住想回頭去望望，他只是盡量斜眼看，可是一個人要轉過頭去，隨便怎麼斜眼看，也是看不到腦袋後面的情形的，所以李和順又慢慢地轉過頭去。

就在他的頭轉得差不多可以看到那個人時，李和順陡地覺得，腰上被什麼東西戳了一下，那一下力道並不重，可是李和順卻立時覺得身子一陣發麻，幾乎站立不穩，差點跪了下來。

李和順大吃一驚，頭上已冒出冷汗來。那是「點穴」功夫！他聽得老徐說過，人體有三十六大穴、四十九死穴、三百六十個小穴，順血脈流動，算準了時間，點中了穴道，那被點的人，輕則受傷，重則死亡，這個不是玩的！

李和順的身子却覺得僵硬，再也不敢回頭

去了。
身後的那人這才道：「我要問你一些事，你可得老實告訴我！」
李和順苦笑了，一下，心想你問我？我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？奶奶的，十九歲了，除了海水和鹽，還見過甚麼？連大姑娘的屁股都沒見過！
他心中在想着，就聽得身後傳來了清脆的「叮」的一聲響。
那一下聲響，倒是叫人耳目清涼的，那是兩塊大洋相碰發出來的聲音，李和順自己，從來也未曾有過大洋——要是有過大洋的話，就不致連女人的屁股都沒有見過了。他每次上集，倒喜歡站在鹽站或是大商號的舖前，看那些掌櫃的，捲起了雪白的袖子，一塊一塊敲着大洋所發出的那種聲響，那是最悅耳的聲音了。
接着那「叮」的一聲，李和順的眼前，陡地一黑，兩塊大洋，已自他的身後，飛了過來，落在他前面的地上，那兩塊大洋，也邪門得很，落地之前，是在急速旋轉着的，一落地，就向前直滾了出去，前面有一羣母雞正在散步，兩塊大洋急速滾了過去，嚇得那些母雞，展着翅，「咯咯」叫着，四下奔散了開去。李和順剛在想：整整兩塊大洋，要是滾不見了，那可多可惜！可就在這時候，兩塊大洋陡地轉了一轉，又向着他直滾了過來。
地上高低不平，可是那兩塊大洋，却滾得像兩條直線，一直來到了他的腳前，才又「叮」地一聲相碰一起躺了下來。
李和順急急地眨着眼，不知道身後那人，在玩甚麼把戲，他隨即盯住了那兩塊大洋，一塊是墨西哥鷹洋，一塊是龍洋，就躺在他的腳前，離他雙腳，就該換新的破草鞋，只不過一寸！
李和順不由自主，喘起氣來，身後那人這才道：「我也不白問你，只要你答得好，這兩塊大洋，就是你的！」
李和順道：「我……一定答得好，你要問甚麼，我就說，奶奶的，王八蛋不說！」他心中一發急，講話也有點語無倫次起來，手心直冒汗，背上冒出來的汗，匯成一條，直淌了下來，像是一條蟲，在背上爬。
那人居然叫李和順的話，逗得樂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好好想想，十年前，也是現在這種四月天，你是不是見過一個小媳婦，從大王集，到海邊去？」
李和順一聽，喉間發出了「咯」地一聲響，他雙眼仍然盯在那兩塊大洋身上，可是，在他眼中看出來，那兩塊大洋，就像是已長了翅膀，正在飛呀飛呀，飛得離他越來越遠了！
李和順早就打定了主意，爲了要得那兩塊大洋，不論那人問甚麼，他得立時就答上來。
可是，那人問的，却是十年前的事！
十年前，他才九歲，就見過那小媳婦，他又怎麼能記得？
李和順苦笑了，一下，喉間又發出了「咯」地一聲響，道：「先生，這兩塊大洋，我……沒法消受了，你……還是拿回去吧！」
那人好像比李和順還要着急道：「你，你不肯說？」
李和順心中額頭得恨不得一頭在石頭上撞死，他像號哭一樣叫了起來道：「我不肯說？奶奶的，我是王八蛋才不說！」
那人怔了片刻，道：「你真記不得了？那小媳婦，二十六、七歲，水靈靈的大眼睛，穿着紅襖，雪白的皮膚，沒有纏小腳，腳程很快，她曾經遇到過你，一定遇到過你的！」
李和順雙眼睜得很大，用心聽着，也用力想在他的腦中，擠出點記憶來，可是沒有法子，一點辦法都沒有，他根本就沒見過那樣的一個小媳婦！
他只好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先生，真的沒見過，我要是見過，那時我雖然小，也許還能記得！」
他身後那人，聽了李和順的話之後，猝然問道：「你今年多大了？」
那人這樣問，李和順一點也不奇怪，晒鹽爲生的人，一出生就在海邊，帶着鹽份的海風，就像銹子那樣，在人的皮膚上銹着，將每一個人的皮膚，都銹得那樣粗糙和黝黑；再加上成年累月和鹽在一起，皮膚不但粗糙，而且還都起着鱗片，白白的，一層鹽花，更是怎樣洗也洗不掉，根本無法從外形看出他的年紀來，除非是真正老了，頭髮白了，牙齒掉了，人家才知道他是一個老頭子或老太婆，不然，從十六歲到四十六歲，男女看來，全是一樣。在鹽中長大的女孩子，聽說脫下來之後，總有幾截皮光肉滑的地方，不過李和順也沒有見過，那人問他的年紀，他自然不覺得奇怪。
他只是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屬羊的，今年足十九歲了，才過生日。」
身後那人「啊」地一聲，李和順等了半晌，不見那人出聲，可是他也不敢再轉過身去，過了好久，那人才道：「那麼，你可認得什麼人，也叫李和順的？木子李，和氣的和，順當的順！」
李和順心中一樂，這問題，他立時答得上來。
李和順忙挺了挺胸，道：「我爹就叫李和順！」
身後那人的聲音之中，透着奇訝，道：「你爹？他們父子兩人——」
李和順道：「是啊，我們是窮人家，又沒有人唸過書，我出了世，得取名字，爹說，找個人唸過書，又得花錢，不如也就叫李和順吧，和順順，可不嫌多，就那樣，我也就叫李和順了！」
那人的聲音顯得很急促，道：「那——那你爹呢？快帶我去找他！」
李和順苦笑了，一下，道：「你——你不去找他，他——他——死啦！」
身後那人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死——死啦！死了有多久了？」
李和順皺着眉，扳着手指，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十年！」
身後那人像是在心口捅了一刀一樣，發出了一下低呼聲，道：「十年！」
李和順眨着眼，過了半晌，才又聽得那人道：「你撿起那兩塊大洋，我還有點話要問你！」
李和順忙彎身，將那兩塊大洋，撿了起來，緊緊捏在手裏。在他彎身的時候，那人又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，等李和順直起身子來時，他又只看到了那人的背影。
那人直向前走着，李和順在後面跟着，沿海邊向前走，走出了有兩三里地，海邊全是大大小小的小石塊，潮正在漲，一個一個浪頭，撞在石頭上，激起老高的水花來，海灘上，大大小小的蟹，在海水上來時，慌慌張張地躲進洞去，潮水一退，又慢慢冒出來。
那人來到一塊大石前，自己坐了下來，背對着李和順，李和順也坐了下來，那人拉了拉帽子，整個臉全叫帽沿遮住了。
那人坐下之後，才道：「你爹是怎麼死的？」
李和順搖着頭，道：「那我記不清了，不過——不過，事情很怪，我爹——我記得，足有三、四天沒回家，後來我媽去找他，也沒回來，又過了幾天，有人告訴我，說是在老黃河口下面，見到他們倆，全死啦！」
那人挺了挺身子，道：「你爹死前，你可記得他有什麼異常的事？說過什麼異常的話，你好好想一想！」
李和順眨着眼，道：「對了，那天他趕集回來，給我捎回來一大塊糖餅，我第一次吃到那麼好吃的東西，我在想，爲甚麼鹽和糖看來一樣，糖就那麼好吃，鹽一點用處也沒有！」
那人哼地一聲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李和順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敲着，道：「我吃着糖餅，就聽得爹和媽吵了起來，爹好像說了一句話，媽就惱了，吵得很兇！」
那人道：「你爹說了什麼？」
李和順道：「我爹……我爹……好像是說，我們真不是人，你才二十七，看來就像老太婆，人家二十七，嫩得可以搗出水來，我當時就想，人怎麼嫩，再也搗不出水來，媽爲這惱什麼——」
李和順還想講下去，那人却陡地轉過了身來，那人自己陡然轉身，面對着李和順，倒着實嚇了李和順一跳。不過那人轉過頭來之後，李和順仍然看不清他的臉，只能看到他的下頷，那人的下頷，看來很尖，臉色也蒼白得很，那人才一轉過頭來，立時又轉了回去，像是在喘氣，道：「你爹是說誰？他又說了什麼？」
李和順道：「那真的記不起了，真的記不起了！」
那人雙手緊握着拳，指節骨發出格格格的聲響，那種聲響雖然不大，可是李和順聽了之後，心中却感到很害怕，他連忙補充了一句，道：「真的不記得了！」
那人停了半晌，又道：「你父母是怎麼死的，你知道多少？」
李和順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們死了，是徐老爹料理他們後事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！」
那人坐在大石上的身子，略向上挺了挺，道：「徐老爹？他又是什麼人？」

您要關心...

婦女衛生與健康

洗潔、除臭
白帶的預防與治療

婦必寧濃縮液

Fubirin liquid concentrate



- 社教服務
- 時下高雅之女士，莫不講究婦女之清潔衛生，以維身心舒適，白帶疾患，若不加以治療，不僅有礙婦女之清潔衛生，且對於個人之身心健康，工作情緒均有不良影響。
 - 婦女之白帶通常因陰道不潔、炎症（如陰道炎、子宮頸炎）、精神或局部刺激所引起，其症狀除瘙癢外，隨病因不同而異，常見之病因如：
 - 滴蟲性陰道炎——白帶症狀爲黃綠色，帶有氣泡及粘膿塊、腥臭味。
 - 黴菌性陰道炎——白帶症狀爲白色濃稠液，癢疼，無臭。
 - 念珠菌病——白帶症狀爲水樣液帶纖維碎片。
 - 急性淋病——白帶症狀爲濃性液。
 - 子宮頸炎或子宮內膜炎——白帶症狀爲半透明或白色粘液淡黃色液，伴有小腹脹、腰痛。
 - 無論任何病因，均須適時就醫予以治療，始能永保健康舒適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使用後，可滲透患部，發揮除臭、洗潔及消除白帶的治療效果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專供婦女洗潔陰部異臭，月經後洗潔以及使用陰道用藥物或避孕膏劑後灌洗之用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氣味芬芳，且具有緩衝作用，能使藥效較爲持久，洗潔後使用婦必寧濃縮液清洗陰部，能保持身體清爽，舒適與潔淨之感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藥性溫和，對於陰道內壁柔嫩之粘膜組織，不會產生刺激，爲一種合乎生理性之婦女衛生清潔劑。
 - 適應症：婦女陰道及陰部之除臭與洗潔，白帶之預防與治療。

歐文藥品化學工業公司出品
各大藥房均售
北區服務電話：3926366、3415064
台北郵政信箱第5-140號 TEL: (02) 3511631
衛署藥製字第06636號 (國) 北市衛藥廣字第354號

大姑姐集

2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黃憲鐘



自從和那人開始講話以來，李和順就一直給那人的氣勢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窩囊之感，直到這時，他精神才陡地一振，因為徐老爹到底不是普通的人物，他曾在揚州府當過捕快，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，提起徐老爹，李和順彷彿覺得自己的腰板也登時硬了不少，他忙道：「徐老爹曾當過揚州府的捕快……追過飛賊一朶青，現在是鹽場種鹽的好手，經他種出來的鹽全是雪一樣白的——」

李和順還要講下去，那人已經霍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行了！」

他在講了「行了」兩字之後，略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李和順，你聽着，今天遇到我的事，別對人說，不過你可以對徐老爹說，明天你沿鹽河走，約徐老爹一起來，我還有事找你們！」

那人一面講着，李和順就一路「哦哦哦」地答應着，由於那人說話的那種語氣，叫人沒有法子不答應。那人一講完，就已向前疾走了開去，李和順雙眼發着直，盯着他的背影，一直到那人看不見為止。

李和順的手，還緊緊握着那兩塊大洋，好一會，他才攤開手來，那兩塊大洋，給他的手汗沾滿了，他用力在衫上擦着那兩塊大洋，再緊緊握在手裏，心忖忖跳着，不知該怎樣才好。在海邊團團轉了好一會，李和順才有了主意，這人和這件事都古怪，叫自己出主意是出不了的，一定得回去問問徐老爹，才好再作打算！

李和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沿着海邊，大踏步向前，走了過去，當他匆匆地在海港沿岸走過去的時候，港裏那艘新船，還在舉行下水儀式，鑼鼓吹打，震耳欲聾，不過李和順心裏有事，一點沒聽進去。

李和順當然也沒有注意到，在離那艘又大又漂亮，簡直全艘船都在發光的新船不遠處，另外有一艘中等大小船停泊着。

那艘船，看來和普通載鹽、捕魚的船，完全沒有分別，除非是極小心的人，才會注意到那艘船的船尾上，釘着一塊巴掌大小、扇形的、金光閃閃的牌子，那牌子簡直就像是一柄小摺扇，上面還刻着山水人物。不過就算細心的人，看到了這塊約有一寸厚的牌子，也一定只當它是擦亮的銅牌，絕計想不到那是一塊用純金打成的金牌。而就算有人看出了那是一塊純金的金牌，除非是深知來歷的人，心中也不會吃驚，至多是奇怪一下，怎麼知道有人會將上百

兩金子，就那麼隨便掛在船尾而已。

那艘船船尾的窗子，打開了少許，有一根黑色的管子伸向外，那根管子在緩緩移動，移動的方向，就跟着李和順走動的方向。

李和順完全沒有注意這一切，可是在那艘船的尾艙中，却有人注意着他。

那是一個中年人，約莫有五十上下年紀，臉上的皺紋相當多，雙手很大，他正將那根管子的一端，湊在自己的右眼上。

那是一具單筒望遠鏡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和順一面在向前走着，一面口唇掀動着，不住喃喃自語，而臉上那種充滿了疑惑的神情，更是一望便知。

就在那時，艙門移開，剛才和李和順講話的那人，走進了船艙來。

那人一走進來，中年人就轉過身來，將手中的單筒望遠鏡，壓了進去，順手放在一張几上。

那艘船的尾艙並不是很大，可是和那艘船的外表，卻實在太不相稱了，從那艘船的外表來看，無論是什麼人，都絕想不到，這艘船上，會有這樣華麗的一個船艙。

船艙的一邊，是一列八扇玉雕屏風，屏風的前面，則是一套紫檀木的椅子和茶几，椅子的背上，全鑲嵌着大幅的粉芙蓉——一種粉紅色而又有天然黑色紋理的大理石，每一塊尺半丁方的粉芙蓉上黑色的紋理，看來全是極其佳妙的山水畫。

在另一角，是一張巨大的西洋絲絨沙發，沙發不遠處，是一隻紫檀木的櫃子，一半是書格，放着十幾套書，另一半的櫃門上，放着各色玉石砌成的「九子圖」，工藝精絕，栩栩若生，那九個正在嬉戲的胖娃娃，就像是隨時會跳下來，叫嚷着滿地奔走一樣。在櫃邊的牆壁上，掛着兩幅斗方，是八大山人的無根蘭花，楠木的畫框上，刻着極細的雕花。在一張几上，一隻宜德銅爐中燃着香，烟從銅爐頂蓋的孔中，一絲絲冒出來，散發着一股沁人的清香，港口上的那種魚腥味、汗臭味，在這艙裏，是完全聞不到的。

那人進艙來之後，就脫下了帽子，中年人忙過去，將帽子接了過來，那人直來到絲絨沙發前，坐了下來，他脫下帽子之後，可以看到他的臉，他的臉型不算是英俊，太瘦削，下頷很尖，而且臉色也太蒼白，看起來，約莫是三十上下年紀。不過他高得有點異樣的顴骨，和他那一雙有一種直逼着人望過來的眼神的眼睛，却叫人一看到他，就有心中一凜的感覺。

他坐下來之後，用手在臉上重重撫着，那中年人小心地在帽上拍了幾下，才道：「少爺，李和順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少爺」的口角略牽動了一下，發出了一下無可奈何的微笑，道：「你弄錯了，這個李和順，不是蘭姑當年遇到過的那個！」

中年人「啊」地一聲，隨即一副亟亟想解釋的神氣，「少爺」又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不過也有用，他是那個李和順的兒子，蘭姑真在這兒經過過，那個李和順遇到過蘭姑，我知道！」

他在講到最後三個字之際，聲音很低，視線轉向艙壁上所懸的那兩幅蘭花，眼中神采越來



越逼人，可是臉上的神情，却越來越迷惘。
中年人站在一旁，看他的神情，他顯然有許多話想問，不過他也顯然不敢在「少爺」注視着那兩幅蘭花時候去打擾他。
過了很久，「少爺」的視線，才離開了那兩幅畫，望向那中年人，道：「還有一件怪事，徐標在這裏的鹽場裏種鹽！」
那中年人陡地震了一震，說道：「徐標？不是聽說他到關外去了麼？我們也派人到關外去找過他，他在這裏，和蘭姑的事！」
中年人的神情更疑惑，望着「少爺」，「少爺」又苦笑了下，道：「現在還不知道，不過李和順兩夫妻死在老黃河口，是徐標料理的後事，我已經約了李和順，要他帶了徐標，明天在鹽河邊見我！」
中年人攤手，道：「少爺，徐標是六扇門裏有數的好手，他聽那拐子回去一說，我看他立即會知道你是什麼人，他敢來麼？」
「少爺」冷笑了聲，語調之中，充滿了自信，道：「就怕他不知道我是什麼人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敢不來麼？我看看他的口裏，多少可以問出一點線索來。」
中年人望着「少爺」，欲語又止好幾次，才道：「少爺，事情已過去十年了，蘭姑她——」
「少爺」陡地向中年人射過他那種凌厲的眼光，中年人也立即住口，臉上是一副難過、婉惜的神情，「少爺」的視線又轉向那兩幅蘭花，緩緩站了起來，踱到了畫前，伸手在畫上，輕輕撫摸着，神情更是悵悵。
但是，當他轉過身來之際，他却變得十分機警，說道：「對頭那裏，有什麼動靜？」
中年人苦笑道：「少爺，你想想，他們怎麼肯放過你？要我是你，躲還來不及，還要大模大樣，將金扇子掛出來，這不是引鬼上門麼？」
「少爺」冷冷地道：「要打鬼，不引鬼上門，難道還得花時間到處找他們！」
中年人神情更苦澀，道：「少爺，那些鬼，全是惡鬼！你一個人怎麼對付得了？要是蘭姑在——」
「少爺」的神情一直很鎮定，可是這時候陡然暴躁了起來，陡地喝道：「她一直還在！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？你是說她……說她……」他又急躁又發怒，聲音發着顫，中年人忙道：「還在，還在，我的意思是，要是她在你身邊的話！」
「少爺」像是陡地洩了氣，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「少爺」坐下來之後，中年人在他的對面，也坐了下來，只是怔怔地望着「少爺」。「少爺」略略抬了抬眼皮，道：「唐榮，這年頭，已不興忠心耿耿這碼事了，你要是害怕的話，」

惜的神情，「少爺」的視線又轉向那兩幅蘭花，緩緩站了起來，踱到了畫前，伸手在畫上，輕輕撫摸着，神情更是悵悵。
但是，當他轉過身來之際，他却變得十分機警，說道：「對頭那裏，有什麼動靜？」
中年人苦笑道：「少爺，你想想，他們怎麼肯放過你？要我是你，躲還來不及，還要大模大樣，將金扇子掛出來，這不是引鬼上門麼？」
「少爺」冷冷地道：「要打鬼，不引鬼上門，難道還得花時間到處找他們！」
中年人神情更苦澀，道：「少爺，那些鬼，全是惡鬼！你一個人怎麼對付得了？要是蘭姑在——」
「少爺」的神情一直很鎮定，可是這時候陡然暴躁了起來，陡地喝道：「她一直還在！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？你是說她……說她……」他又急躁又發怒，聲音發着顫，中年人忙道：「還在，還在，我的意思是，要是她在你身邊的話！」
「少爺」像是陡地洩了氣，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「少爺」坐下來之後，中年人在他的對面，也坐了下來，只是怔怔地望着「少爺」。「少爺」略略抬了抬眼皮，道：「唐榮，這年頭，已不興忠心耿耿這碼事了，你要是害怕的話，」

「少爺」像是陡地洩了氣，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「少爺」坐下來之後，中年人在他的對面，也坐了下來，只是怔怔地望着「少爺」。「少爺」略略抬了抬眼皮，道：「唐榮，這年頭，已不興忠心耿耿這碼事了，你要是害怕的話，」
唐榮的臉，陡地脹得通紅，用力一掌，拍在身邊的几上，道：「少爺，你要再講這種話，我就——」
「少爺」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就怎麼樣？就不再理我，自顧自離去，是不是？」
唐榮的神情很難過，他的怒意已經消失，像是哀求似地道：「少爺，別難為我，我是粗人，不像你，放過洋，唸過書，別難為我！」
「少爺」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唐榮，我是爲你着想，你想想，對頭多麼厲害，多麼深謀遠慮，當年的那種陰謀，不是到了事後仔細想起來，神仙也要墮入他的圈套，現在更是要財有財，要勢有勢！」
唐榮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論他有什麼，我只有爛命一條，說什麼也不會虧本！」
「少爺」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少爺，你已經有一個月了，怎麼對頭一點動靜也沒有？江南江北，他至少有七十二處站口，不知道有多少三五五岳的人馬是他的手下，青紅兩幫的人，更和他廣通聲氣，難道金扇子不見了十年，就再也沒有人記得了？」
唐榮瞪了「少爺」一眼，道：「你才想那樣！我看，或許就在我們的船旁，就是對頭的船！」
「少爺」像是在喃喃自語，道：「那麼，他還在等什麼呢？」
唐榮吸了一口氣，雙手互扭着，道：「當然他已經知道了你在找蘭姑，他這十年來，也一刻不停在找蘭姑，他找不到，他要等，你找到了再下手！」
「少爺」笑了起來，在他的笑聲中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味道，然後道：「他找了十年也未曾找到蘭姑？蘭姑她——」
「少爺」沒講下去，神情也更悵悵。
唐榮一面搖着頭，一面推開艙門，向外面走了出去，艙中只剩下「少爺」一個人，他取起一本書來，翻了翻又放下，又開始怔怔地望着那兩幅蘭花，那兩幅筆觸簡單的蘭花，像是可以勾引起他無限的回憶，而他的回憶，又必然是極其傷感的，要不在他的臉上，就不會有那種悵悵的神情和蘊藏着如此深刻的悲哀了！

和那船尾掛着純金扇子的船的船艙，完全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，是徐老多的住所。所有鹽民的住所，全是一樣的，是他們自己建造的，用土塊當磚，屋子能有一根碗口粗細而又筆直的木頭做大樑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徐老多的屋子就沒有，屋樑是彎曲不直的，所以屋頂上的草苦，也歪歪斜斜，在月明星朗的天氣，可以看到天上的月光，而在下雨的時候，屋裏和屋外，也差不了多少。
李和順來找徐老多的時候，徐老多正向灶中塞柴草，在煮他的晚餐，那是一鍋玉米糊子，如今，鍋裏的玉米糊子顯然還沒有煮熟，不過灶裏的火早已熄了。徐老多像是已經忘記了他的晚餐，只是不斷屈着手指，在屋中團團走着，屋子是那麽小，以致他在團團轉的時候，李

您要關心...

婦女衛生與健康

洗潔、除臭
白帶的預防與治療

婦必寧濃縮液

Fubirin liquid concentrate



- 社教服務
- 時下高雅之女士，莫不講究婦女之清潔衛生，以維身心舒適，白帶疾患，若不加以治療，不僅有礙婦女之清潔衛生，且對於個人之身心健康，工作情緒均有不良影響。
 - 婦女之白帶通常因陰道不潔、炎症（如陰道炎、子宮頸炎）、精神或局部刺激所引起，其症狀除瘙癢外，隨病因不同而異，常見之病因如：
 - 滴蟲性陰道炎——白帶症狀爲黃綠色，帶有氣泡及粘膿塊，腥臭味。
 - 黴菌性陰道炎——白帶症狀爲白色濃稠液，癢疼，無臭。
 - 念珠菌病——白帶症狀爲水樣液帶纖維碎片。
 - 急性淋病——白帶症狀爲濃性液。
 - 子宮頸炎或子宮內膜炎——白帶症狀爲半透明或白色粘液淡黃色液，伴有小腹痛、腰痛。
 - 無論任何病因，均須適時就醫予以治療，始能永保健康舒適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使用後，可滲透患部，發揮除臭、洗滌及消除白帶的治療效果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專供婦女洗滌陰部異臭，月經後洗滌以及使用陰道用藥物或避孕膏劑後洗滌之用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氣味芬芳，且具有緩衝作用，能使藥效較爲持久，洗滌後使用婦必寧濃縮液清洗陰部，能保持身體清爽，舒適與潔淨之感。
 - 婦必寧濃縮液藥性溫和，對於陰道內壁柔嫩之粘膜組織，不會產生刺激，爲一種合乎生理性之婦女衛生清潔劑。
 - 適應症：婦女陰道及陰部之除臭與洗滌，白帶之預防與治療。

歐文藥品化學工業公司出品
各大藥房均售
北區服務電話：3926366・3415064
台北郵政信箱第5-140號 TEL: (02) 3511631
衛署藥字第06636號 北市衛藥廣字第354號

過了一十年之久，徐老爹已經不復年輕了。却突然來了，那未免有點意外的突兀。徐老爹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人一定會來的呢？那得從十年前的那晚上說起。

十年前，也是這樣的天氣、這樣的時候，他正在煮玉米糊子，李和順推門走了進來——這

個李和順，是小伙子李和順的父親。

李和順直來到灶後蹲下來，灶洞裏的火雖然旺，可是映着李和順的臉，他的臉却是蒼白的。

徐大叔——那時候，徐老爹還沒老成——老爹

麼多年捕快，就算是一個初出道的鹽販子，或是才走了一天私鹽的私梟，都會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東西！

不過，徐標這時，還是小心地將那塊東西在手中轉了一轉，他的手在發着抖，腦袋裏也像是才塞進了乾草的灶肚子一樣，轟轟地在燃燒着。

在那東西上刻着的字是古篆，徐標並不認得，字上，本來可能是漆着金的，但因爲年代實在太久遠，把玩它的人太多的緣故，金粉已經

到了每一個私鹽販子，而在連年的自相殘殺之下，販私鹽的人，變得更加兇悍，幫會組織也更集中，變得決不是普通的亡命之徒所能參加的行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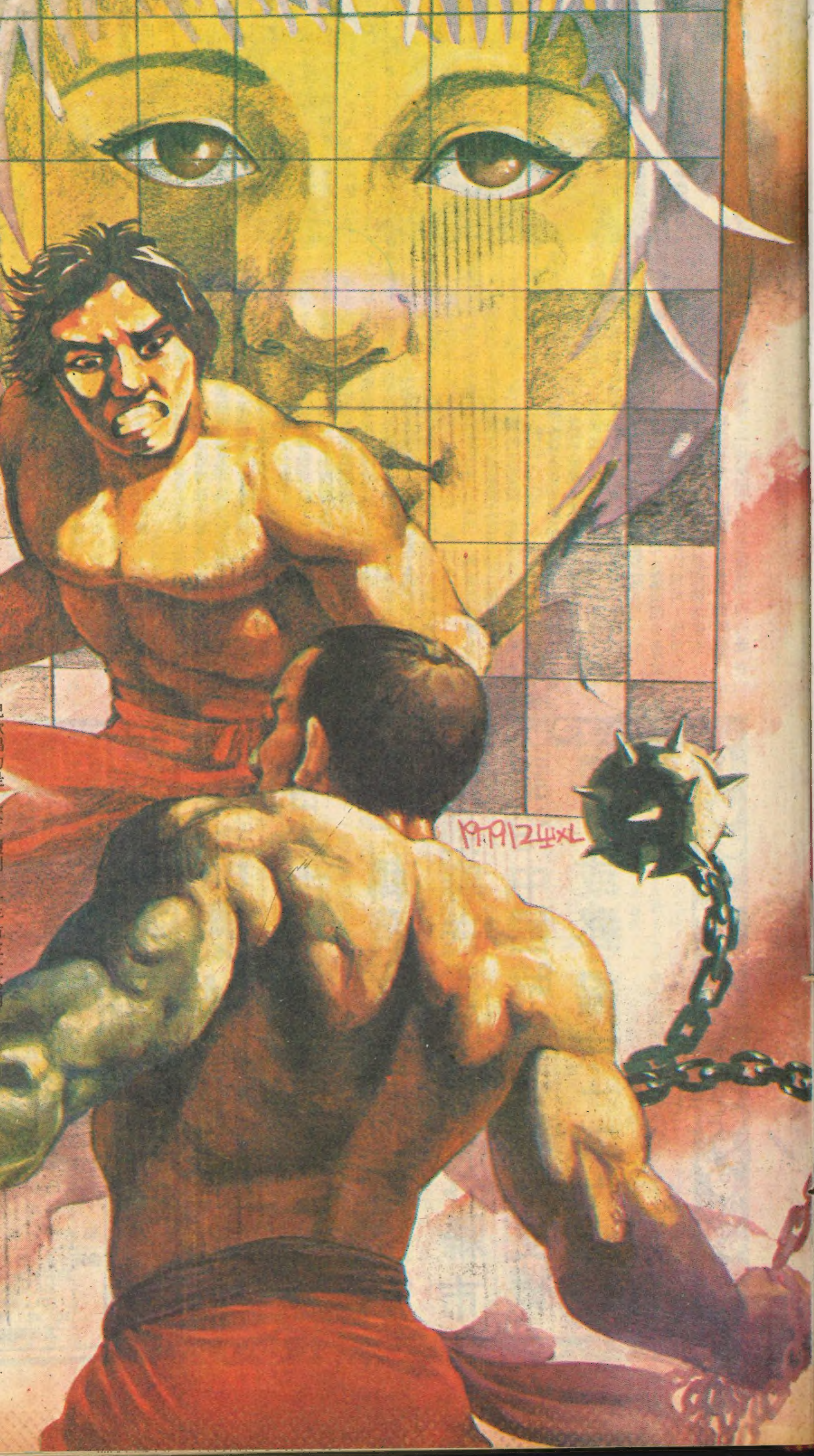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情形，一直持續了將近兩百年。

在「雙龍爭珠令」面世兩百年之後，私鹽的鹽梟中，才出了一個傑出的人才，那人姓潘，在販鹽這一行業中，已經沒有人敢提他的名字，是以久而久之，變成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了，只知道他被尊稱為潘老太公。

65 刊周報時

大話集

●●●
原著
董黃
倪憲
鐘國
插圖
字圖



潘老太公文武全才，據說他要是去應考，狀元就非他莫屬，但是他不知道爲了什麼，却做了私鹽販子，潘老太武功極高，在佈滿了腥風血雨的鹽梟這一行中，很快就出人頭地，成了當時七大鹽幫之一，金扇幫的幫主，在他當上幫主的那一年，「雙龍爭珠令」是在當時第一大幫，青龍幫幫主的手裏，青龍幫主手下，有四大天王，十八羅漢，二十二個武林高手，本人橫練金鐘罩外功，已到第七重境界，單門只是巴掌大小，就在心口，再要練下去，能練到全身刀槍不入，堅如鐵石的地步，手握雙龍爭珠令，住在興化水城之中，號令天下，聽說他的銀子全沉在興化湖底，令得興化湖的水，也高了幾寸。潘老太公一當上金扇幫主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拜會青龍幫幫主，照着青龍幫的規矩，一關一關打進水城去，連過廿二關，打退了四大天王，十八羅漢，等到他見到青龍幫主的時候，已經身受重傷，口角流血，那時，青龍幫主只消伸一個指頭向他指一指，他就非跌倒不可，可是就憑他對青龍幫主的一番話，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而且還使得青龍幫主，心悅誠服，從此，天下走私鹽這一行，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潘老太公說的是什麼

呢？他首先告訴青龍幫主，朱皇帝頒下了這面「雙龍爭珠令」，並不是爲了顧念他曾走過私鹽，所以才照顧私鹽的鹽梟，而是因爲朱皇帝的走過私鹽，知道在天下私鹽鹽梟之中，不知有多少草莽英雄、江湖豪傑，也知道那些英雄豪傑，個個全是桀傲不馴的血性漢子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這批英雄豪傑，要是擰成了一股心的話，皇帝的寶座，就會坐不穩。所以，他才頒下了「雙龍爭珠令」，令得那些英雄豪傑，爲了爭奪雙龍爭珠令而自相殘殺。

算算將近兩百年來，爲了這面雙龍爭珠令，死了多少人！青龍幫幫主，爲了爭奪這面令牌，全家都被仇家殺害，他自己一個人死裏逃生，拜師學藝，受盡了苦楚，才又從仇家的手裏，將令牌奪了回來，建立了基業，眼前金銀多得能令興化湖的水漲，可是一有人走近他五尺，他就全身緊張！潘老太公又勸諭青龍幫主，人壽有限，金銀再多，又有何用！不如趁在世之日，多作善舉，以爭後世聲名。

潘老太公對青龍幫主所說那番話，究竟如何，因爲當時只有他們兩人在場，所以，以後的傳說，也不過是傳說，但是令得天下人知道的是，青龍幫主被潘老太公說動了，留着潘老太公在水城裏養好了傷，廣邀天下販私鹽的大公歸官，私歸潘。

兒歌唱的是，天下鹽利，一年有三千萬兩，一半入了官府，一半入了潘家，那是當時私鹽已被雙龍爭珠令害得極其蕭條的時代，潘老太公之後，私鹽又蓬勃起來，一年利祿，又何止三萬兩？潘家一直住在揚州，清兵入關，大軍南下，揚州失陷，清廷知道潘家的財富，曾逼潘家獻財，殺了當時潘家一百七十餘口，可是仍然有人逃了出來，官府一直未曾找到雙龍爭珠令，也沒有找到潘家的寶藏，八旗子弟，將潘家連綿數里的大宅，拆成了一塊塊磚頭，所有的棟樑大柱，也都劈了開來，連一個銀鏢子都沒有找到，又發掘了潘家的墳墓，連潘老太公的墳都掘了出來，除了一點陪葬品之外，也沒有得到什麼。

天下鹽梟，從此失去了首領，一直又過了百餘年，到了清朝乾隆一代，才有了巨大的變化。清乾隆四十五年，春三月，十五，那天正是鹽梟的一個大日子，在黃河出海處那一片曠野上，聚集了將近五千個私鹽販子，人雖然多，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在陽光之下，人人都看到一個年輕人，手中持着傳說中的雙龍爭珠令，緩緩地走過來。

再回中原，雙龍爭珠令一直未失，而在潘家本來家傳的武功之外，更學會了西藏密宗神功，等到再在揚州建立基業之後，不但是天下鹽梟之首，而且也成了武林泰斗，受盡了草莽英雄、江湖豪傑的敬仰。

雙龍爭珠令一代一代地傳下來，各種戒條、規矩也越來越嚴，令牌是傳子不傳婿的，有潘家的許多代，一直都子孫繁衍，直到了最近的那一代，掌令的潘幫主，只生了一個女兒。偏偏那一位潘幫主，夫婦情篤，生了一個女兒之後，夫人不育，潘幫主又不肯納妾，所以，雙龍爭珠令，破天荒第一次，落到了一個女人的手中——或者說，一個少女的手中。那個少女，成了天下鹽梟的首領，這個少女的名字叫潘蘭花，但是沒有人敢叫她的名字，人人都只叫她「蘭姑」。一個少女，是上萬萬萬、萬萬的漢子的總首領！

灶肚子裏的火早就熄了，只留下了一堆暗紅色的灰燼，暗紅的光芒，映在徐標臉上，使他的臉上神情，看來更加神秘。

徐標在那片刻之間，想起了有關種種「雙龍爭珠令」的傳說，幾百年古老、神秘、深遠的傳說。但是「雙龍爭珠令」對徐標來說，却並不是那麼深遠神秘而不可捉摸的，潘蘭花接令的時候，他還在當捕快。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，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。真是，那一切，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！

坐在一旁的李和順，好像對徐標那種出奇的沈默，有點不習慣，他幾次挪動着身子，可是徐標就是不出聲，李和順吞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徐大叔——」

徐標揚了揚手，不讓李和順再開口。他絕想不明白，那面「雙龍爭珠令」，怎麼會到了自己手中的，不過，令牌交接前那一天發生的事，他却記得清清楚楚。

那一天一早，徐標在澡堂子裏，才從熱辣辣的湯池裏出來，伏在躺椅上，身上覆着一條大毛巾，一個瘦削的師傅，在他的身上搓着，徐標所在的是雅座，外面傳來賣唱的聲音，帶着雅音的女聲，正在唱着淫褻的「十八摸」，伴隨着的是衆多漢子的轟笑聲。

就在那時候，布簾子一掀，兩個人走了進來，徐標究竟是多公差的人，什麼樣的人全見過，反應極其靈敏，那兩個人一進來，他甚至連進來的人是長是短都沒有看清楚，就從來人的身形、步伐、腳步聲上，知道對方決不是普通人，他陡地轉過身，一伸手，抓住了就放在枕邊的一柄短刀——那柄短刀，土語叫「囊子」，正式的名稱應該是「匕首」，七寸刀，七寸把，雙刃，薄身，沒有血槽，鋒利得輕輕一劃，就能劃開牛皮。

徐標一坐起來，背上的毛巾落了下來，他是赤身露體對着掀簾進來的兩個人的。也直到坐起之後，他才看清楚那兩個人，一個年紀很輕，只有十八九歲，臉色很蒼白，下頷很尖，不過一雙眼極有神，那雙有神的眼睛，掩藏了他的稚氣。另一個，三十上下年紀，一臉精悍的神色，兩隻手極大，指骨粗壯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，是一個練過武，武功造詣決不會差到那裡去的江湖人物。

那兩個人，想看到徐標的反應十分快，所以一進簾，就停了下來，那年長的一個向年輕的一個笑了，道：「少爺，我說，徐爺不是尋常公門中人，你該信了吧！」

年輕的那個也笑了，說道：「說得對！他們兩個個自顧自說着話，像是並沒有將徐標和他手中的囊子放在眼裏，可是也說不上對徐標有什麼不尊敬，徐標瞪着眼，在估量這兩個人的來歷。」

那年輕的一個，向徐標作了一個手勢，道：「徐爺穿上褲子好說話，我們有事相求，來得莽撞些，徐爺別見怪！」

徐標心中暗啞了一下，向瘦削的作了一個手勢，瘦削的拿起長叉子來，將高掛在天花板下的衣袴，又了下來，忙不迭地向外走去，他在經過那兩個人的身邊之際，年長的那個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他的手背，道：「出去別多說什麼，嗯？」

瘦削的連連點頭，年長的一鬆手，他就走了出去。

徐標將囊子咬在口裏，看來很從容地穿上衣袴，其實他心裏很緊張，不過他也並不害怕，他有他出名的一門絕技，就是能將咬在口中的囊子，用極強的勁道吐出去，就算對方突然出手，他也絕不是不能對付的。

但是那個人並沒有出手，一直等徐標穿好了衣袴，從口中取下了囊子，兩人才互望了一眼，年長的那個，將手中的一個布包，提了起來，放在榻旁的几上。

那布包並不大，看得出布包裏是一隻木箱，至多不過一尺見方，看那人提着，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吃力之處，可是布包在几上一放，那張臉，卻立時被壓得發出「吱吱」的聲響，幾乎承擔不起！

徐標陡地吃了一驚，盯着那布包，一時之間，連氣也透不過來。

那布包那麼重，看來至少有一百斤，徐標吃驚的，不是那漢子提着百來斤重的布包，完全像是沒事人一樣，天下有什麼東西，看來那麼重的，不會有別的東西，除非是金子！

徐標畢竟是個老江湖了，他立時笑了，一下說道：「兄弟是公門中人，兩位帶着那麼多金子來找我，好像不怎麼方便吧！」

那兩人又互望了一眼，一起向徐標拱了拱手，年輕的那個說道：「有一件事要拜托！」

徐標沉聲說道：「能為朋友辦事，不敢推辭，不過用金子叫徐某枉法，却辦不到！」

年輕的笑着起來，道：「說得好！」

想，這倒好笑了，要是我不點頭，就能叫你們這七寸拿了去，在江湖上也別再混下去了！徐標心裏這樣想，也難怪他，他拜過名師，苦練過武藝，在這柄七寸長的匕首上，更下過苦功，匕首在他的手裏，就等於他的手臂長了七寸一樣，如何會那麼輕易給人奪了去？

徐標心中一面想着，一面手腕向下一沉，可就是在此際，那年輕人看來全然不經意，手也跟着向下一沉，兩隻手指，還是捏住了刀尖，而徐標的眼，卻並不看着刀，只是望着徐標，仍然帶着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笑容，不過他那種笑容，看在徐標的眼裏，多少有點調侃的意味。

徐標悶哼了一聲，他此際若就勢將匕首向前送出去，那人鬧得不好，手上就得帶花，這時徐標只是不想自己隨身佩了二十多年，連洗澡的時候也放在身邊的利刃，隨便便就落到別人的手中，所以他手背陡地向後一縮之際，也用上了六七成勁，在他想來，刀身是如此平滑，那人只不過是兩隻手指捏住了刀尖，自己往回一奪，自可奪回來的，可是，就在他手背向後一縮之際，那年輕人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着，而徐標陡地感到手心上，像是被幾十枚並不十分鋒利的針，陡地一起劃了一下，一股大力，撞了過來，不由自主，五指一鬆，匕首已到了人家的手中。

那年輕人一奪刀在手，手一揚，將刀尖向上拋，手法乾淨俐落，瀟灑輕鬆，握住了刀柄，在布包上輕輕一劃，就將布包劃了開來。

這時候，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的徐標，就在當地呆立着，汗水自他的臉上，直滴了下來。

年輕人將他的匕首奪了過來，看來並不像是什麼惡意，但是徐標卻被他奪刀時所用的那一手法，震駭得像是井裏撈起來的木頭人一樣——僵住了不能動而渾身濕透！

徐標想說些什麼，可是硬是不爭氣，喉嚨像是有什麼東西梗住了一樣，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，不過他的心中却明白，對方剛才那一手法，那是「內勁」！內勁又叫氣功，是最難練的武功，徐標的授業恩師，曾經再三告誡過他：你的功夫練得不錯了，三四十個大漢，奈何你不得，可是如果你遇上了練氣功的內家高手，還是差得太遠，除非是抱定了必死之心，不然，對方說什麼，都得聽他的，千萬不能與之動手！

天下內勁，只源出佛道兩門，佛家是達摩易筋經，出自少林！道家是太極氣功，出自武當，還有一支，練的人更少，也出自佛門，屬於密宗。

徐標在出師之後，也會過不少高手，更和不少武學高手，談武論藝，人人都知道內家氣功這回事，可是誰也沒有遇上真正的內家高手。

徐標再想不到，在一個看來只不過二十歲的年輕人的身上，看到了這種絕世武功。

年輕人已將布包劃開，包內是一隻四方方的木箱子，四角全鑲着雲南白銅的包角，他用刀尖將箱子蓋，頂了開來，又轉頭向徐標望來。

徐標也看到箱子蓋頂了開來，可是，他的視線却十分模糊，一時之間，看不清箱子內的是

徐標也看到箱子蓋頂了開來，可是，他的視線却十分模糊，一時之間，看不清箱子內的是

王田女醫婦產

電3815782·3062058

國際婦產科醫學會會員
留日榮總女醫師主治
家庭計劃合約醫院
流產手術婦幼指定

最新電子儀器專門婦產科設備，驗孕立知結果，經期不順，月經過期注射即來，流產手術，無論月份大小，六、七月亦可獨家使用日本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流產機吸引，十分鐘恢復正常，絕無痛苦，保證安全即可照常工作，最新式科學避孕絕無副作用保證永久有效。不孕症、人工受孕，百分之百成功，陰道整形改緊、處女膜移植、處女膜整形再造(台大最新式手術)、通輸卵管、赤白帶、陰癢、淋病、尿道炎新藥治療一兩次保證根治(假日照常)

院址：台北市康定路217號(萬華火車站直走過十字路口、三水市場邊即達) 聯營公車：9、24、25、中一(萬華站下)·62、11、49、233、242、244、231、364、310、334、台北客運：15、12(龍山寺站下)

弘光女醫婦產

電5513951·5314662

留美女醫學士主治
家庭計劃合約醫院
流產手術婦幼指定

最新電子儀器專門婦產科設備，驗孕立知結果，經期不順，月經過期注射即來，流產手術，無論月份大小，六、七月亦可獨家使用美國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流產機吸引，十分鐘恢復正常，絕無痛苦，保證安全即可照常工作，最新式科學避孕絕無副作用保證永久有效。不孕症、人工受孕，百分之百成功，陰道整形改緊、處女膜移植、處女膜整形再造(台大最新式手術)、通輸卵管、赤白帶、陰癢、淋病、尿道炎新藥治療一兩次保證根治(假日照常)

院址：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78-1號(國賓大飯店對面) 聯營公車：17、213、216、217、218、220、924、227、247、706、261、301、308、310(國賓飯店站下車) 0、26、42、44、46、63、40、226 指南、3(馬偕醫院站下) 北市衛醫字第0914號

訂閱時報周刊

台北市區請撥三七一三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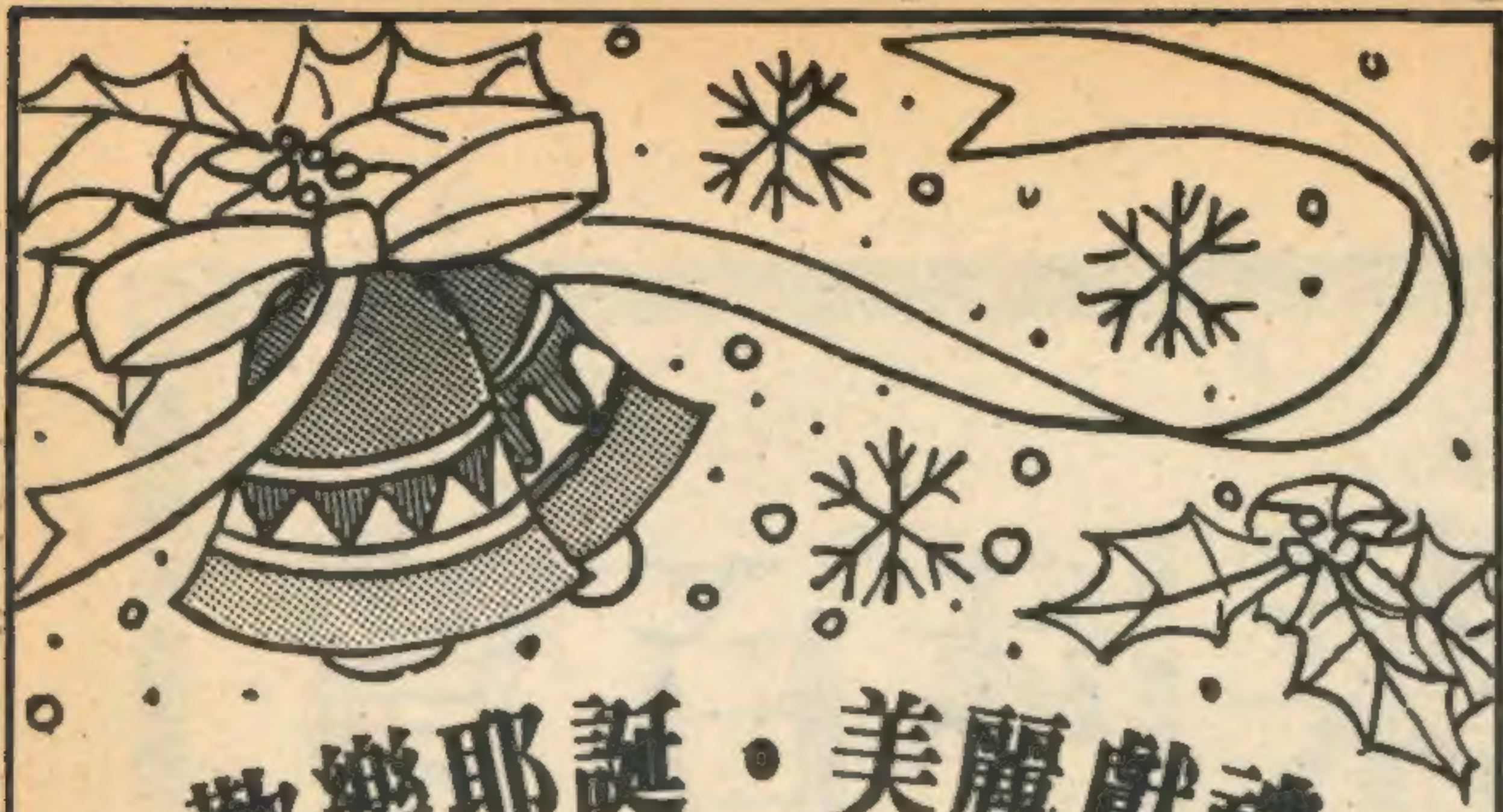
四一轉發行部周刊組，立

即到府送書收款，外縣市

請洽中國時報各地分支機

構，或郵撥一一二六七七

號



歡樂耶誕·美麗獻禮 蜜絲佛陀 耶誕禮盒深表情誼

充滿歡樂氣氛的耶誕、新年佳節即將來臨，在這相聚的日子，送她一份美麗的禮物，將更能增添彼此間的情誼。

蜜絲佛陀化粧品公司今年推出了各式各樣的耶誕禮盒，有雙子星禮盒、百媚千嬌禮盒、愛瑰蘭香皂禮盒以及各種化粧品禮盒，都是精選適合仕女肌膚的保養品與彩色化粧品，能增添仕女們的青春美麗，是耶誕、新年送給仕女們最理想的禮物。

耶誕、新年期間，凡購買蜜絲佛陀化粧品滿500元即送精美枱曆一個，多買多送，送完為止，歡迎光臨蜜絲佛陀美容沙龍參觀選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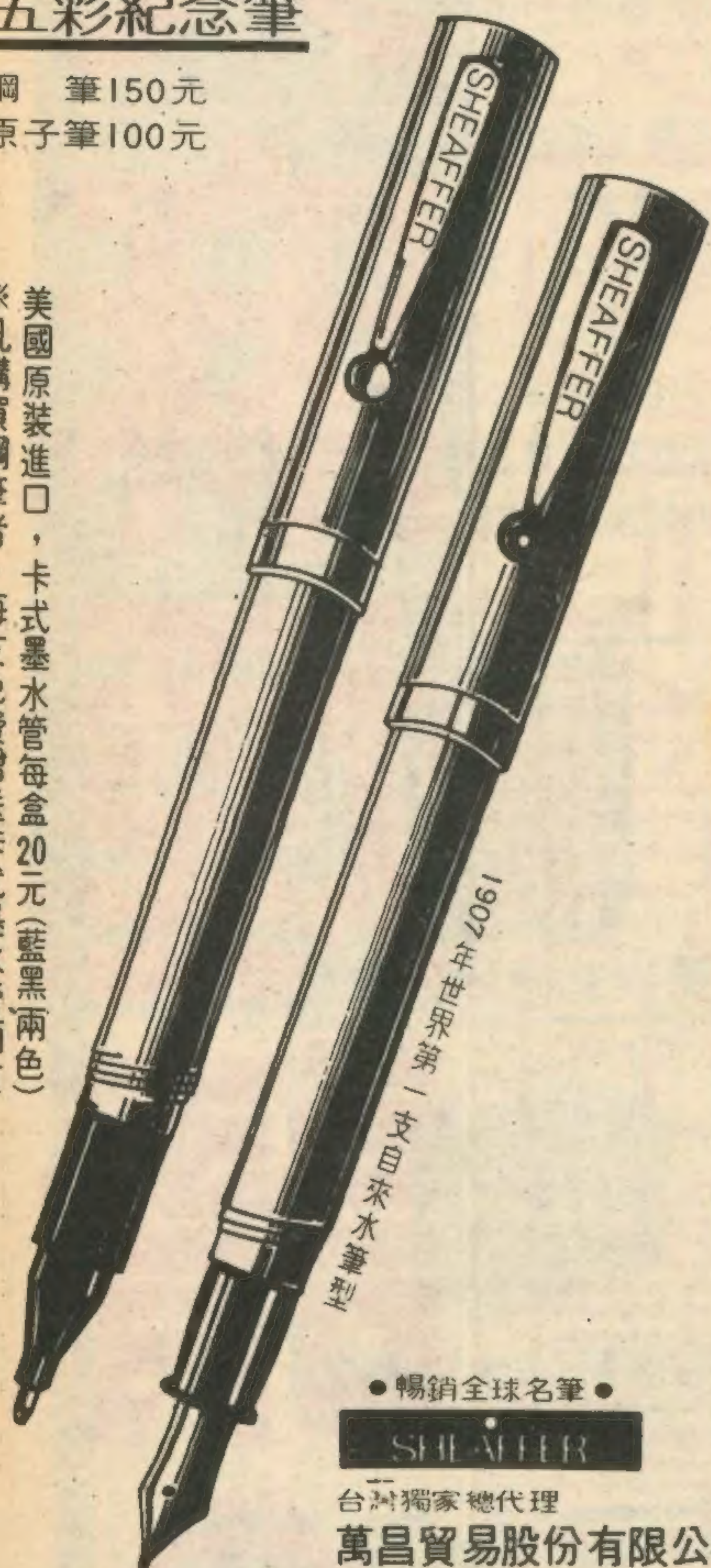
蜜佛公司 (68) 北市衛街廣字第169號

西華紀念筆

五彩紀念筆

鋼筆150元
原子筆100元

美國原裝進口，卡式墨水每盒20元(藍黑兩色)
※凡購買鋼筆者，每支免費贈送卡式墨水兩支



暢銷全球名筆

SHEAFFER

台灣獨家總代理

萬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
訂貨 5311165~6

修配 5412600(免費刻字)

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

團體購買·特價優待
精美目錄·歡迎來函索取

為紀念華特·西華先生發明世界第一支自來水筆72週年紀念，再次推出紀念筆型，獻給國內各界人士，色彩繁多絢麗、造型古樸典雅，各地文具店、百貨公司均售，歡迎洽購。



落網淨乾法手，拋一上向尖刀將，揚一手，手在刀掌一人輕年那

什麼東西，他心中感到很怕！是不是剛才那一下，自己已受了傷呢？
也就在這時，只聽得那年輕人道：「徐爺，敢是這裏太熱了？」
徐爺一聽，心中一震，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，他看出來視線模糊，決不是受了內傷，而是驚駭太甚，汗出得太多，淌了下來，將雙眼全都睜住了之故。
徐爺鬆了一口氣，連忙順手拉過了一條毛巾來，抹着，一面唯唯地答應着，當他抹乾了汗之後，定睛向箱子中看去，又怔了一怔。那箱子一放在簾几上之際，以徐爺的經驗而論，就可以猜到箱子中是金子，可是他却也沒有想到，箱中的金子有如此之多！
看來絕對在一千兩以上。
徐爺吸了一口氣，向那年輕人望去，年輕人道：「徐爺，這裏一共是二千兩黃金——」
年輕人的話還沒有講完，徐爺陡地感到，豪氣上升，一揚手，打斷了那年輕人的話，道：「朋友，該做的事，只要你一句話，不該做的事，金山銀山，徐某也不在乎！」
徐爺挺着胸，講了那兩句話，年長的那個喝了一聲采，道：「好！」
年輕的那個笑着，道：「徐爺放心，對徐爺，我們決不敢得罪，這些，是供徐爺上下打點，給徐爺手下的一千弟兄，喝杯水酒的。」
徐爺睜着眼，仍然不知道對方的心意是什麼，那年輕人接着道：「七天之後，蘭姑接令，城裏會有大典，不免有些礙眼的人，自天下各處趕到揚州城來，他們決不會在城裏生事，只盼徐爺和一千兄弟，高抬貴手！」
徐爺長地吁了一口氣，「七天之後，蘭姑接令——這八個字一入耳，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。鹽幫的雙龍爭珠令，要傳到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少女手中，江湖上早就沸沸揚揚地在談論着，而徐爺也知道，所謂「礙眼的人」自然指的是各路鹽幫的首腦，全是好勇鬥狠，一言不合，性命相搏的亡命之徒，獷悍厲厲的野漢子！」

明白了是什麼人，徐爺先放下了一半心來，道：「好說，那我不客氣了，代六扇門弟兄，多謝潘爺——」
年輕人搖頭道：「我不姓潘，小姓陳！賤名典文，這位是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，這些金子，全是蘭姑交下來的，徐爺不必客氣。」
「才在尖刀之下，徐爺雖然吃了一個啞巴虧，但是「陳典文」這三個字，却是聞所未聞，反正是「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」那句話，令到徐爺震了一震，才抹乾的臉，又在冒汗，不由自主苦笑了起來。
唐榮當然是走私鹽的鹽梟，領着百來個亡命之徒，專走徐州、蚌埠這條路，徐蚌一帶的緝私所，配了精兵緝拿他，可是唐榮在七天之內，連燒了十二處緝私所，通緝他的海捕文書，雪花也似，飛向各地，徐爺的手中就有一份在，那怎能令得他不駭然！
唐榮反倒若無其事，道：「徐爺如果一定要公事公辦，唐某決不皺眉！」
徐爺揮了揮手，道：「唐爺別調侃人了，只要不在揚州城裏生事，就送上頭有命令下來，我也一定盡力壓着，請兩位放心！」
陳典文和唐榮都笑着，陳典文道：「徐爺真是痛快人，有一件小東西，送給徐爺，留個紀念，東西雖小，但徐爺日內，怕會有麻煩，這東西或能有用！」
陳典文一面說，一面一伸手，徐爺想閃身，陳典文已經將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，插在徐爺的衣服之上，徐爺低頭一看，那是一柄金子打成的金扇子。
那柄金扇子只不過兩寸來長，其薄如紙，若論金子的份量，怕只有兩、三錢，但是徐爺知道對方說上千兩的金子都是「小意思」，而送了這樣一柄小金扇給自己，雖然還不知那東西有什麼用，但是「日內怕會有麻煩」這句話，倒令得徐爺心中一動。徐爺向兩人拱了拱手，陳典文先轉身向外走去，唐榮在臨走時，一伸手，將箱蓋蓋上，也走了出去。徐爺呆了半晌，將匕首插進了腰際的皮袋之中，在榻上呆呆地坐了下來。

接下來的幾天中，揚州城裏，至少多了上千個三山五岳人馬，那二千兩黃金果然有用，公門中人，上上下下，由徐爺分派着，人人都得好處，對於那些酒醉鬧事，爭風吃醋，都眼開眼閉，鹽幫的令牌交接大典，總算順利渡過。令牌交接大典，只有鹽幫中人自己有份，徐爺當然不會參加，但是事後的歡宴，唐榮又來邀請，徐爺也去參加，就在那次宴會上，徐爺看到了成爲天下鹽梟之首的那位少女，被每一個人尊稱爲「蘭姑」的潘蘭花。
徐爺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，揚州又多是風月場所，美人薈萃之所，徐爺的眼睛，當然見過不少美人兒，可是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，當潘蘭花一出現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不禁屏住了氣息。
蘭姑看來並不是十分出色的美艷，可是她的動作、言語，是如此之輕柔、順和，配着她雪白的肌膚，水靈靈的大眼睛，叫任何一看之下，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愛，那種喜愛，可以說是和邪念無關的，不過是看到了她就喜歡，她要是向你淺淺一笑，或是向你輕柔地問候一下，就能叫人喜歡上好幾天。
徐爺本來一直在想，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大姑娘，如何能統領天下鹽梟？但是自從那次宴會之後，他就不再懷疑了，宴會是在潘宅的大廳，打通了舉行的，上千個來自各地的亡命之徒，本來是喧嘩吵嚷到了極點的場面，可是蘭姑一出來，上千個野漢子，人人屏住了氣息，反倒靜得鴉雀無聲，只看到蘭姑輕盈的身形在飄來飄去，銀鈴般的笑聲在此起彼伏，不論是多麼粗野的漢子，在蘭姑春蔥一樣的手指指點下，都像溫順的小綿羊一樣。
從那次宴會之後，徐爺個人就發生了極大變化，飛賊一飛青來到了揚州，徐爺爲了追捕他，中了一朵青的北斗七星針，徐爺的心中十分明白，何以一朵青的七星飛針，竟沒有要了他的命。

下期待續

雙龍

倪陽董



飛賊一朶青心狠手辣，七星飛針，號稱不發則已，一發必制敵於死地。徐標心中很明白，他保住一條命，是因為他衫上扣着的那柄小金扇，一朶青和他一照面，就指着金扇子向他問過話，而且，現出極其小心的神色來。

徐標在養好了傷之後，就離開了公門，遠走關外，不一年，從關外回來，落籍鹽場，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，在到了鹽場之後，不到半年，竟會有機會，手握着雙龍爭珠令，仔細地看它！

徐標一面翻來覆去看着雙龍爭珠令，手心不住冒着汗，心中思潮起伏，照李和順所說，他遇到的那個「小媳婦」，會不會就是蘭姑？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一件事，關係如此重大的一面令牌，怎麼會交到一個普通的鹽民手裏？而蘭姑不在揚州城裏享福，又何以來到這種荒僻的地方，這其中，一定有着巨大的變故，而如果不是事情危急到了萬分，蘭姑也決不會將雙龍爭珠令交給了李和順！

徐標心頭怦怦跳着，他心跳得如此劇烈，連李和順都可以感覺得出來，忍不住道：「徐大叔，你怎麼了？這究竟是甚麼玩意？」

徐標陡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李和順，你不是肯聽我的話？」

徐標說這話的時候，神色十分凝重，李和順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自然聽你的，我有甚麼見識？」

徐標又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麼這東西就放在我這裏，你決不能向任何人提起，連你老婆也不能提，你可能做得到？」

李和順並沒有回答，只是不住地眨着眼，看來他的心中，充滿了疑惑，而且，很不滿意徐大叔的這樣處置。徐標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李和順，你別以為你是有了甚麼意外之財，我要佔你便宜！我這輩子，甚麼事沒有見過，你不但沒有便宜可佔，而且弄得不好，你決難活命！」

李和順嚇了一跳，道：「大叔，那……那就照你說，我不對人講就是了！」

徐標點點頭道：「你要記得才好！」

他是看出了李和順的心理，仍然充滿了疑惑

，所以才特意又叮嚀了一句，可是李和順在離開之後，第二天就失了踪，接着，有人在老黃河口，發現了李和順兩夫婦的屍體。徐標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講起過，他只是將雙龍爭珠令包了起來，塞進了灶上的一個磚洞之中。

塞在灶洞中的雙龍爭珠令，曾令得徐標不知道多少次，在午夜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。

有了雙龍爭珠令，就是天下鹽梟的首領，天下私鹽的利藪，逢百抽一，那是任何人難以抗拒的一個誘惑，但是徐標畢竟是死過來的人，將一切全都看得很透徹，再也不想生事了，他也知道，只消有一點點口風，露了出來，他就活不到天亮！憑他這些能耐，能保得住雙龍爭珠令不被人搶了去？

自從李和順死了之後，不知有多少疑問，在他的心中盤旋着。鹽幫沒有了雙龍爭珠令，爲什麼不找？如果那個「小媳婦」是蘭姑，那麼她遭到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變故？別說蘭姑自己，內家氣功練得火候極高，她手下的那些人，徐標見過的陳典文、唐榮，那些高手，又到那裏去了呢？這些疑問纏着徐標，好幾次，徐標想到揚州去打聽一下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他還是忍了下來，只是隨着日子過去，他或是幾個私鹽販子說起來，點點滴滴，拼湊起來，使他知道了在揚州發生了什麼事。

徐標拼湊起來的經過，是不是事實的經過，他也不能肯定，但他只能知道這些。

他拼起來的經過是：蘭姑在接令，統領天下鹽梟之後，不到半年，就嫁了人，新郎是一個新科舉人。

關於這頭突如其來的婚事，也有各種各樣的傳說，本來，姑娘大了，總要嫁人的，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之處，可是，像潘蘭花那樣的姑娘，說這頭婚事，是潘蘭花父親臨終時吩咐下的；也有傳說，說這位新科舉人，人品才貌，全是頭挑頭的，所以蘭姑一見傾心，先聘他總理鹽幫事務，不多久，就成了好事。新科舉人官也不做了，就做了蘭姑的新姑爺。

傳說又說，婚後半年多，蘭姑突然不見了，蘭姑失蹤之後，鹽幫一切事務，自然而然，就由那新科舉人擔任；又聽說那位舉人老爺，不但文才出衆，連武功也是頭挑的好手，傳說中的武功之奇，令人咋舌，天下鹽幫對於蘭姑失蹤的事，好像也沒有起什麼大的波動，那新科舉人穩穩地當他的統領，也似乎沒有人追究。

「雙龍爭珠令」的下落，徐標心裏明白，知道雙龍爭珠令靜靜躺在他所住的灶洞之中的，天下只有他一個人！徐標也就知道，這面令牌，是一個禍胎，決不會永遠這樣躺在灶洞之中的，而現在，果然，這時候來了，在經過了將近十年時間之後，他預料到的事情來了，小李和順今天在陳家港集上遇見的那人，除了陳典文之外，還會是什麼人？

徐標實在覺得害怕，在經過了十年靜如止水的生活之後，他對於江湖上的爭殺，實在沒有一絲一毫想參加的願望，他只想平平安安地過完生命最後幾年就算了。

所以，當他知道陳典文想見他之際，他很快有了決定：遠走高飛，帶着「雙龍爭珠令」遠

請看劉立立導演巨星公司最新出品

彩霞滿天

請看瓊瑤原著親自監製的文藝巨片

走高飛。他本來是不想將雙龍爭珠令帶走的，但是不論他如何心如止水，他總是在江湖中熬過來的人，那面令牌，對任何混過江湖的人，都有一股無上的魔力，儘管他知道這面令牌在他的手裏，起不了任何作用，但是他還是不捨得將之捨棄。

他將雙龍爭珠令塞在衣服包中，在等著夜深人靜時，可以離開。屋外的人聲，已經漸漸靜了下來，徐標的心情極其緊張，他又伸手進包裹去，在包着令牌的油布上，捏了一下，和令牌放在一起的，是那柄小金扇，這些年來，他對這柄小金扇的來歷，也多少知道了一些。

潘老太公本來是金扇幫的幫主，在他統領天下鹽梟之後，鹽梟中的各大幫會，已無形解散，可是各幫的首領，各有獨特的武功，在傳授弟子之際，還是在名義上，將幫主之位，傳給自己的弟子。

當年，清兵入關，潘家逃出去的那個子弟，不但帶走了雙龍爭珠令，帶走了潘家金銀窖藏的秘寶，也帶走了金扇幫主的一面標誌，聽說那是一百兩純金打成的一柄金扇子，在那年黃河口大聚之後，金扇標誌，一直在潘家最出色的弟子，而又不能接雙龍爭珠令的弟子手中，流傳了下來，徐標不知道何以會落在陳典文的手中，但是，陳典文和潘家的關係之密切，是可想而知的了。屋外的人聲，終於完全的靜了下來。

徐標提起了包袱，慢慢推開了門，看到外面已經完全沒有人了，附近屋裏的鹽民，在經過了汗流浹背的一天辛勞之後，一定都已睡得極其沉熟了。

徐標閃了出去，急急向前走着，他走的是小路，走出三四里，已經完全離開鹽場了，向前看去，一片荒涼，茅草、蒿子和蘆葦，在泛白花的土地上，孤零零地生長着，徐標一直向前走着，他要在天亮之前，趕到前面的一個小集，然後再作打算，可能再到關外去。他一面走，一面在想着，何以過了十年之久，才有人來追問蘭姑的下落，這十年來，蘭姑又在什麼地方？想起蘭姑，徐標又想起僅有的一次和蘭姑的會面，這樣動人的一個姑娘！徐標低着頭在趕路，突然間，他停下來了，他看到曠地上，有三個長的人影停着不動。

徐標還沒有看到那三個人，只看到地上，由月光斜映出來的三條人影，那三條人影離他不遠，當然，那三個人也離他不遠。

時間早已過了午夜，在這樣的曠地上，那三個人站在那裏幹什麼呢？

徐標略停了一停，立時鎖定了下來，抬着頭向前看去，一面繼續向前走着。

不錯，在他面前的是三個人，那三個人的個子相當高，一色的黑色短裝，他們臉背着月光，看不清他們的臉，只是站着，一動不動。

徐標一看這三個人，就可以知道那不是普通人，他故意裝出害怕的神情來，遲疑疑，繞開了些，在那三個人的前面，走了過去，就在他以為不至於發生什麼事之際，三人中的一個，陡地笑了起來，用一種聽來十分尖厲的聲音，道：「徐標徐老爺，多久不見了啊！」

一聽見那聲音，徐標整個人，都僵在那裏了。

那並不是由於突然之間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，而是那種桀桀的，聽了令人心裏發毛的笑聲，以及那種揶揄地，如同死亡一樣的語聲！這個人會在這裏出現，飛賊一朵青會在這裏出現！

徐標的心頭突地跳着，一朵青一開口，他就認出了那是自己的死對頭，十年之前，他曾在他的手下死裏逃生，這十年來，不但他個人的生活，發生了變化，整個天下，也發生過驚天動地的變化，清朝皇帝下了龍廷，其間又出了一個坐了八十一天龍椅的袁皇帝，然後，正式正式到了民國。雖然說，這種變化，對鹽場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，但是至少，每一個人腦後的那條辮子，是全都剪去了的，徐標是那樣子，一朵青也是那樣子。

已留了西式頭的一朵青，在月色下看來，並不覺得比以前蒼老，只是看來臉色蒼白了許多，神情也更加陰森得多，徐標知道，十年前自己打不過他，現在當然更打不過他，而且對方有三個人，那另外兩個，徐標並不認識，但是能和一朵青在一起的，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了！

徐標也不是等閒之輩，儘管猝然之間，遇到了一朵青，使得他的心頭亂跳，但是他立時想出了對付的方法，他定着眼，直勾勾地望着一朵青，道：「爺們——是叫我？」

一朵青笑了起來，笑聲仍然桀桀地令人發毛，道：「徐爺，別來這一套了！」

徐標仍然不理，搖了搖頭，一片優乎乎的樣子。

徐標一面裝出一副鄉下老實人的樣子，向前走去，一面右手已經縮進了袖子之中，手指向上彎，手背略抖一抖，緊貼着他手背的那柄匕首，向下滑下了少許，他已經握住了匕首的柄。那柄匕首，就十年前在澡堂子裏，被陳典文輕易搶過去的那柄，這些日子來，這柄鋒利之極的匕首，一直留在徐標的身邊。

徐標曾經好幾次想將之拋去，可是想起這柄匕首，曾隨着他渡過那麼多年險死還生的歲月，他總是下不了這個決心。他不但未將之拋去，而且還時時磨着，以致十年來，這柄匕首，變得更新銳、更薄。鹽場上完全沒有人知道徐標老多有着這樣的一柄匕首，徐標自己竭力不去想它，只有有時，半夜裏突然被噩夢驚醒，才會坐起來，輕輕地撫摸着，然後，又小心地收藏起來。

一將那柄匕首握在手中，徐標的心跳也不再那麼劇烈了，他才走出了兩步，三條人影，晃眼間，就來到了他的身前，阻住了他的去路。那三個人的來勢十分怪異，看來就像是飄過來的一樣，在飄過來之際，身形也像是十分不穩，就像是喝醉酒的人，隨時會跌倒一樣。可是他們的來勢，却是如此之快，眼前一花，三個人已經並排站在他的面前。

徐標心中又打了一個突。飛賊一朵青的輕功，曾得過異人的傳授，似乎未曾聽過有什麼能自稱輕功更在一朵青以上的，但如今看來，另外兩個黑衣人的身法，似乎和一朵青一模一樣。

徐標仍然裝出一副傻樣，陪笑着，道：「三位，老漢有急事，老伴有病，要到集上去請郎中，三位……」

一朵青站在三人的當中，緩緩揚起手來。一朵青不但輕功好，暗器功夫，也是頂兒尖兒的，他心思靈巧，能製造西洋的機簧，用來發射暗器，他的拿手暗器——北斗七針，就是用機簧發出來的，其快如風，準頭極高，他一揚手，等於是牛頭馬面在向你招手一樣，任何人只要是在江湖上混過，知道底細的話，誰都會嚇上一大跳，自然，作出防備的反應的。

可是徐標卻極其老辣，一朵青緩緩招手，他心中雖然吃驚，但仍是若無其事，瞪大了一對眼，怔怔地望着。一朵青抬起了手，就指着徐標，沒有再動，他身邊的兩個黑衣人，都現出相當疑惑的神色來，左首一個道：「老三，你認錯人了吧？」

一朵青冷笑着，道：「別人我會認錯，徐爺我可不會認錯，十多年前，他曾中了我的北斗七針！」

右首那個一聽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老三，那更不對了，哪有人中了你的北斗七針，隔了十多年，仍能活着的？我們敢莫是見鬼了？」

一朵青陰森地笑着，道：「當年他戴着金扇幫的標記，我投鼠忌器，所以放了他一條生路，如今可不用顧忌什麼了。陳典文和唐棠在陳家港，他又在這裏趕夜路，我看其中必有緣故！」

一朵青一面說，在月光下，看來有點青幽幽的一雙眼睛，說不出的邪門，一直注視在徐標

慶祝2週年及發刊100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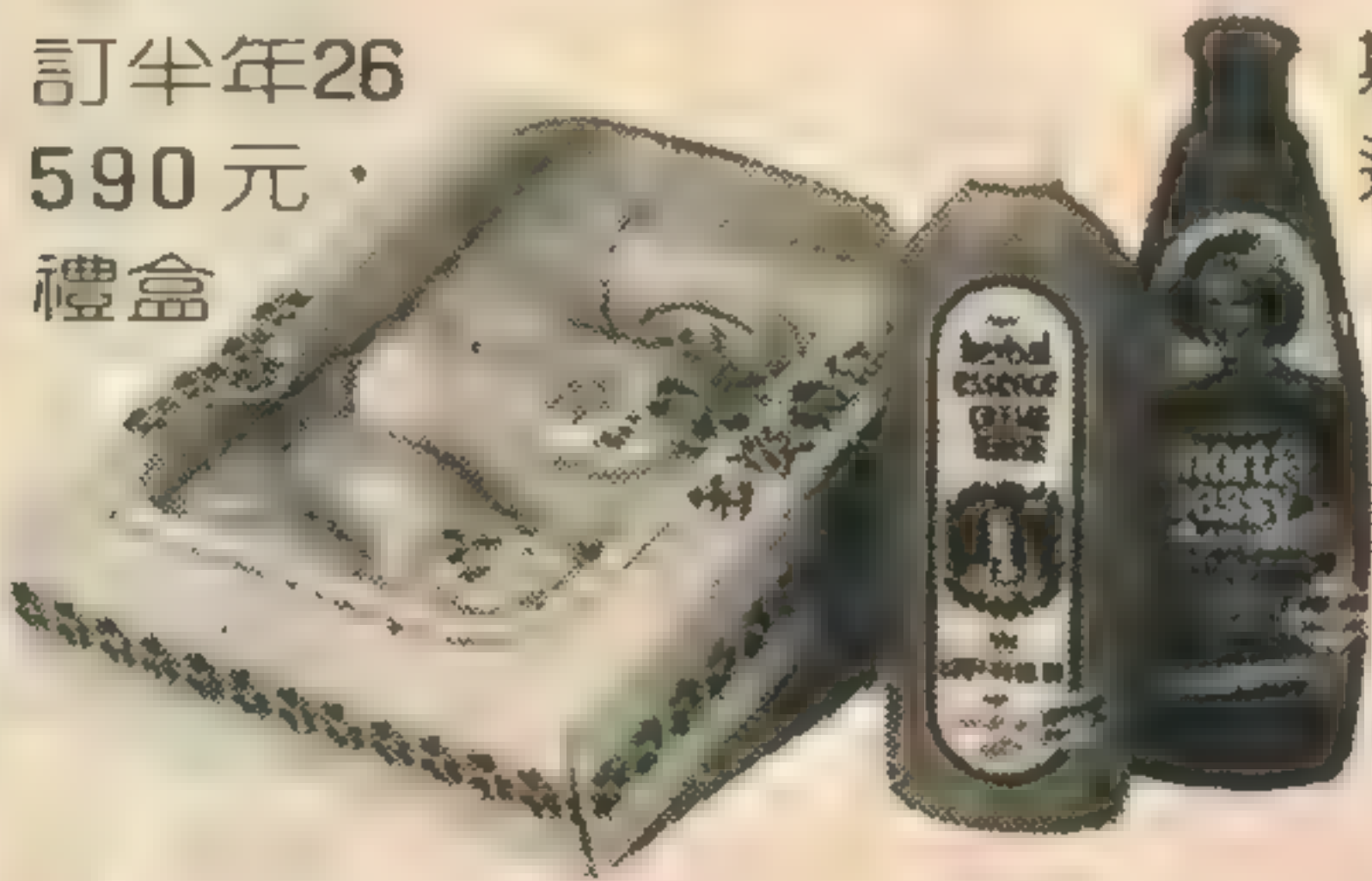
訂時報周刊三重大優待……

發行兩週年，出刊滿百期，時報周刊與您暢談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增廣您的見聞、添加您的生活情趣。現在訂閱，更能享受三重大優待機會難得！

隨訂隨送 必治安 禮盒
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必治安禮盒，含多姿高級養顏乳90cc、多姿潤膚露145cc、多姿檸檬潤膚露45cc、多姿花巾一條。再送必治安禮盒，含綠野利梳精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乙瓶。

訂半年26期，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安一份



續訂加送克拉涼糖

向舊訂戶致謝意，凡續訂全年者，加送克拉涼糖六盒，續訂半年者，加送三盒。

舊雨新知幸運大抽獎

慶祝本刊發行兩週年，感謝您的熱烈訂閱，特別邀請您參加幸運大抽獎，獎額高達百萬元，中獎容易。現在訂，您就有機會中大獎！獎品內容即將公佈請密切注意！

訂閱時報週刊・時報雜誌
請洽中國時報全省各大分支機構

時報週刊郵撥112677號 台北市區訂閱3713141~330
時報雜誌郵撥152223號 星期日照常營業

的身上。

徐標仍然陪笑着，道：「三位在說些什麼，老漢可一點也不明白！」

一朵青仍然伸向前指着，道：「你不懂白？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也根本未曾看到他的腿動，身子微微一搖，已到了徐標的身前，一伸手，已經抓住了徐標胸前的衣服，疾聲喝道：「你不懂白？看看你自己的胸口，就明白了！」

他叫着，手陡地向下一沉，「嗤」地一聲響，就將徐標身上，滿是補釘的那件衣服，扯了開來，可是也在此際，徐標的手腕向外一翻，也是「嗤」地一聲響，袖中的匕首，已經裂袖而出，那兩下「嗤」地一聲，幾乎是在同時發出的，一朵青實在太托大了，一則，徐標的武功他深知其詳，十多年前，他可以殺徐標而沒有殺，徐標是他的手下敗將；二則，這時他不正是自己一個人，還有他兩位師兄在旁。他兩位師兄，武功比他更高，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動，無人知曉，近兩三年來，一朵青爲了討好蘭姑走了之後，接掌鹽幫的新幫主，才特地走了一趟四川，將這兩位師兄請了出來的。

在一朵青想來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徐標無疑是砧板上的魚肉一樣，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？可是他太托大了，怎麼也未曾想到，徐標的反擊，會來得如此之快，匕首才一裂袖而出，月光之下，陡地亮了一亮，一朵青就覺得自己的右腕上，陡地涼了一涼。接下去的那一剎間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一朵青甚至無法感覺到，他之所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全是看出來的，他

看到自己的手，仍然抓在徐標身上的衣服之上，可是，那隻手，在手腕部份，却已和他的手，完全脫離了關係，鮮血正像是泉水一樣，在湧了出來。

一朵青只怔了極短的時間，就發出了一下慘嗥聲。

那一撕心裂肺的慘嗥聲，在黑夜的曠野中聽來，簡直是令人毛髮直豎。

接下來發生的事，徐標也完全無法明白，因爲一切來得太快了，快得令徐標無法明白，而且徐標也永遠不會明白！

他的匕首才一裂袖而出，就運用早已蓄定了的勢子，向一朵青的右腕削去，匕首一削而過，一朵青的右腕已被齊腕削了下來，這一點，徐標是看得到，但由於一出手就建了功，反令得徐標呆了一呆，緊接着，一朵青就發出了那一下可怕極了的慘嗥聲，嗥叫聲還沒有完，徐標已經覺得胸口一麻，他低頭一看，胸口已多了一枚細細的、黑黝黝的東西，看來就像是一枚斷了柄的箭，插進了他的胸口，徐標也發出了一下慘嗥，轉身向前就竄。

他才竄出了沒多遠，至多只有兩三步，來到了一大簇蘆葦面前，背後就已經接連中了兩拳，那兩拳，令得他的身子，陡地衝過了那蘆葦叢，口中一陣發甜，鮮血直湧了出來，衝過了那蘆葦叢之後，身子跌仆在地上。

徐標一個翻身，胸前一陣劇痛，他的雙手，不由自主，用力抓住了胸口，像是想將胸內的陣陣疼痛，藉自己雙手的力量，將之抓出來一樣。

血不斷自他口中湧出來，他的感覺已經很模糊了，當他勉力向自己的胸口看去之際，依稀看到，在自己的胸口，一共有三隻手抓着，除了他自己的兩隻手之外，還有一隻，是一朵青的斷手！

徐標又看到，兩條人影，像是兩片烏雲一樣，向他壓了過來。

在那一剎間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生命要結束了，對這一個感覺，他是如此清楚，一點，一點也沒有模糊的感覺，他知道，自己的生命要結束了！當一個人的生命，而臨結束之際，還有什麼是重要的呢？什麼也沒有了，即使是一拿出來就可以驚天動地的雙龍爭珠令，也變得和一塊廢木頭一樣。生命才是最寶貴的，人到臨死之前，一定會明白這個道理，可是，到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，但是已經遲了，什麼都不能挽回了。

在徐標看來，像是兩塊烏雲般壓了下來，是一朵青的兩個師兄。

他們躍向徐標，徐標才翻過身來，兩人已經落了下來，一個左腳，一個右腳，重重踏在徐標的胸口，徐標連自己肋骨的斷折聲都未曾聽到，死亡是來得如此之快，生命已離開了他的軀殼。

一朵青的那兩個師兄，身子在躍起之際，輕得就像他們兩個人，就像是紙紮的一樣，可是當他們落下來之際，却又沉重得像是麻石刻成的石人，兩隻腳踏在徐標的胸口，幾乎全陷了進去，兩人立時縮腳、轉身，徐標已經看來不像是兩個人了。兩人一轉身之後，一個抬脚便踢，

踢得徐標的屍體，向外直飛了出去，在滿是鹽花的地上，滾了幾下，滾進了一道溝中，那溝中積着一溝水，徐標的身子滾了下來，溝兩旁的泥土，紛紛落了下來，將徐標的身子，蓋住了一大半。

兩人踢開了徐標的屍體，立時身子一飄，又已降到了一朵青的身前。

一朵青的左手，緊緊捏在右臂的小臂彎上，手指陷進了臂彎之中，可是斷腕處的皮肉向外翻着，露出了半寸長短的一截白骨，血還在向外淌着。一朵青緊咬着牙，額上和面上的冷汗，像是雨後的瓦簷一樣，簌簌地向下落着。兩人一來到一朵青的身前，一個立時取出一對瓷瓶來，打開，將一朵青的斷腕，托高了一點，將瓶裏的雲南白藥，疾洒了下去。

灰白色的粉末，一碰到了鮮血，立時被血滲透，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紫紅色。

那人不斷洒着，直到白藥將所有的皮肉，全都遮住，才住了手，而另一個已撕下褲帶，緊緊地繫在一朵青的手臂之上。

一朵青直到這時，才能鬆得一口氣，他的聲音也有點發顫，道：「那……難種呢？」

他的兩位師兄憤然道：「還難讓他活着嗎？」

一朵青喘着氣，道：「快……送我回揚州去，這裏的事，另外有人辦！」

他兩個師兄點點頭，扶着他，急急向前走去，曠野之上，迅速地平靜下來，看來全然像是未曾發生過性命相搏的搏鬥。

本來，對於亘古以來就存在的大地而言，人

的生命，算是什麼呢？

一朵青等三人，迅速走遠，徐標的屍體，也沉進了溝中的積水中，完全看不見了，地上雖然有幾灘血漬，但不消幾天，就會什麼痕跡也沒有了。

這些變故，李和順當然完全不知道。

李和順離開了徐老爹之後，緊緊捏着那兩塊大洋，在乾草墊上，轉來轉去，又起身將兩塊大洋，用草裹了起來，不讓它們相碰發出聲響來。

在鹽河邊上，李和順在等的，自然是唐榮和陳典文，李和順不知道爲什麼徐老爹不知所踪，但是唐榮和陳典文，多少可以估計到一些，當然，他們也無法知道，徐標已經沉屍在曠野的溝壑之中了。陳典文和唐榮見到了李和順，知道徐標忽然失了踪。

他們兩人互望了一下，陳典文伸手，搭在李和順的肩頭上，道：「昨天你對徐……徐老爹是怎麼說的？」

李和順將昨天晚上的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，陳典文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，不理會他了，李和順，你不知你爹娘是怎麼死的，可是他們葬在那裏，你總知道！」

李和順點點頭道：「知道，徐老爹時不時帶我去墳前祭我爹娘。」

陳典文道：「那好，你帶我們去，我們要發墳，看看你爹娘的屍首。」

下期待續

大城集

5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黃憲鐘



李和順陡地嚇了一大跳，道：「發……發……發……他們，他們死了……已經十年，有……什麼好看的？」

唐榮道：「我們要看，他們是怎麼死的！」

李和順的神情十分為難，陳典文的臉拉長了點，唐榮喝道：「傻小子，猶豫什麼，發了墳，自然會再掩埋好，你要是怕看死人，沒人要你一定看！」

唐榮聲若洪鐘地一喝，李和順只覺得耳際「嗡嗡」一陣響，連反抗的念頭也不容起，立時就道：「是……是！我帶你們去！」

陳典文反倒有點過意不去，道：「李和順，事情和你們一家子，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麻煩你不好意思，事後一定有好處。」

李和順苦笑了一下，點點頭，道：「他們葬在亂葬崗上，路可不近！」

陳典文道：「不要緊，有的是時間，十年都過去了！」

李和順不是聽得懂這兩句話，眨着眼，唐榮牽來了兩頭驢子，李和順對牲口是有點知識的，一看到那兩頭油光水滑，額頭白毛，發着銀光的黑驢子，就尖聲叫道：「好牲口！」

唐榮笑道：「傻小子倒識貨！」

三個人一起上了驢，向前急步奔去，不多久，就看到了鹽場上堆鹽的倉地，鹽場上的鹽，像是一座一座的金字塔，百來堆鹽堆着，鹽上蓋着蘆蓆，有的蘆蓆，已經由金黃色變成了霉灰色，那表示這些鹽堆，堆在那裏，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有的鹽堆，可能已經超過了一百年，堆好了之後一直沒有人去動過它們。

那些鹽堆，一直是偷鹽者的目標，一堆鹽，幾百個人挑着鹽，要堆上一個來月才能堆起來，不知道有多少萬斤，偷鹽的人，掀開蘆蓆來，偷上萬把斤鹽，永遠不會有人知道。唐榮和陳典文，特意離開鹽堆遠點，而且趕着驢子，走得更快，李和順急急跟在後面。

在數百堆大鹽堆過去，是正在堆着的鹽堆，幾百個人挑着鹽，鹽是那裏重，看來小小的一挑，就能壓得扁擔咯吱咯吱直叫，壓得挑鹽的漢子，在經年累月的重壓之下，肩膀上起上鵝蛋大小的高繭，這種情形，在揚州窮奢極侈的鹽商，自然也是想也不會去想的。

再向前去，前面又漸漸地荒起來，荒到真難使人相信天底下竟然會有那樣的荒地，極目看去，除了茅草、鹽蒿子和一簇簇的蘆葦之外，什麼也沒有，一大片一大片光禿禿的，泛着白色鹽花的空地，看來是那裏平滑。然後再向前去，前面是一片較高的土坡，一羣皮包着骨、毛東一搭西一搭的野狗，在土坡上來回逡巡，不時發出極其難聽的吠叫聲。

那就是亂葬崗了。

才來到土坡下，李和順就拉住了驢子，陳典文轉過頭來，道：「到了？」

李和順點了點頭，雖然李和順是優乎乎的小伙子，可是到了亂葬崗上，他心裏也不禁發毛，亂葬崗不是生人的世界，尤其在陰沉的日子裏，亂葬崗更加像是鬼域，崗上的白骨和薄皮

收據號碼：

|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新臺幣 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 |
| | | 第112677號 | |
| | | 名戶款收 | |
| | | 時報周刊 | |
| | | 戳郵局辦經 | |
| | 手續費 | 次 | 元 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|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新臺幣 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 |
| | | 第112677號 | |
| | | 名戶款收 | |
| | | 時報周刊 | |
| | | 戳郵局辦經 | |
| | 手續費 | 次 | 元 角 |

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時 周 報 刊

國內版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全 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 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陳典文背負着雙手，望着遠處，在陰沉的夜色下，無邊無際地向前伸延着，四周圍只有唐榮發墳，銅鏟插入泥中，又將泥土拋出來的聲音，陳典文的心中，十分惘然，在發開了墳之

事情該上溯兩個月，正是盛夏。那一天，在一家臨着一大蕩水的一家茶館中，陳典文帶着一個小廝，正在品茗，望着滿蕩的菱角，和在

他像是單向陳典文一個人在通名，可是由於這時，茶館中仍然十分靜，所以他「在下南通張翔」這個六個字，還是人人可以聽得到，而茶館之中，也立時響起了一陣「嘸嘸」的交頭

時 周 報 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訂費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全 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 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接耳聲來。在交頭接耳的人，自然全是知道「南通張翹」是什麼來頭的人。

陳典文的心頭，也陡然打了一個突，鹽幫中全是粗人，走私鹽，只知道性命相搏，那裏懂得什麼子曰詩云，而陳典文算是例外，他是文武兼修的，鹽幫之中，除了他之外，大約也只有潘蘭花一個人了。

陳典文讀書，倒並不是爲了去應試，但既然讀了書，每次大試，總多少留點意，這「南通張翹」四個字，對他來說，決不陌生，那是文名著於天下的新科舉人！

陳典文的心中，這時充滿了疑惑，那是因爲他實在想不出，一個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，爲了什麼，會特地來找自己！

在他心中疑惑間，張翹已經微笑道：「陳先生請坐，別客氣！」

陳典文先是主，可是這時候，自然而然，陳典文反倒變成是客了，張翹一面說着，他身後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，已經從地抖出一塊潔白的繭綢來，鋪在椅子之上。這家茶館的氣派極大，所有的桌椅，全是精工鑲雕的紫檀木的，那張椅子，泛着發亮的深紫色，實在可以說得上是纖塵不染，但是張翹還是等那中年人鋪上了繭綢，才坐了下來。

那又令得陳典文怔了一怔，令得陳典文發怔的，倒並不是張翹的那種氣派，那實在算不了什麼，在旁邊那桌子上，坐着的那個胖子，用來喝茶的茶壺、茶杯，就硬是他自己帶來的宋朝牛奶的細瓷。令得陳典文吃驚的是，剛才那中年人抖那幅繭綢，約有兩尺見方，陳典文看得很清楚，那中年人是隻手拈住雙角取出來的。

那中年人在抖動那幅繭綢之際，仍然是一隻手提繭綢的一隻角，他「簌簌」抖了兩下，並不見他的動作怎麼動，可是每一下抖動之際，那幅繭綢就整個張了開來，像是有人捉住了四隻角，一起在向後拉一樣。

陳典文是會家，這種情形，看在心裏，自然吃驚，因爲那是內家的氣勁，而內家的氣勁，已經練到了這種程度，可以力貫兩尺見方，極其柔軟的繭綢之上，這份功力，也就極其可觀了。

而那中年人只不過是僕人打扮，僕人尚且如此，主人可想而知，莫非這位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，本身又是身懷絕技的武學高手？這當真有點不可思議了！

陳典文一面想，一面也坐了下來，這時候，不單在人家的眼中，連陳典文自己也可以明顯地感得出來，張翹一出現，自己和他一比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都叫他比了下去，張翹簡直是人中龍鳳，無可企及，陳典文連動作都變得笨拙了許多。

陳典文才一坐下，張翹又笑着，道：「他們這種人，總愛賣弄，倒叫閣下見笑了！」

陳典文「嗯」地一聲，心想原來自己心中發怔，又叫他看穿了，這時，人人向他們這一桌望來，想來就算本來有人不知道「南通張翹」來頭的，在經過了一番交頭接耳之後，也全已明白了，每個人的臉上，都帶着一種「有這樣的人物來到揚州，全揚州的人都有榮焉」的神

情。衆多人的這種眼光，反倒令陳典文有點不自在，以致他的聲音也有點急促，道：「張先生……有什麼指教？」

張翹微笑着，掌櫃的已親自過來，上壺，泡茶，等掌櫃的離開，張翹才道：「我從京裏下來，經過連雲，遇上一幫人在無法無天、欺壓良善，所以略略教訓了他們一下，事後才知道這些人是潘幫主的轄下，這種事，本來應該由貴幫的刑堂處理，我不該越俎代庖，所以特地上揚州來，向貴幫告一聲罪！」

陳典文用心聽着，迅速地轉着念，張翹說來雖然輕鬆，但是陳典文一聽，就知道事情，可大可小。其一，張翹所說的「無法無天」究竟是什麼事？鹽幫的戒律極嚴，一部刑典，有的對犯戒律的幫衆，處置十分之嚴；其二，這一幫人，如果是普通的小脚色，以張翹這身份，也不會特地上揚州來；其三，張翹說得雖然輕鬆，還說是「告罪」，但是明擺着是來教訓鹽幫來了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一定要妥爲應付才好。陳典文正在想着，突然一個人大叫着，直衝了過來。

直衝進茶館來的是唐榮，唐榮來得十分急，才一進來，橫開手，就推開了在面前的一個小二，那小二吃唐榮一推，一個踉蹌，手中的一疊小籠包，跌了一地，唐榮也不管，直來到陳典文的桌前，看他那氣喘吁吁的樣子，分明是有極重要的事要說，可是當他一來到桌前，一眼看到了張翹，陡然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不知怎麼才好。

陳典文皺了皺眉，沉聲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唐榮又向張翹看了一眼，才道：「少爺，許老拐出事了，在連雲港……」

唐榮才講到這裏，陳典文的耳際，就響起了「轟」地一聲。他早就料到，叫張翹教訓了的，不會是小脚色，不過他也沒有想到，那會是許老拐！

許老拐在鹽幫中的地位相當高，在潘蘭花的父親執掌鹽幫之際，許老拐就是總幫的重要人物，潘蘭花接令之後，許老拐是潘蘭花的父執輩，地位自然更高了一層，許老拐年紀並不大，不會超過六十歲，早年，曾和緝私隊火併，中了槍，左腿一直是拐的，所以才叫着許老拐。許老拐的獨門硬功，相當了得，性子烈，脾氣大，可是極其耿直，在鹽幫之中，得上下人等的尊重，蘭姑接令之前，已經領了刑堂堂主之責。

許老拐在連雲以南出事，張翹又說在連雲港外，「教訓」了幾個鹽幫的人，那麼，事情一定是發生在許老拐的身上了！

陳典文竭力鎮定着，同時，打量着張翹，張翹却像是完全沒有他的事一樣，只不過是略微蹙了蹙眉。

唐榮也頓了一頓，像是在猶豫，在陌生人面前，是不是應該講出來一樣。陳典文沉聲道：「只管說，這位南通張翹，才說在連雲以南，教訓了我們的幾個弟兄，許老拐的事，也許就——」

陳典文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，唐榮已經陡然地一下虎吼，「呼」地一拳，直打向張翹的面門。

當唐榮急匆匆闖進來之際，茶館裏的人，已經知道有事要發生了，可是也想不到事變來得如此之快，唐榮一聲大吼，就有十幾個人，忙不迭攔住了前面的茶壺、茶杯，幾個古董掙客，更是臉上發綠，急忙收拾着他們帶來的古董，要是打了起來，任砸了哪一件，都是血本無歸的事！陳典文也想不到唐榮會那麼毛躁，說動手就動手，唐榮出手如風，他想阻也阻不住，心想要糟，唐榮那一拳，已快打到，只見張翹一抬手，摺扇合攏，抵在唐榮的拳上，現出一種厭惡的神情來。

唐榮的武功，陳典文了然於胸，他知道，唐榮這一拳打出，就算張翹可以避得開，張翹所坐的那椅子，椅背也非被打碎不可。

可是，張翹一抬手，摺扇橫抵在唐榮的拳頭之上，唐榮去勢如此猛烈一拳，竟然平空僵住，再也打不向前。

這本是眨眼間的事，陳典文在這時，已經喚了出來，道：「唐榮！」

在張翹身後的兩個中年人，這時也陡然踏前，各自伸指，向唐榮指來，看他們的情形，像是指着唐榮，想派唐榮的不是。

唐榮也是會家，一見那兩個中年人伸出的食指，指尖又平又直，皮粗得像牛皮一樣，指的又正是自己左、右的「太陽穴」，心中已然一凜，再加上他打出的那一拳，突然之間，叫摺扇一碰，手腕一陣酸麻，力道竟不知去了哪裏，心中大驚，騰地一步，已經向後退了開去。

陳典文也看出唐榮吃了虧，身形一閃，已攔在唐榮的身前，張翹仍然穩穩坐着，那兩個中年人也立時後退，仍然在張翹的身後，垂手侍立。張翹微搖着頭，道：「鹽幫戒律鬆弛一至於此，真要好好整頓一下，再這樣下去，要成江湖大患了！」

張翹那幾句話，講來不急不徐，講的時候，皺起了眉，好像真的是在代鹽幫可惜一樣，陳典文已經知道張翹必有來由，非小心對付不可，而且，他也沈不住氣的人，可是一聽得這兩句話，陳典文的臉上，也不禁勃然變色。要知道在江淮數省，各種幫會雖多，但論財論勢，決沒有可以超過過鹽幫的，陳典文甚至因爲受到江湖上的崇敬，在青幫之中，也頗有極高的榮譽地位，鹽幫幫衆過萬，江湖上誰敢說一聲鹽幫的不是，可是張翹那兩句話，却是直指鹽幫的不是，看來他不但有目的而來，那目的還是要對鹽幫大不利了。

陳典文的臉色本來就蒼白，這時更是白裡泛青，額上的兩根青筋，也現了起來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張先生，這話，太重點了吧！」

張翹揚了揚眉，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這位出拳那麼重，要不是我也有點能耐，不早就躺下了？」

唐榮在陳典文的身後，臉色和陳典文恰好相反，漲得通紅，叫道：「少爺，別聽他的，許老拐……許老拐……」

唐榮叫到這裏，想是太激動了，竟然講不下去，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，直視張翹，道：「閣下將許堂主怎麼了？倒要請教！」

時報周刊合訂本

第九卷出版了！

漆皮燙金字精裝

外型高貴典雅，內容充實，印刷精美

每冊定價新台幣300元

十一月底以前預約

●特價每冊新台幣250元

請利用郵撥112677號訂閱

(一概以掛號寄遞)

或洽台北市大理街132號時報周刊社發行部



大時代



6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黃憲鐘

這時候，茶館中的茶客，幾乎全避了開去，但是又不捨得遠離，大都聚在走廊上、門口，向內看着。

茶館中還有幾個人坐着，陳典文一面問，一面眼光向四面溜了一溜，看出坐着不動的，是四個中年人，各據一桌，全是生面孔，陳典文心裏有數，這四個人自然不是普通的茶客，一定是張翹帶來的，不過他們早已來了而已。陳典文向張翹問了這句話，張翹還未曾回答，就聽到門外一陣大喝，聚在門口的人，紛紛閃了開來，讓開了一條路，在人弄之中，十二個勁裝的漢子，一起疾步走了進來，這批人到，陳典文又放了心，這十二個勁裝漢子，統稱十二金剛，是鹽幫總堂的護衛高手。

十二個人一進來，直趨陳典文，向陳典文行了一個禮，又一起退了幾步，挺立着不動。張翹對來的十二人，似乎完全若無其事，只是淡淡地道：「那位姓許的朋友？我將他入了釘箱，送給貴幫自行處理！」

張翹講來輕描淡寫，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，

已咬得牙齒格格直響，十二金剛，也個個怒形於色，十二雙拳頭，緊緊握着，人人指節骨凸起，看來像是一雙一雙的鐵槌一樣，這十二個人，練的全是少林的金剛拳，金剛拳力道威猛，是大開大闢的外門功夫，十二人合稱十二金剛，也是由於他們所練的功夫而來的。陳典文總算沉住了氣，但是心裡一股怒意，也陡地向上，沖了上來。

陳典文是幫會中人，自然知道「釘箱」是怎麼一回事，不過他雖然從小就在幫會之中，「釘箱」這種事，也一直只是聽說，而且，也不想弄到真有這樣的事發生，自然更絕想不到會發生在鹽幫的身上！

「釘箱」是一種刑罰，各幫各會，都有不同的戒律，但是大致是相通的，若是被發現有人犯了戒律，為了顧全這個幫會的面子，出手干預的人，就將犯事的人制伏，釘箱，送回他所屬的幫會去，由他所屬的幫會處置，這是江湖上的一種規矩。但是江湖幫會之間，無風尚且起三尺浪，這種事，一定引起軒然大波，決不輕易發生，就算有，也是在大幫會對付小幫會之間，而且，犯戒的人，也要真正罪無可恕，

才能這樣做；而今，鹽幫的刑堂堂主，叫人用釘箱送了回來，這可以說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，連聚在外面看熱鬧的人，也不由自主，人人打了一個突，發出了「啊」地一下驚呼聲來。

可是，張翹却顯得那麼滿不在乎！

陳典文心中不但怒，而且十分難過，他和許老拐的私交相當好，他也知道「釘箱」，是同棺材一樣的一隻木箱，上下四周，全是尖銳的鋼釘，總數九十九枚，那些鋼釘，是在人放進去之後才釘進去的，每一枚鋼釘，透過箱子的木板之後，還要入肉九分，人在釘箱之中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從連雲到揚州，少說也要走三、四天，在這三、四天中，許老拐受的是什麼樣的活罪？

陳典文氣往上沖，面色更青，他一揚眉，冷冷地道：「多謝張先生，請張先生回到敝幫，當面評理！」

將別人釘入釘箱，就必須親自到這個人所屬的幫會，還要公開評理，看其人處置是否得當，這也是江湖上的規矩，陳典文的話，自然十分上路，他一面說，一面已有心掂一下對方的斤兩，一伸手，就去抓張翹的左腕。

收據號碼：

|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|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| 號帳款收 | |
| 新臺幣 | | 第112677號 | |
| | | 名戶款收 | |
| | | 時報周刊 | |
| 戳郵局辦經 | | | |
| 手續費 | 次 | 元 | 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|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|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| 號帳款收 | |
| 新臺幣 | | 第112677號 | |
| | | 名戶款收 | |
| | | 時報周刊 | |
| 戳郵局辦經 | | | |
| 手續費 | 次 | 元 | 角 |

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多姿禮盒 必治妥
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多姿禮盒，含多姿高級養顏乳90cc、多姿潤膚露145cc、多姿檸檬潤膚露45cc、多姿花巾一條。（如果多姿禮盒送完，一律改送衛得洗禮盒，恕不另通知）再送必治妥禮盒，含綠野利梳精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。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妥禮盒壹份。

主管：經辦：局號：

張翔正在緩緩地搖着扇，陳典文一出手就抓他的右腕，手腕稱爲「脈門」，是學武之人身體上最弱的幾處地方之一，陳典文有意如此，看看張翔怎麼防範，他出手如風，心念電轉，已經準備張翔一有反應，他後面的幾個殺着，也就以綿綿使出。

却不料他，伸了手，手擋住了張翔的手腕，張翔一點反應都沒有，陳典文不禁陡地一怔，原先蓄在指上的力道，也在那一霎間，陡地收了回來。

等到他的手指，抓住了張翔的手腕，覺出張翔的確一點也沒有反抗的打算之際，他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，臉上一陣發熱。

他的指勁，何等之強，曾在酒後，一口氣捏扁了二十多隻錫酒壺，要是他不是陡然之間，覺出張翔完全無意與自己較勁照樣發出去，張翔的手腕骨非立時折斷不可！理還未評，就先將對方的手腕骨，這自然又是大人的不足了！

在這一霎間，張翔對於張翔，雖然充滿了敵意，但是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佩服。他自度要是易地相處，自己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鎮定功夫！他伸手出去，抓向對方的要害，任何人都看得出是不懷好意的，可是他居然能沉得住氣！

陳典文定了神，又道：「請！」張翔像是看穿了陳典文的心思一樣，站了起來，向陳典文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請！」

陳典文被他衝着自己一笑，臉上一陣發熱，就在這時，又一陣腳步聲，另一隊勁裝漢子，走了進來。

那一批進來的勁裝漢子，一共二十四名，裝束和十二金剛一樣，只是腰際的綉帶，顏色不同，十二金剛的腰帶，是一式金黃色的，後來的二十四人，則是斜條的黃白相間，腰帶上的顏色，表示其在腰帶中的地位，像陳典文那樣地位的人，若是有什麼儀式，他勁裝出場時，他的腰帶上，是纏滿了黃金絲的，而唐榮則和十二金剛一樣，纏金黃綉帶。

進來的二十四人，地位較十二金剛稍次，他們進來之後，立時分兩行列開，緊接着，一個矮個子，光頭，肥胖，肉裏眼，未語先笑的老者，穩步走了進來，那是陳典文的副手，在腰帶中資格極高的潘七叔，人人皆尊七叔而不名，是因爲他輩份相當高之故。

七叔一進來，就向張翔拱着手，也像是沒事人一樣，道：「張先生，蘭姑有請張先生帶着貴友，一起到敝幫相聚！」

剛才，陳典文出手，抓向張翔的手腕之際，張翔自己沉得住氣，和他一起來的兩個中年人，和坐着的四個人，倒有點沉不住氣，已經全都躍躍欲動，直到七叔一進來，氣氛才略緩和些。

七叔話一說完，又對張翔身後的兩個中年人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兩位是高郵施家老施老爺的後人吧？我小時候，曾受過施老爺的教益，今日能和兩位相會，真是幸事！」他眉花眼笑地說着，那兩個中年人，忙躬身行禮，道：「先父常提及七叔的好處！」

潘七叔呵呵地笑着，十二金剛、唐榮和陳典

文，看來並沒有什麼反應，但是他們心裏，也不禁暗自吃驚，高郵施家獨門絕傳的打穴功夫，已是武學中的奇技之一，打穴一道，天下相傳者不過七家，高郵施家是其中之一。打穴在武學之中，是十分難練的一種功夫。相傳練得好了，能點中對方的穴道之後，令對方的身子，僵立不能動彈，非施解穴功夫不可，但那只不過是傳說，誰也沒有見過，打穴功夫真正的厲害之處，是認準人體的穴道，每一出手，重擊必然擊中在對方的穴道上，穴道是人體內的特殊構造，針灸灸之，可以治病，在穴道上受了重擊，也特別容易受傷，打穴功夫比別的功夫，容易使對手受傷，道理也在此。而今，那兩個中年人，施氏兄弟，看來簡直就像張翔的僕役一樣，張翔的厲害，也可想而知了！

陳典文踏前兩步，在潘七叔的耳邊低聲道：「七叔，老拐叫了！」

潘七叔立時略一點頭，道：「是，蘭姑已經大開刑堂，在等着張先生！」

張翔態度安詳，又像是走進來的時候一樣，向外走去，這一次，不單是施氏兄弟跟在他的後面，另外那四個，一時之間，還叫人猜不透他們來歷的中年人，也大踏步跟在張翔的後面。潘七叔和陳典文連忙跟了上去，再後面，是十二金剛，和那二十四個勁裝漢子。唐榮自知脾氣不好，看到潘七叔帶人來這種陣仗，知道在未評理之前，要是鬧出事來，一定是自己的不是，所以他忍住了氣，跟在最後面。一行人等，離開之後，茶客又湧了進來。茶館中本是一個熱鬧的地方，這時候，鬧鬧比平時又甚了許多，人人都在談論着張翔的丰采，在談論着鹽幫不知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情。

鹽幫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情？陳典文想知道蘭姑的心意，所以在離開茶館之後不久，他向潘七叔使了一個眼色，告了一聲罪，抄着小巷，先回總堂去。

鹽幫的總堂，就是著名的潘家大宅，就在原來被拆去的大宅基上再建造起來的，圍牆比平常巨廈大宅的圍牆要高得多，一直圍到正門，正門是一種暗紅色，門環是鏗亮的白銅，門外永遠有四個身軀一般高大的勁裝漢子在守着，陳典文急步進了門，直趨內堂，他才走進內堂，就看到了蘭姑。

蘭姑換上了勁裝，在柔媚之中，看來有一股極其吸引人的風采之姿，一見陳典文，蘭姑就道：「來了沒有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快到了，七叔陪着他們，你看該怎麼辦？」

這是一件極難委決處理的事，陳典文這樣問，只不過是隨便問一聲，事實上，他一路趕回來的時候，已經有了主意，只等蘭姑一開口，他就準備將自己想好的計劃講出來給蘭姑聽。

却不料蘭姑聽了，淡淡道：「那還不容易，他照江湖規矩來，我們照江湖規矩辦！」

陳典文怔了一怔，道：「蘭姑，照江湖規矩，也可以大有出入，老拐在那裏，救出來了沒有？」

蘭姑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沒有，在刑堂裏，我們去吧，他們也該來了！」

蘭姑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沒有，在刑堂裏，我們去吧，他們也該來了！」

陳典文呆了一呆，準備好的那番話，竟然講不出來，蘭姑已經在陳典文的身邊，走了過去，一陣淡淡的幽香飄了過來，也不知是蘭姑身上的幽香，還是院子裏白蘭花的香味。

刑堂在大宅的最後面，那是大宅中，最是神秘，也是人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刑堂不常開，鹽幫的幫衆有時開玩笑，常說：「你想進刑堂，還不夠資格！」

刑堂，一定是處理幫衆極有地位的人，絕不爲處理無名小卒而設。當陳典文和蘭姑一前一後來到刑堂之前，那條直路之際，刑堂的黑漆大門洞開着，從大門起，一直到大堂的後廳，足有兩百來人，肅立着，一動不動，他們全是未品級進刑堂的人。

人雖然多，但是靜得鴉雀無聲，陳典文想知道，蘭姑的心中，究竟在打什麼主意，所以他仔細打量着蘭姑的神情，不過，在蘭姑細細的臉上，却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，從側面看過去，只看到蘭姑細細的臉上，細細的汗毛，在陽光下閃着異樣的光彩。

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，但是卻沒有發出聲來，他們兩人，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，刑堂之中，響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。

陳典文搶先幾步，跨過了極高的堂檻，立時又垂手而立，蘭姑接着走了進來。

一進了刑堂，所有在刑堂中的人，全站了起來，潘七叔他們還沒有來，在刑堂中的，全是鹽幫中地位極高的人，約有六十來人。在刑堂正中，放着一隻木箱，箱子蓋打開着，許老拐就直挺挺地躺在箱中，九十九顆銅釘，每一口都入肉將近一寸，血在釘上和身上凝結着，老拐緊閉着眼，一聲不出，一動不動，口中咬着一枝老山參，參尖露在口外。

在木箱旁邊，另外跪了七個人，全都是額頭點地，一動不動，這七個人，自然是和老拐一起生事，被張翔押了來的人，七個人，人人都帶着傷。

在刑堂中的鹽幫中人，每個人都是滿面悲憤，這些人和許老拐，都有過命的交情，如今眼看許老拐受這樣的活罪，仇人就要來到，誰不想拼命？

陳典文先來到刑堂正中，交椅之旁，站定身子，蘭姑也走上來，轉過身，在刑堂正中的交椅，坐了下來。刑堂的交椅，又高又大，最特別的是，鋪在交椅上的是一張用藤編成的墊子，若是沒有練過功夫，坐上去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

這是潘老太公當年定下來的規矩，意思是大開刑堂，當幫主的，雖然照幫規大公無私，處理犯戒的幫衆，但是幫主的心裏，也極不好受，就像是坐在棘墊上一樣。蘭姑才一坐下外面就響起了銅鑼聲。

銅鑼聲一下接一下傳來，每一下鑼聲，就像是敲在人的心頭一樣，接着，便是腳步聲，先進來的是十二金剛，各按自己的地位站定，再進來的是潘七叔和張翔，唐榮和張翔，和張翔的施氏兄弟，和另外四個大漢，唐榮在最後。

潘七一進來，連常年浮在他臉上的笑容，也消失了，變得十分嚴肅，道：「啓稟幫主，南通張翔先生來訪！」

時報周刊

* 活生 / 味趣 / 識知 / 聞新 *

閱訂期長有只
憾之珠還有會不才您

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
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



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-8720 ● 話電
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-3141 ●
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● 址社

欄信通

茲新訂閱
時報周刊
自 期至 期止爲荷
訂閱人 /
收件人 /
地址 /
電話 /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訂費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-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全 年 |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 年 |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迎視的十七人——

許老拐雖然才從釘箱中出來，聲音也有點嘶啞，可是這幾句話，却是講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個字，都沒有一點含糊，剎那之間，蘭姑、陳典文臉上變色，刑堂之中，倒有一大半人，不由自主，一起發出了「啊」地一下驚呼聲，有若干性烈的漢子，像唐榮等人，更是驚駭得失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老拐！」

刑堂中所有的人全震動了，陳典文在那一剎之間，更是手足無措，蘭姑在臉色大變之後，陡地站了起來，過了好久，才又坐了下來。她自己自然知道，作爲鹽幫幫主，她那樣子，實在是失態之甚了，但是當她坐下來之後，還是

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這當口，還是陳典文比較有主意點，他立時揚起了手，刑堂中也登時靜下來。

刑堂中重又靜了下來，陳典文不由自主喘着氣，他竭力使自己鎮定，道：「老拐，可是另有別情？」

許老拐仍然跪伏着，道：「稟總管，沒有別情，這事全是由我一人起意，跟着我的人，是我逼他們幹的，事情和他們無關！」

陳典文嚥了一口口水，向張翊望去，張翊淡

然道：「許朋友倒是硬漢，不錯，旁人是會從，並無干係！」

陳典文心頭怦怦跳動，事情突然之間，到了這等地步，那是再沒有話可說了！他緩緩地向刑堂中所有的人望了一眼，刑堂中倒有一大半人面如死灰。

要知道，這些人，雖然全和許老拐有過命的交情，但是許老拐自己親口承認了犯有這樣滔天大罪，這種大罪，應處極刑，交情還交情，響錚錚的好漢，可也決不會爲了交情，而壞了

幫中的嚴規！

本來人人對張翊，均懷有極高的敵意，但這時張翊一開口，將事情只放在許老拐一個人的身上，並沒有多作株連，那等於已開脫了其餘幾個人的罪名，對張翊有惑惑的人，倒大都變得對他有好感起來了。

這，連陳典文的心中，也是如此。

陳典文的視線，最後落在蘭姑的臉上，只見蘭姑的臉上，一片茫然之色。

陳典文的心中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平時，蘭

姑統領全幫，可以說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題來，但是到了有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之際，看來是難以靠她來作決定的了！

陳典文想到這裏，定了定神，朗聲道：「本幫戒律，首戒姦淫，次戒濫殺無辜，犯者無赦，許老拐連犯兩大重戒，罪不可恕，當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吸了一口氣，肅幫的制典，陳典文自然是爛熟於胸，可是這時，要他親口講出如何處置許老拐來，那依然是一件十分爲難的事！所以，他需要有極大的勇氣，才能講得

出來。

而就在陳典文吸一口氣來定神之際，只見張翔，突然站了起來，他一站起來，就向蘭姑，一躬到地，聲音清朗，道：「潘幫主，張某大膽，願保許老拐一命，請幫主定奪。」

——下期待續——

[illegible]

大時代

原著／倪董／著
插圖／陽憲／畫
鐘憲／畫



刑堂中的意外，實在太多了，人人都想不到許老拐會自認罪狀，而許老拐一認罪之後，每一個人都像挨了一個晴天霹靂一樣，人人都自認而然，只想到許老拐會受到極其嚴酷的刑罰，再也沒有人想到，照例，是可以有辦法保許老拐一命的。

這一點，別說鹽幫中其餘的人，全是粗人，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之下想不到，連陳典文算是有見識、有才能的人，也未會想到，他所想到的，只是許老拐要受的刑罰，極其嚴酷，比起來，「釘箱」簡直就像小孩子玩的遊戲一樣，所以他也感到有點說不出口而已。直到張翔陡地向蘭姑討保，他心中才「啊」地一聲，也就在這時，他的心中，也湧起了無限的疑團來，那令得他的思緒，混亂到了極點！

要保一個這樣犯了重戒的人，只有一條規條可用，那就是，擔保者不但要保犯戒的人，此生永不再犯任何戒條，而且，還要擔保全幫上下，在一年之內，絕沒有人犯任何大小的戒條，不然，擔保者與犯戒者同罪。當年，潘老太公訂了這一條規條，意義深長，雖說是一人出頭，但是等於所有幫眾，一起以自己的行為來擔保犯戒的人。鹽幫戒條上百，幫眾逾萬，要在一年之內，上下幫眾，絕不觸犯幫中的任何戒律，那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，這條幫規規訂以來，也根本沒有人運用過，如果有人運用，那自然比處置一個犯了重戒的人，起微戒作用更大得多，因為全幫上下，必須戰戰兢兢，不可有任何對幫規的觸犯，而那也必然形成幫眾之間，更加團結一致！

陳典文別說剛才在倉猝之間，未曾想到這一點，就算想到了，他是不是願意替許老拐擔保

，也成問題，一來，許老拐真是犯了重戒，二來，那幾乎是可以肯定，一年之內，逾萬幫眾，必然有人犯戒，那麼，連他也要和許老拐一樣處置了！

可是，現在張翔甚至根本不是鹽幫的幫眾，而且又是他替許老拐「釘箱」送了來的，他為什麼要冒那麼大的風險，運用鹽幫這一條幾乎不為外人所知的規條，來擔保許老拐？為什麼？

利那之間，陳典文的心中，充滿了疑問，疑問多得塞住了他的智慧，使他完全沒有答案。而張翔的神態，還是那麼從容不迫，他話一出口，蘭姑還沒有回答，他又挺直了身子，向刑堂中各人，迅速望了一眼，道：「自然，還得各位弟兄，給我一點薄面！」

張翔的話，人人都明白，那就是說，他身犯奇險，將許老拐的性命，保了下來，要是鹽幫上下眾兄弟不給他面子，不論是哪一個人，稍微犯了一點戒條，他就不免一死！這種話，聽在粗獷的、沒有機心，又深重義氣的莽漢耳中，簡直是熱血沸騰，不可遏制的，利那之間，只聽得「轟」地一聲響，堂裏堂外齊聲答應。刑堂之內，品級高的鹽幫中高手，約有百餘人之眾，在刑堂之外，鹽幫中各級頭目更多，由於堂門大開，張翔的話，又是字字清朗，人可聞，所以不但堂內高手，連堂外的幫眾，也齊聲轟然答應。

在這些人想來，許老拐本來是絕無希望的了，儘管許老拐自認犯戒，但是眼看許老拐要受酷刑，他們心裏的難過，也可想而知，如今在眼看無望的情形之下，忽然有了轉機，而且，甘願為許老拐擔保的，又是一個外人，他們心中的感激，實在是言語難以形容，在轟然一下答應之後，十二金剛、唐榮、潘七，堂裏堂外，所有的人，一起跪了下來，當眾人一起跪下之後，重又變得鴉雀無聲。

陳典文還站着，這時，陳典文心中的疑問，仍然一點答案也沒有，可是有一點，他卻再明白不過了！

本來，以他在鹽幫中的地位而言，張翔剛才的那幾句話，張翔所作擔保，應該是由他來作。可是他沒有做，張翔作了。

如今的情形是，張翔雖然是一個今天在鹽幫出現的陌生人，但是真正的陌生人卻變成了他——鹽幫總管陳典文！陳典文的心中更亂，這種變故，實在太突然了，張翔竟有本事，在幾句話之間，就將鹽幫上下的人心，全拉了過去，眼看着跪在地上，自己對他們極之熟悉的那些人，陳典文更感到自己被孤立了，完全孤立了！

陳典文實在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才好，他實在並沒有做錯什麼，也正由於他並沒有做錯什麼，所以他更不知道該如何去做，要是他知道做錯了什麼，那倒簡單了，他只要改過錯誤就行了。

他是不是也應該跪下來呢？是不是應該搶着和張翔去作擔保呢？不論他怎麼做，他都會變成張翔的附庸。但如果他反對張翔作保呢？他不禁苦笑起來，別說反對了，就像他現在那樣，站着不動，看來也已經和所有的鹽幫幫眾人

收據號碼：

|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請注意：一、帳號、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，以免誤寄。
二、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，務請於交換前一、二天存入，必要時，可請收據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。

|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訂時報周刊

隨訂隨送

溫莎衛得洗 禮盒 必治妥
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洗禮盒，再送必治妥禮盒，含綠野利梳精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。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妥禮盒壹份。

時報周刊

物，站在對立地位了！

陳典文心中亂成一片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蘭姑已經開了口，道：「張先生，你不是蘭幫中人！」

聽得蘭姑這一句話，陳典文心裏，鬆了一口氣，可是緊接著，他心裏又是一緊，因為張蘭連考慮都未考慮，而且聽來，也像是絕不讓別人有考慮的餘地，立時朗聲道：「願意入幫！」

陳典文心中一緊，還來不及反對，堂裏堂外的歡呼聲，簡直就像是一個接一個的焦雷一樣，響了起來，就算陳典文要講什麼，他的話，也不會有人聽得到。

蘭姑立時站了起來，潘七最早站起，來到蘭姑之前，雙手奉上了一隻只有一握大小、破舊得難以形容的布袋來，那隻布袋，看來是丟在街邊也不會有人要的，可是潘七才一取出來，所有的人又一起靜了下來，蘭姑接過了布袋，張蘭連上前一步，屈膝跪下，蘭姑打開布袋，倒轉袋中的鹽灑落了下來，落得張蘭一頭一臉。再接下來發生的事，陳典文簡直無法記得清楚，那是因為他心緒實在太亂了，他知道，經過了這番儀式之後，南通張蘭，就成了鹽幫中人，而且是鹽幫裏的要人了！

為什麼這個新幫中人，要行尊降貴，加入鹽幫？為什麼這一切，來得那樣突然，但是又那樣自然？為什麼明明是那樣的突如其來，卻像是演習了幾百遍一樣，進行之際，連一點錯誤都沒有？

陳典文決不相信，刑堂之中，會有任何人事先知道有這樣的事發生，可是事情發生了，一切都照著張蘭的意思在進行，這是張蘭的魔力，使得所有的人，都毫無疑問地跟著他走，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有疑問。

陳典文在接下來的時間之中，幾乎是被心中的疑問，纏得他身外發生一切，全都不知不覺的程度，而且，在刑堂之間，即使其餘的人，不是有意疏遠他，他也變得自然而被人遺忘了！

等到陳典文又清醒過來之際，他才發現，他仍然在原來地方站著，四周圍靜得出奇，那種靜是有來由的，因為刑堂中的所有人，全不知在什麼時候離去了，只有一個人，還木然在刑堂裏！

當陳典文一發現這一點之際，他的心中，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寒意，令得他不由自主，簌簌發抖起來，而也就在這時，一陣腳步聲，傳了過來，陳典文抬頭看去，只見唐榮一個人，急急走了過來。

唐榮的神情，充滿了興奮，甚至漲得通紅，一進來就嚷著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還在這裏？」

陳典文這才注意到，遠處，歡呼一陣接著一陣，隱隱地傳了過來。陳典文陡地感到一陣莫名其妙妙妙上心頭的疲倦，啞聲說道：「他們——他們全在——」

唐榮興奮地說道：「蘭姑正在大擺筵席，歡迎張先生入幫，少爺，幫裏的兄弟全高興極了，我看來看去，看不到你，所以——」

道：「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發現我不在？」

唐榮呆了一呆，像是他絕想不到陳典文會有這樣一個問題，而且，他看來，也雖然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。過了半會，唐榮才道：「弟兄們……太高興了……少爺，你……不去……趁熱鬧？」

陳典文苦笑了一下，唐榮畢竟是沒有機心的粗人，他那一聲「趁熱鬧」，就將他現在的地位表露無遺，他變成了一個只是趁熱鬧的人，而不是全幫上下尊重敬仰的人物了！陳典文沒有再說什麼，他只是低著頭，慢慢走了出去，他並沒有去「趁熱鬧」，而是回到荷香巷，唐榮則一臉不解的神氣，跟在他的後面，直到荷香巷口才折回去。

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，情形迅速地改變，那種改變，是陳典文意料之中的，每當他有什麼事吩咐安排之際，接受吩咐的人，總會自然而然地說：「張先生已經吩咐過了」，要不就是「張先生意思是——」

陳典文好幾次忍不住想大發雷霆，可是他卻忍了下來，他不能對那些粗獷、直心腸的漢子發脾氣，他們沒有錯，當他們衷心地尊敬、崇拜一個人的時候，是任何力量都扭不轉他們心中的敬仰的。

而使得陳典文忍不住的，還不是他鹽幫總管的職位，迅速地形同虛設，最主要的是，蘭姑和他，也是迅速地疏遠，蘭姑和張蘭在一起，每次他看到蘭姑，或者是他想見蘭姑，蘭姑都和張蘭在一起，鹽幫上下，人人談論的是蘭姑的好事——這一次，他陳典文不是主角了，主角是張蘭。

陳典文和張蘭還是每天見面，可是陳典文却越來越怕和張蘭見面，張蘭的學問、見識，處處都勝過他，他滿以為全是理由的事，張蘭只是輕描淡寫的三言兩語，就將他的滿腹道理，全變成了狗屁。

到了事情發展到了他每天可以在荷香巷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的時候，陳典文下定了決心，他要見蘭姑，將多年來的意思說一個明白了！他直趨蘭姑的住所，他要經過大堂之際，聽到張蘭用那種從容不迫的聲音，在簡單明瞭地吩咐著幫中的大事，鹽幫上下，從來也沒有這樣齊心過，看來所有的人都下了決心，連好幾個嗜酒如命的人，也一起戒了酒，生怕在酒後犯了小小的戒律，連累了張先生。

陳典文在窗外站了片刻，心中暗嘆了一口氣，這種情形，看來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，蘭姑的心意怎麼樣，現在是到了非問不可的時候了！他穿過了巨宅中長長的走廊，來到了月洞門口，就看到了在後園裏的蘭姑。

雖然已經是秋天了，可是秋老虎仍然在揚威，天氣還是熱熱的，蘭姑穿著月白色的小襖，坐在金魚池的邊緣，伸出一隻手指，在水中打著圈兒，引得池裏的金魚，不住向水面上浮來，不離張著口，在水面發出「唧唧」的聲音，和弄出一個一個的水泡來。

蘭姑看來是在想心事，陳典文走向前，一直到他的影子也映在池面上，蘭姑才抬頭起來。陳典文低聲道：「蘭姑！」

蘭姑縮回水中的手指來，然後，有點想遮掩口中和鼻孔處，一起標了出來。

似地，道：「你看這兩條黃鶯兒，聽說黃河以南，就這裏有兩條。」

陳典文又叫道：「蘭姑！」

蘭姑抬起了頭來，望著陳典文，她沒有出聲，只等著陳典文開口。

陳典文要說的話，是早想好了的，他道：「蘭姑，潘、陳兩家，一直婚嫁不絕，我們——」

蘭姑睜大了眼，現出訝異的神色來，道：「典文，你在說什麼？你不是已經娶了一個什麼荷香了麼？」

陳典文一怔，連忙道：「那是……那是……」

陳典文雖然早已想好了要說的話，可是他卻未曾提防到蘭姑會在他一開口之後，就直截地提出了這一件來，不錯，陳典文是有一個荷香，荷香是在揚州城裏，鋒頭十分動人的美人兒，當她盛裝出遊，駕著單座馬車，車把子的黃銅，擦得錚亮，沿著瘦西湖邊馳過去之際，當真是人人為之側目，也人人都知道那是鹽幫總管陳典文的愛寵。

陳典文的女人，不單止荷香一個，他年紀輕，出手又闊綽，花街柳巷中的姐兒，一看到了他，就像是蝴蝶看到了花兒一樣，而陳典文也一直享受著這種風流旖旎的生活，而且從來也未曾想到過，他的這種生活，會成為他和蘭姑之間的障礙。

然而現在，他感到了！他頓了一頓道：「荷香，那個女孩子，是他們送給我的，那不算……是……」

他只講到這裏，就停下來了，因為他看到蘭姑已經沉下了臉，而且感到，自己再說下去，簡直就是越描越黑！

蘭姑淡淡地道：「典文，我見過那女孩子，很不錯，人家不將她當人，你可不能不將她當人！」

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還想繼續掙扎，可是其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

兩個人都不出聲，只有魚池上傳來的「唧唧」聲，過了一會，陳典文又道：「蘭姑，那麼我們之間——」

他自覺不用再講下去，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，蘭姑一定會明白他的意思的。

時報周刊

* 活生 / 味趣 / 識知 / 聞新 *

閱訂期長有只
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

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
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



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-8720 ● 話電
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-3141 ●
號132街理大市北臺 ● 址社

欄信通

| | |
|-------|------|
| 茲新訂閱 | 時報周刊 |
| 自 | 期至 |
| 期止為荷 | |
| 訂閱人 / | |
| 收件人 / | |
| 地址 / | |
| 電話 / | |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訂費 | 港澳 | 亞澳 | 歐、美、非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全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文、氣度軒昂的黃興，和這些胸懷廣闊、志氣

一萬兩，還是老秤，合起現在的斤兩，足有

下期待續

| 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京南 | 10.30 | 一個太太恰恰好 | 2.30 | 蘇軾女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7.00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9.10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| |
| 龍 | 7.00 | 虎 | | |
| 地 | 9.00 | 虎 | | |
| 京南 | 10.30 | 虎 | | |
| 虎 | 12.30 | 虎 | | |
| 天 | 4.20 | 虎 | </ | |

[illegible]

大姑姐集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王旭易

8



陳典文苦笑了下，道：「你以為蘭姑和我在一起，我又叫你將信給蘭姑看，你沒有起疑？」

唐榮笑着道：「我……我以為你是想假撇清，表示……你和蘭姑的那檔子事，沒有干係！」

陳典文吼道：「我為什麼要撇清？」

唐榮吞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少爺，你想想，張先生是什麼樣的人才，他要是上京當官，這上下，只怕已經是軍機大臣了，他娶了蘭姑……這樣子一走了事……」

唐榮嘆着，沒有再往下說，但是陳典文心頭冒起的寒意，却越來越甚。從唐榮的態度上，他明白了，在鹽幫上下人等的心目之中，他們尊敬的「張先生」，是一個受了極大損害的人，他的妻子私奔了，奔向了那莫須有的舊情人身邊，而他卻還留下來，為鹽幫出力辦事，鹽幫上下，人人都會覺得欠了「張先生」的人情債，所以更加要死心塌地擁護他！

陳典文不住地搖着頭，道：「唐榮，沒有人想到過，這一切，全是安排好了的陰謀。」

唐榮聽得立時張大了口，反問道：「陰謀？」

陳典文知道，和唐榮這樣的渾人，是講不出什麼來的，他只好問道：「潘七叔呢？」

唐榮現出悲哀的神色來，道：「中風死了，少爺，你走了兩年，幫裏的情形已經很不同了，很多新來的人，全是頭挑的高手——」

陳典文揮了揮手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是說，鹽幫整個成了姓張的了？」

唐榮皺着眉，像是很難開口，過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也不能這樣說，不過，你現在回去，一定被當作陌生人！」

陳典文的心中，陡地閃過了一絲極其可怕的念頭，那種可怕的念頭，令得他的聲音都有點發顫，道：「唐榮，蘭姑娘會不會已經死了？」

唐榮嚇了一大跳，道：「這……怎麼會？」

陳典文疾聲道：「她走了之後，有什麼人見過她？」

他在「走」了一兩字上，特別加強了語氣，唐榮道：「有，有一個叫李和順的，鹽場裏的，在淮北鹽場到海邊那條路上，見過蘭姑，消息傳到揚州的時候，潘七叔帶着幾個人去追，可是沒追上，回來，七叔就中風了！」

陳典文慢慢地挺直了身子，他和唐榮講話的那段時間中，像是背上負了千斤重擔一樣，等到他挺直了身子，他才道：「我們——」

唐榮高興地道：「我們回揚州去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不，我們去找蘭姑，到日本去找她。」

為了陳典文要到日本去找蘭姑，取消了可能改變歷史寫法的一次武裝起義，革命志士人人欽仰的黃興，和陳典文作了幾夜的長談，但是陳典文翻來覆去只有幾句話：「黃同志，革命要我出力，我決不推辭，但是現在，我一定要找蘭姑，一定要去找！」

陳典文和唐榮一起到了日本，一方面，盡一切可能找尋蘭姑；一方面，和以往不同，陳典文開始通過一切可能的聯絡，來取得鹽幫的消息。他知道，張期一直在當實際上的幫主，鹽幫的重要位置上，已全變換了新人，而張期還在不斷網羅各地高手，連一些江湖上臭名昭彰的人，也進了鹽幫。

陳典文本來早就要回揚州去，和張期攤牌的，可是，洶湧澎湃的革命，還是將他牽了進去，在一次次運轉軍火之中，發生了意外，他身受重傷，那使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醫院中，躺了將近五年，這五年，使他的臉變得蒼白，而他在醫學權威一致認為不可能的情形之下，逐漸復原，當他又可以開始行走之際，革命已經成功了。

陳典文的聲音也變得尖銳，可是他心中的憤怒和激動，已到了極點，道：「這，這是誰說的？」

唐榮掩着臉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蘭姑……走了之後，幫裏人人都那麼說，他們……都那麼說……我也……這麼說……」

陳典文的身子，仍在忍不住發抖，他已經感到，一個重大的陰謀，他曾經有過預感的，現在已經變成了事實！

他連連吸了幾口氣，才道：「幫裏的事呢？雙龍爭珠呢？」

唐榮的手放下來了，他的臉上，紅腫了一大半邊，他道：「幫裏的事，是張先生在理着，雙龍爭珠令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陳典文本想問，張期在當幫主，大伙兒心服麼？

可是，他這句却沒有問出口，因為，他從唐榮的態度中可以看得出來，張期正深得人心，他一定已經成了鹽幫實際上的幫主。

陳典文再吸了幾口氣，他覺得胸口像是有塊大石堵住一樣，要用很大的氣力，才能發出一聲音來，道：「你……將我的信，給張期看了？」

唐榮急忙搖着頭，道：「這規矩我懂，幫裏藏寶的事，除了幫主之外，誰也無權知道。」

當陳典文和唐榮兩人，終於又看到揚州的破舊的城垣之際，已經是十年之後的事了。

他們兩人，都穿得十分普通，進揚州城後第一件事，他們就是蹲在麵攤上，捧着又大碗又燙手的長魚麵，送着辣口的燒酒，聽着久違的鄉音，心中有着無限的感慨。

陳典文並沒有立即去見張期，因為他知道那

是沒有用的事，他過去是鹽幫的總管，現在，他什麼也不是，他早已已被摒棄在鹽幫之外了！

麵攤就在離荷香巷不遠一幅空地上，抬頭望去，可以看到陳典文買給荷香的那所巨宅的簷角，而且，還隱隱可以聽得鼓樂聲自巨宅中傳了出來，不過陳典文一直沒有抬頭向那所本來是他的宅子望一眼，他只是近乎貪婪地吞着麵，一叉一叉地用筷子將背上花紋斑駁、腹際泛着一層金黃色的鱗魚往口裏送。唐榮則忍不住向擺麵攤的老頭問了一句：「那邊好熱鬧啊！」

老頭回答道：「你是外地來的吧？」

唐榮雖然只是粗人，可是他也知道，在這當口，他和陳典文又回到揚州，雖然他還不知道陳典文的心意究竟想怎麼樣，但是越秘密越好，所以他忙含糊地道：「是，才從徐州下來。」

麵攤老頭道：「那就難怪你不知道了，今天是荷香姑娘的生日！」

陳典文像是完全沒有聽到一樣，唐榮實在忍不住又道：「那荷香姑娘是——」

麵攤老頭還沒有回答，幾個一起在吃麵的人，一起笑了起來，像是不知荷香姑娘是什麼人，是一件極其可笑的事情一樣。

聽着那種諷刺的聲聲，唐榮不禁瞪起了眼睛，那幾個人可一點不在乎，還是一個勁兒笑着，其中一個，伸着油膩膩的筷子，幾乎直指到唐榮的鼻子上，說道：「老哥，你要知道荷香是甚麼樣子，也容易得很，荷香院新訂的規矩，入門，就是十塊大洋！」

唐榮直跳了起來，道：「甚麼？」

那幾個大漢又笑了起來，一個道：「嚇壞你了，是不是？荷香是——」

唐榮沒有再聽下去，因為陳典文已放下了碗，付了錢，向外走了開去，唐榮急急跟在後面，十塊大洋，當然嚇不倒唐榮，唐榮陡然之間跳了起來，是因為聽到了「荷香院」三個字，那是一個妓院的名字，那麼說，荷香她已經——

唐榮追上了陳典文，急喘喘地道：「少爺，我不知道荷香她——」

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你走了也很多年了，她除了走這條路，還有甚麼辦法？」

唐榮一頓腳，道：「我就不信餓得死她，她好歹是你的人，這……樣一來，你的臉——」

陳典文的聲音還是出奇平靜，道：「我的臉？」他苦澀地笑了幾下，又道：「或許，這正是有些人的目的，他們要將鹽幫原來的人物，全都弄成是江湖上的敗類，聲名越壞越好！」

唐榮的聲音聽來激動、粗嘎，道：「少爺，我們回來了，找張期去！」

陳典文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急，我先得去找唐榮！」

唐榮怔了一怔，一時之間他想不透陳典文要去找唐榮有甚麼作用，陳典文也沒有再說甚麼，唐榮也只好在後面跟着。

一看到了揚州城的城牆，陳典文就打定了主意，他第一個要見的人是唐榮。

那是他在將所有的事，就他所知的，再三思

索考慮了之後得出的決定。

當年在刑堂上，種種突如其來的變化，雖然沒有一樁不是出人意料之外，但是在事後冷靜下來之後，仔細想一想，倒也是有一條可以一直循下來的，而唐榮自釘箱出來之後，伏地認罪，就是線頭。一切的意外，全是從這裏開始的。

當時，陳典文只是懷疑張期，何以要保下唐榮來，這個問題，現在已經有答案了，因為張期已經成功地掌握了整個鹽幫！如果說，張期的一切行動，從那天，他在茶館中現身開始，一直到奪得鹽幫的大權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，那麼，唐榮就是這一盤棋中已經大獲全勝的棋局之中，最重要的一着棋！

陳典文一直到現在，仍然不相信唐榮那樣的一个人，會在連雲港附近，幹下這樣的滔天罪行。而且，在出了釘箱之後，竟一點不為自己辯護，立時伏地認罪，容得張期在刑堂之上，能夠從容發揮，這一點，不是也太突兀了麼？

陳典文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些事，一直沒有結果，自然，那非得等到見了唐榮，才能知道的。

陳典文和唐榮向前走着，許老拐的住處，他們是知道的，可是，等到了他們熟悉地方，抬頭來看時，他們却怔住了。

許老拐原來的那所房子不見了，聳立在眼前的，是一所西式的花園洋房，這種洋房，他們兩人當然見過，可是在揚州，却還真正少見。不過，是西式洋房也好，是中國式的古老大宅也罷，有一點是不變的，而且，從這一點上，一眼就可以看出住在裏面的，是鹽幫的要人，那就是，在門口有兩個黑衣短打的壯漢，橫眉怒目地站着。

陳典文和唐榮兩人，略停了一停，互望一眼，唐榮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嘿，許老拐怎麼抖起來了？」

陳典文沉聲道：「你在揚州的時候，他怎麼樣？」

唐榮皺着眉，道：「他不見人，說是在家裏躲着，要閉門——閉門思過！」

陳典文點了點頭，逕自向前走去，來到了近前，門口那兩個大漢，已經彈起了眼珠，陳典文仍然向前走着，那兩個人的臉很陌生，自然是新來的了。就快來到門口，兩個大漢一起伸手，抵住了陳典文的胸口，喝道：「站住，這是什麼地方，容你亂闖？」

陳典文蒼白的臉上，沒有一點反應，只是道：「是我認錯地方了？這……不是許老拐住的？」

那兩個大漢，一副又怒又好笑的神氣，一個喝道：「放肆，許督學的府上，容得你亂闖？名字也不能亂叫！」

陳典文怔了一怔，這一次，他是真的詫異了，他道：「許督學？我怎麼不知道他做了官？」

那兩個大漢，大笑了起來，道：「空子，滾遠點，鹽幫有八大督學之職，你都不知道？」

陳典文苦笑起來，他是鹽幫的總管，這職務一直未被解除過，那是除了幫主之外，最高的職位！

照現在鹽幫的情形，幫主離奇失踪，生死未

卜，他這個總管，就是代理的幫主，可是如今，那兩個看門的小卒，居然叫他「空子」，那是幫會中人，對於根本不在幫會的人的稱呼！陳典文並沒有多爭什麼，只是道：「原來老拐當了幫主，我真是時時得，煩你告訴一聲，有舊朋友要求見，那總可以吧！」

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，一個揚手向圍牆一指，道：「繞過圍牆，到後門去，只要你說出姓名來歷，每人可以領一塊大洋！」

陳典文一揚眉，道：「你當我是來告幫的？」

那兩個大漢的眼珠，又彈了出來，道：「不是麼？」

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，可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聲虎吼，躍前兩步，喝道：「瞎了眼的王八蛋，滾開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雙手齊伸，展開手指，向那兩個大漢的肩頭，抓了下去。

那兩個大漢，看來也有兩下子，唐榮一動手，他們兩人身形一挫，腰一扭，姿態還真不賴，眼看可以將唐榮的那一抓避過去，可是唐榮就在那時，手腕陡地一翻一沉，出手快絕，兩個大漢一怔之間，一個左脅，一個右脅，已齊被唐榮抓個正着，唐榮五指一緊，手臂向上一抬，竟硬生生地將兩個大漢，提了起來，直提得他們雙腳離地，將兩人的身子，抵在大鐵門上。

那兩個大漢，殺豬一樣叫了起來，只見大鐵門內一陣腳步聲，十幾個人一起奔了出來，來到門口，爲首一個疾聲道：「放下！」

那人一面說，一面打開了鐵門，陳典文站在一旁沒出聲，並不惹人注目，唐榮却是雙眼圓睜，將兩個身形和他差不多粗壯高大的大漢，提得雙腳離地，這份惹眼可別提了，所以奔出來的人，首先看到的是唐榮，爲首的那個中年人，向唐榮望了一眼，便滿臉吃驚，道：「唐榮，是你！唐榮，怎麼了？」

唐榮在鹽幫中的地位也很高，那人認得他，他却只不過覺得那人臉熟，他「哼」地一聲，雙手向地上一摔，那兩個大漢，一起跌下來，爲首的那個中年人，已在唐榮面前，叉手而立，神態十分恭敬。

唐榮冷冷地道：「怎麼，現在規矩全變了？」

那人忙道：「唐榮別生氣，現在新兄弟多，他們不認得唐榮！」

唐榮冷冷地一哼，道：「也不認得陳總管？」

直到唐榮伸手指，各人才注意到陳典文，不認識陳典文的人，自然不覺得怎麼樣，可是那十來個人，也有三、四個，是鹽幫的舊人，一看到了陳典文，連臉都黃了，一時間張口結舌，不知說什麼才好！

陳典文淡淡道：「許老拐在不在？」

爲首的那個中年人忙道：「在！在！等我過去通報！」

陳典文冷冷道：「不必了，我自己會進去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跨進了大鐵門，唐榮跟在陳典文的後面，幾個鹽幫的舊人，直到這時，才緩過一口氣來，急忙在後跟着，不認得陳典文的那幾個，面面相覷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

一個道：「這癆病鬼似的是什麼人？」

另一個聰明伶俐的立時答道：「你沒聽說是陳總管，八成是那個搶走了蘭姑的王八蛋，張先生大量，不願追究，他倒還有種！」

那人話還沒說完，突然之間，「呼」地一聲，一枚鵝卵石直飛了過來，正好重重砸在他的口唇上，不但打得開了花，而且，門牙也掉了下來，破碎的口唇，沾在門牙上，看來令人發顫，那人痛得一陣發抖，自然再也講不下去了。

其餘各人抬頭看去時，只見幾個人向前走着，也沒瞧出是誰發出那枚鵝卵石的，通過花園的那條路上，全是鵝卵石，鵝卵石總不成會自己飛了起來？

陳典文向前走着，唐榮心中很高興，陳典文剛才那一手，在陳典文身邊的幾個人，可能也沒有看出來，可見得陳典文的功夫非但沒擱下，反倒更精進了！

來到了石階前，幾個跟着的人，搶前幾步，上了石級，推開鑲花玻璃的門，大聲叫道：「陳總管到！」

那幾個人齊聲一叫，聲勢極大，樓梯上，恰好有兩個人下來，怔了一怔，齊聲喝道：「什麼陳總管？」

陳典文也恰在這時跨了進來，道：「鹽幫陳總管。」

從樓梯上走下來的兩個人，衣着十分華麗，一身白綢長衫，精工繡着十七、八隻大蝴蝶，當他們長衫的下擺，向下來之際，那些顏色艷麗的蝴蝶，就像是要飛起來一樣。

陳典文並不認識這兩個人，不過，他畢竟是鹽幫的總管，和各路江湖人物，都有接觸，江湖上出名的人物，就算沒見過，也聽說過，那兩個人這一身打扮，不消說，一定是早已出名的胡家兄弟了。胡家是皖南的世家，沿着長江，不知有多少良田，胡家傳到了胡金、胡銀這一代，兩兄弟却好武若命。

常言道：有錢好辦事，胡家有的是錢，胡金、胡銀兩兄弟好武，自然有會武功的人上門，多少年下來，兩人居然也學了一身功夫，不過兩人除了一身武功之外，別無所能，偌大的家財，也經不起每天開起飯來，有上千人等着吃。聽說他們兄弟兩人，進了黑道，不過也沒有確據，這時在這裏見到他們，陳典文也不奇怪，他早就知道，張翔廣招高手，已有不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進了鹽幫，比起來，胡氏兄弟實在算不了什麼。

胡氏兄弟一聽得「鹽幫陳總管」五字，立時站定了腳步，就在這時，樓梯上又一陣響，只見許老拐拄着一根拐杖，一身華服，左手戴着一枚老大的鑽石戒指，自樓梯上走了下來。

許老拐看來，紅光滿面，顯見得這些年來，他日子過得不錯，如今這情形，和當年在釘箱之中，口中咬着老山參，硬挺着延命之際，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許老拐一現身，立時站定，伸拐向陳典文一指，厲聲喝道：「陳典文，是你！你還有臉來見鹽幫兄弟？」

陳典文要見許老拐，本來有許多要說的話，可是，他再也料不到，許老拐一見面，就會聲色俱厲，這樣責問他，他雙眉略揚，道：「老拐，我有話和你說！」

許老拐的聲色更厲，道：「和你這種人，有什麼好說的，要說，開刑堂再說，將他拿下！」

陳典文還待說，胡氏兄弟已經一聲答應，手在樓梯的扶手上一按，身子向下，直落了下來，同時，不知從哪裏湧出來，大客廳中，立時多了二、三十人，在胡氏兄弟向下躍來之際，唐榮的忍耐，也到了極點！他已經忍了不止一天兩天，而是忍了好幾年！好幾年的怨氣，在一剎間發洩了出來，簡直像是出了柙的老虎一樣，只見他雙拳一碰，發出「砰」地一聲，大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

一面喝着，一面身子旋轉，已經在剎那之間，向前，向左，向右，呼呼風生，片刻之間，連打出了七、八拳之多。

隨着他那疾如雷的八拳，中拳的八個人的呼叫聲，老大的身軀翻翻滾滾，像具陳設被撞翻打破，再加上唐榮酣暢淋漓的叫聲，大廳之中，簡直像是一個有上百人的戰場一樣。

唐榮一動手，陳典文也有了行動，當胡氏兄弟落下來之際，陳典文的身形，向上一縱，直上直下，拔了起來，在半空中和胡氏兄弟相遇，相距不過兩尺。

胡氏兄弟也算了得，身在半空，陳典文突然迎了上來，兩人在事出意外之際，居然還各自起腳，向陳典文攻了過來。陳典文身子向前一翻，凌空一個筋斗，在兩人的頭上翻了過去，避開了兩人的腳，到了兩人的背後，雙肘一縮，撞在胡氏兄弟的背上。

這一撞，令得胡氏兄弟各發出了一下慘叫聲，向下面直跌了下去。

本來，陳典文的身子也要向下落下去的，可是那一撞，却給他墊了力，他非但不向下落去，又向上升了起來，雙腳已站在樓梯的扶手之上。

唐榮在下面，大打出手，從他的呼叫聲聽來，他正打得極其過癮，陳典文才一站定，許老拐揮起拐杖，打橫掃了過來。

陳典文向上一躍，避開了一拐，再凌空一翻，已落在許老拐的背後，伸手抓住了許老拐的後頸，左手在許老拐的肩上一拍，道：「老拐，不管有甚麼事，總得讓我說話！」

陳典文的那一拍，並沒有用力道，可是許老拐的身子，却已發起抖來。

這時，樓下仍是打得不可開交，嘩啦一聲響，一個康熙五彩的花瓶，成了碎片，「噹」地一下，一幅馬遠的山水，成了五片，而樓上，也傳來了一陣嬌呼聲，有五、六個打扮艷麗的女人，在樓梯口，擠成了一團，一副害怕的神氣，向下面張望着。

陳典文向那些女人望了一眼，又道：「老拐，上去，我有話說！」

他的右手，始終抓住許老拐的後頸上，許老拐一面發着抖，一面發出極難聽的悶哼聲，轉過身，由陳典文押着，一直向上走去。

到了樓上，驚呼的女人更多，看得陳典文有點眼花撩亂，陳典文推着許老拐，直進了一間房間，一脚將門踢上，才鬆開了手，他一鬆手，許老拐就轉過身來，陳典文四面一看，道：「

色俱厲，這樣責問他，他雙眉略揚，道：「老拐，我有話和你說！」

許老拐的聲色更厲，道：「和你這種人，有什麼好說的，要說，開刑堂再說，將他拿下！」

陳典文還待說，胡氏兄弟已經一聲答應，手在樓梯的扶手上一按，身子向下，直落了下來，同時，不知從哪裏湧出來，大客廳中，立時多了二、三十人，在胡氏兄弟向下躍來之際，唐榮的忍耐，也到了極點！他已經忍了不止一天兩天，而是忍了好幾年！好幾年的怨氣，在一剎間發洩了出來，簡直像是出了柙的老虎一樣，只見他雙拳一碰，發出「砰」地一聲，大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

一面喝着，一面身子旋轉，已經在剎那之間，向前，向左，向右，呼呼風生，片刻之間，連打出了七、八拳之多。

隨着他那疾如雷的八拳，中拳的八個人的呼叫聲，老大的身軀翻翻滾滾，像具陳設被撞翻打破，再加上唐榮酣暢淋漓的叫聲，大廳之中，簡直像是一個有上百人的戰場一樣。

唐榮一動手，陳典文也有了行動，當胡氏兄弟落下來之際，陳典文的身形，向上一縱，直上直下，拔了起來，在半空中和胡氏兄弟相遇，相距不過兩尺。

收據號碼：

|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地址姓名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|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地址姓名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存查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訂時報周刊

隨訂隨送

溫莎衛得浣 禮盒

必治妥
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，再送必治妥禮盒，含綠野利梳精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。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妥禮盒壹份。

時報周刊

老拐，日子和以前不同了哇？」

許老拐喘着氣，向後退着，陡然之間，在一個桌子前站定，拉開抽屜，取出了一柄大頭六子來，對準了陳典文，他雖然握槍在手，可是看起來，他比陳典文要緊張得多，甚至握槍的手，在微微發抖。

到了這裏之後，一切的發展，遠在陳典文的意料之外，但是陳典文却開始明白了。陳典文來找許老拐，本來是想好好套問一下當日他所未能想通的許多疑團的，可是現在看來，許老拐已經有了部份答案了。許老拐要是不做了極度的虧心事，決不會一見到他，就這麼色厲內荏的，但是，他究竟做了甚麼虧心事呢？

陳典文望着大頭六子黑洞洞的槍口，陳典文在這十年來，對那種槍械的知識，已經到了專家的程度，對於許老拐的手指，只要扳一下，他縱有一身武功，也得一命歸西這一點，一點也不懷疑，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害怕，只是盯着許老拐因為過度緊張，而在扭曲的臉，一字一頓地道：「蘭姑在那裏？」

許老拐猛地一震，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，免得抓住槍的手抖得太厲害，他並沒有回答。

陳典文又道：「蘭姑在那裏？」

許老拐叫道：「要問你，你……你……她……」

許老拐實在不知道在說什麼，陳典文冷笑着，道：「老拐，你害我不要緊，你不能害蘭姑，天理報應，你不能全不顧了！」

許老拐急急喘着氣道：「我沒有害蘭姑，沒有害她，沒有！」

陳典文的聲音，冷峻迅疾，像是暴雷一掠地喝道：「蘭姑在那裏？」

許老拐抖得更厲害，幾乎是號叫出來的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那要問你，張先生說你將她拐走了。」

陳典文踏前幾步，一字接着一字，像是鐵鎚在敲着釘子一樣，問道：「張先生那樣說，你信不信？你是吃了甚麼藥，還是故意裝成不知道？」

許老拐急急喘着氣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」他的聲音聽來像是破鑼一樣，翻來覆去地只說那幾句話，陳典文又逼近了一步，許老拐陡地叫了起來，道：「站住。」

許老拐如果真的要陳典文站住的話，當陳典文向他跨出第一步之際他就應該喝阻了，這時再來喝阻，已經遲了，陳典文陡地飛起一脚，正踢在許老拐的手腕上，許老拐發出一聲怪叫，手槍脫落，陳典文跟着欺身向前，五指抓向前，將許老拐胸前的衣服，連他的皮肉，一把抓了個緊，大喝道：「老拐，你要是人，知道多少，對我說多少！」

許老拐的身子一發抖，一面道：「我……你饒了我，我沒害蘭姑，不過，當年我釘箱，在刑堂上認罪，他再保我，這全是說好了，我……」

許老拐斷斷續續講到這裏，陳典文的耳際，陡地響起了「轟」地一聲響，許老拐可能還在講些甚麼，但是他却根本無法再聽進去了！

全是「說好了的」，那就是說，一切全是安排好了的，當年刑堂之中，許老拐一出釘箱，就自認了罪，接下來，張翔挺身而出，將許老拐保了下來，贏得了全幫上下的崇敬，也贏得了蘭姑的芳心，這一切，全是早已安排好了的，目的自然是奪取鹽幫的大權。

陳典文在不由自主之間鬆了手，他只感到整間房間全在旋轉着，他站立不穩，踉蹌向後退着，一切全是「說好了的」，一切全是一個早經過處心積慮安排的陰謀，而這個陰謀，實施得極其順利，蘭姑的下落不明，自然也是計劃中的一部份。

那麼，現在蘭姑究竟是生是死？蘭姑已失踪了十年之久，她究竟在那裏？

陳典文在那一瞬間，只覺得心如刀割，他眼前好像覺得有許多人影在晃着，可是他也不清楚是誰，陡然之間，他聽得唐榮的一聲怪叫，陡地一醒，看到唐榮老大的身軀，直飛了起來，一面怪叫着，一面在空中掣手掣腳，向着窗外，直飛了出去。

緊接着，就是乒乓嘩啦一聲響，唐榮的身子，撞在窗上，將窗子上的玻璃、窗格，全都撞得粉碎，唐榮整個人，也隨着碎木、碎玻璃，一起跌了出去。

陳典文在這時，看到房間裏，確是多了一個，一個他會見過，是那年在刑堂上，張翔帶來的六個人之一，那個瘦小乾枯，一口川音的老頭子，十年不見，仍然是那個鬼樣子。

另一個，身形壯碩，正在拍着雙手，看來將唐榮隔窗子扔了出去的就是他，許老拐還在，只不過身子縮成了一團，全身發抖，像是在抽筋一樣。

陳典文一時之間，顧不得去看唐榮，他也知道唐榮皮肉厚，從二樓的窗口，叫人扔了出去，還扔不死他，倒是許老拐的樣子，看起來很特別。

陳典文陡地吸了一口氣，來到許老拐的面前，一伸手，抓住許老拐的肩頭，手向上提。

陳典文本來是想，將縮成一團的許老拐的身子，提得站起來再說的，可是他手向上一提，許老拐的身子仍然縮成一團，倒叫他憑空提得雙腳離了地，許老拐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只有一雙眼，充滿了難過、悔恨，怔怔地望定了陳典文，口唇抖動，却已說不出話來了！

陳典文是會家，一看許老拐的情形，就知道許老拐一定是捱了重擊，傷得極重，多半是活不成了，他陡地喝道：「老拐，你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許老拐只是睜着雙眼，望定了陳典文，眼中陡地迸出兩行淚來，可是仍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，陳典文還待問，已聽得那瘦老頭子陰惻惻地道：「這龜兒子就要見閻王，也沒有甚麼好說的囉！」

隨着這一句陰森森的話，許老拐的身子，越縮越緊，陡地一陣抽搐，雙眼已翻白了。

陳典文的心中極怒，可是他卻十分鎮定，他提着許老拐，走了兩步，將許老拐放在一張椅子上。這時候，唐榮的呼聲，又自下面傳了上來，還伴隨着打架聲，陳典文緩緩轉身，盯着那瘦老頭，瘦老頭居然一本正經地問道：「

聽弟兄說，你自稱是鹽幫總管？」

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正是！」

瘦老頭「桀桀」笑了兩下，道：「這個倒奇了，鹽幫總管，只有一個，就是老子王老六，那裏又冒出了一個來了？」

陳典文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鹽幫的幫主是誰？」

陳典文的意思，是要責問，鹽幫的幫主大位，究竟是在誰的手中，可是王老六却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哦，你不是鹽幫總管麼？怎麼連鹽幫幫主是誰都不知道？」

陳典文沉住了氣，道：「沒人和你插科打諢，幫主是誰？說！」

王老六看來更鎮定，冷聲道：「南通張翔！」

陳典文一聲長笑，道：「好，張翔，幫主的信物是甚麼？雙龍爭珠令在張翔手裡？」

陳典文對自己這個問題，對方決不能有肯定的答覆這一點極有信心，因為蘭姑已經看穿了張翔的陰謀之故，而在那半年之中，張翔一定已經用高強的手段，培植了自己的勢力，以致令得蘭姑雖然看穿了他的陰謀，獨力也難對付只好一走了之。

如果不是有一個名叫李和順的鹽民，曾在大王集附近，見過蘭姑，那麼，陳典文一定以為蘭姑已死在揚州城裏了。而如今，蘭姑離開了揚州，當然可能還有一線生機，只要蘭姑能走得脫，有兩件東西，她一定會帶走的，一件是雙龍爭珠令，另一件，是鹽幫上首處的寶藏金銀的秘密，張翔的手段再高強，蘭姑再對他死心塌地，也不會將這兩件秘密講出來的。

果然，這時王老六的臉色，立時變了一變。王老六的臉色一變，陳典文就知道，雙龍爭珠令，決不在張翔的手中，而且陳典文還進一步想到，對方一定以為令牌，在自己手中。

陳典文並不知當年，蘭姑是如何發現了陰謀，他也不知道蘭姑離開揚州之後的目的在那裏，可是她是在向海邊走，那是可以肯定的，她是不是準備出海，是不是真的準備來找自己？陳典文心中一陣陣發熱，蘭姑要是來找自己，為甚麼不取道上海呢？是不是張翔廣派高手，甚至親自出馬要阻截她，所以她才選了這條荒僻的道路？

她究竟到了那裏去了呢？

王老六立時恢復了常態，盯住了陳典文，陳典文裝出一副若有所得的神情來，而且，還冷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鹽幫就要有大事了！」

他含混地說了那麼一句，暗示雙龍爭珠令在自己的手裏，只要有令在手，就有資格召集天下幫眾，決定誰是幫主，就算是一個本來和鹽幫全無關係的人，也可以這樣做，何況他本來就是鹽幫的總管。

王老六的臉色變得更難看，冷然道：「是麼？」

他一面說「是麼」，一面身子陡地捲起了一股勁風，就向前移了過來，來勢之快，當真如鬼似魅，一欺到了陳典文的身前，揚手就是一拳。

時報周刊

* 活生 / 味趣 / 識知 / 聞新 *

閱訂期長有只
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

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
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



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-8720 ● 話電
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-3141 ●
號132街理大市北臺 ● 址社

欄信通

茲新訂閱

時報周刊

自期至
期止為荷

訂閱人

收件人

地址

電話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全 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 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大姑姐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林崇漢



他那一拳打出來，看來輕飄飄地，並沒有甚麼力道，倒像他是一個鴉片沒抽足的大烟鬼，却發狠想揍人一頓。可是當他出拳之際，陳典文却一眼望到，他中指之上，套着一環指環，那指環之上，有兩枚尖刺，發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暗綠色光采。

陳典文一看到那種光采，就尖聲叫了出來：「孔雀綠！」他陡地叫喚，是因為他明白許老拐是怎麼死的，那是許老拐曾叫王老六打中了一拳，染有劇毒的尖刺，刺進了他的身子！孔雀綠是從孔雀膽裏提出來的劇毒之藥，已經很少人知道這種劇毒藥的製法了。陳典文一面叫，一面身子向旁一閃，只聽得「嗤」地一聲響，就是他避得快，衣服還是被王老六指環上的尖刺，扯破了一道口子。他身子一閃，那大個子陡地迎了上來，雙拳齊出，是一式硬橋硬馬的長拳，陳典文心念電轉，已經有了主意，大個子雙拳來，他也雙拳去，四拳猝然相碰，大個子一聲怪叫，身子向後疾退。大個子身子向後一退，陳典文立時跟着欺向前，大個子想是剛才吃了虧，再也不敢逞強，

路，唐榮的去勢何等之猛，也沒動拳腳，就是憑身子向前跌出的那股猛勁，向前硬撞了過去，硬是將那幾個攔路的漢子，撞得鬼哭神嚎，跌的跌，爬的爬，再也起不了身。

陳典文跟着向前，只聽得王老六在樓上也趕了下來，喝道：「別放走了這個！」

陳典文和唐榮，已到了花園，一到了花園，兩人都陡地楞了一楞，只見一色的黑色勁裝，十二條漢子，齊齊列隊站着。

十二條漢子，陳典文和唐榮兩人，也不會放在眼裏，而令他們非停下來不可的，是那十二個漢子的腰際，全是一色的快慢機，紅穗子貼着身，手按在槍把上。那種德國造的快慢機，一板機，二十顆子彈射出來，神仙也逃不過去，陳典文一站，唐榮已叫道：「閃開！」

那十二個人一動也不動，唐榮雖然一身是膽，這當口，可也不敢硬向前闖。

陳典文一定神，看到這十二個人中，有幾張是熟臉，本來是十二金剛中的人物，他沉聲道：「唐榮，跟着我！」一面說，他一面昂着頭，大步向前，就走了過去，唐榮嚇了一大跳，可也立即跟着，兩人向前一走，那十二個人的快慢機，全出了盒子。

王老六這時也奔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將這兩個留下！」

陳典文仍在向前走着，他還向那幾張熟臉孔走去，一面沉聲道：「瞧瞧清楚，我是誰！」

有七八個人，已經將快慢機的保險掣，扳了下來，可是那幾個熟臉，却站着不動，那八、九個人向另外三、四個看去，王老六還在叫着，那三、四個熟臉人陡地叫了起來，轉過了身去。就在那一霎間，陳典文一拉唐榮，兩人已經直奔了出去，出了圍牆，連轉了十七、八個彎，才停下來。

唐榮一面喘着氣，一面道：「老拐說了些甚麼？」

陳典文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許老拐只是說，當年刑堂的那場戲，全是說好了的。」

唐榮陡地一震，道：「說……說好了的，許老拐，他……他……甚麼？」

陳典文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圖甚麼？自然是圖這十年來的日子，我看張翔倒沒有虧待他。」

唐榮的喉際略略作響，低下頭去，好一會才抬起頭來，神情極其難過，道：「我可不想那麼想，張翔……張翔他人才出來，人人見了他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敬意，我倒寧願相信，他對許老拐說了一番話，告訴許老拐，由他來執掌鹽幫，對鹽幫更有利，也或許是他說服了許老拐，只有他，才配得上鹽幫，而只有這個方法，他才能進得了鹽幫，得蘭姑的傾心。」

陳典文的神情很苦澀，唐榮雖是粗人，可是那一番話，却也未完全沒有道理，陳典文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張翔的情形，張翔的那神情，那樣的盛名，只要他一現身，實在沒有法子使人不服，自己和他比，實在是在比不上的，許老拐的頭腦更簡單，自然有可能完全不圖甚麼，而甘心地照張翔的安排做事。

陳典文呆了半晌，道：「老拐死了，這……怕只是他一個人知道了。」

唐榮吃力地吞下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許老拐他並沒說蘭姑在那裏？」

陳典文搖着頭，手放在臉上重重地撫着，說道：「沒有，我想，他是真的不知道！」

唐榮道：「少爺，我們怎麼樣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找那個十年前，曾看到過蘭姑的李和順去，也許，能找出一點頭緒！」

唐榮拍着口袋，道：「少爺……」

陳典文沒有再說甚麼，向前直走了出去。

陳典文向前走，在兩邊全是高牆的小巷之中，曲曲折折地走着，一直到一家祠堂的門口，才停了一停，那家祠堂，也不知道是那家的，門口破敗得可以，門有一半已經不見了，另一半也歪在一邊，門口的匾上，全是蜘蛛網，大門內，野草比膝還高，祠堂的一邊，是一個塘，可是水也早乾了，只有一點紅藻，在塘底的污泥之中，隨風搖動着，陳典文在祠堂前停下來。

唐榮苦笑着，道：「少爺，到這鬼地方來幹什麼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進去看看，裏面有沒有人？」

唐榮攤着手，笑道：「擔保沒有人在這裏，找鬼比人還容易，誰不知道破祠堂裏沒有人，滿清旗兵屠揚州的時候，死了半城人，這祠堂的後人，早死絕了，這是出名的鬼地，誰來！」

陳典文有點發怒，喝道：「去瞧，有沒有人。」

唐榮嚇了一跳，立時轉身走了進去，陳典文慢慢來到門口，轉過身，祠堂的門外，全是兩尺見方的石板，石板之中，也長滿了野草，陳典文踏着石板，低着頭，數着，橫直走了幾遭，才站定在一塊石板之上。

唐榮也走了出來，道：「真瞧過了，沒有。」

陳典文道：「過來，把這塊石板掀起來。」

唐榮呆了一呆，立時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少爺，這裏……這裏……」

陳典文點頭道：「這下面，有五萬兩金子，全是老拐的，看來，張翔一點也沒有探到鹽幫寶藏的秘密，這裏沒有人來動過！」

陳典文一面說，一面後退了一步，唐榮俯下身，十指用力一插，插進了石板石板之間的隙縫之中，用力向上一掀。石板應手而起，石板下，是一窩大蚯蚓，正在蠕蠕而動，唐榮雙手亂抓，將石板下的泥塊，大把大把地拋開去，當石板下出現一個兩尺來深的坑時，唐榮抬起頭來，雙手抓住了一隻鐵箱的環，用力向上一提，提了起來，重重放在石板之上。

陳典文道：「總共有二十箱，我們先取一箱就夠用了，再掩上吧！」

唐榮道：「少爺，這……全是潘老太公埋下的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這個問倒我了，自然是潘清入關之前的寶藏，潘子拆了潘家老宅，也找不到甚麼，那裏知道，揚州城裏，遍地是金子！」

唐榮已用力打開了箱蓋，黃澄澄的金子，在夕陽之下，發着耀眼光芒，唐榮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要是叫人無意間發現了，這人可發大財啦！」

陳典文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誰會沒事在路上亂掘？走吧，我們這就到上海去。」

唐榮脫下上衣，將鐵箱裹好，再將土撥回去，蓋上石板，弄得看來全然和未掘過石板一樣，才和陳典文，一起離開了祠堂。

有了金子，辦事就容易，他們沒在揚州逗留，連夜僱船，到了上海，買了船，沿海北上，到了連雲港，在連雲港停了一停，又直放陳家港。

唐榮先上岸，調查李和順的一切，等陳典文在陳家港的集上，見到了李和順，可是，他們却沒有想到，李和順父子同名，老李和順，早已死了，而且，他們也知道，當年揚州名捕徐標，也在鹽場上。

在李和順和徐標商議的那個晚上，陳典文和唐榮也在商議着。他們決定，要知道老李和順，是怎麼死的。

李和順夫妻，要是死於非命，那就可以證明，當年張翔明裏派潘七叔出來找蘭姑，暗裏另有人派出來，連帶潘七叔的死，也很有可疑了！

事情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，李和順夫妻的屍體，當然已經只剩下白骨了，要查驗出他們是怎麼死的，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。

但是陳典文却有信心，因為在揚州，他和那個自稱「鹽幫總管」的王老六交過手，王老六竟會使用傳說中已失傳的毒藥「孔雀綠」，那麼，老李和順一定是死在張翔請來的高手，古怪手法之下，老李和順的死，在外表看來，一定極其自然，因為據小潘和順的說法，連幹了半輩子捕快的徐標，都沒看出怎麼死的！越是在表面上看來，毫無可疑的死法，在骨子裏，一定可以找出真正的致死原因來。

陳典文心中奇怪的是，他們在上海，買了那艘船，一直沿海北上，鹽幫的人，一定早已查知他們的行踪，為甚麼一點行動也沒有呢？他們並沒有打算掩飾自己的行踪，一買下了船，第一件事，陳典文就是將那面金扇，釘在船尾上，雖然並不十分搶眼，但是以張翔行事周密，以他現在勢力之龐大，眼線廣佈之下，一定早已知道了。

那麼，他為甚麼一點也不採取行動？在等甚麼？這種平靜，反倒使陳典文心頭，感到了一股重壓。

陳典文心頭感到的那股重壓，就像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，就像是現在的天氣。

天色更陰晦，明明是大白天，可是到處一面灰濛濛，在亂葬崗上，這種陰天，更透着說不出的陰森，陳典文一直背負雙手，站着，望着烟霞迷漫的遠方，前面好像已在下雨，看出去，一切東西，都像隔着幾重濃濃黑黑的紗一樣。

唐榮仍然在運着鐵子，泥土一塊一塊飛起來，在他的身側，已出現了一個坑，坑中有兩具並列着的薄皮棺材，棺材的敗木，已經朽成了黑色，唐榮停了手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少爺，見棺了！」

陳典文轉過身來，向兩具敗棺望了一下，神情看來很苦澀，他心中在想，要是躺在棺材裏的老李和順沒有死，那該多好，他一定會詳細告訴他自己，當年遇到蘭姑的情形，或許蘭

姑還曾告訴過他，要到甚麼地方去，那麼自己可找到蘭姑了。

不過，陳典文只是微為幻想了一下，立時就回到了現實中來。他知道，在如今這時刻，幻想是沒有用的，自己要對付的事太多了，唐榮固然是一個好助手，可是對付張翔這樣的對頭，有唐榮和沒有唐榮，幾乎是一樣的，因為對頭實在太強了，強到了陳典文在自己的船上，好幾晚上，會莫名其妙地驚醒。在心底深處，他自己知道，自己是鬥不過張翔的，可是他不能停止，他一定要和張翔鬥下去，直到分清你死我活為止。

陳典文定了定神，向唐榮作了一個手勢。唐榮向那兩具敗棺，喃喃說了一聲「得罪」，手起鎗落，已將一具敗棺的棺蓋，鎗了起來。

棺蓋一起開，一股臭異的惡臭，撲鼻而來，那股臭味是這樣惡毒和濃稠，好像是有實質的東西一樣，令得唐榮不由自主，後退了一步。唐榮捱住了氣，又是一鎗，再將另一具敗棺的棺蓋，也鎗了開來，然後，迅速退了開去。過了一會，等到那股惡臭散開了，他們才又來到棺前，棺蓋鎗開之後，很明顯可以看出來，棺中是一具女屍、一具男屍。兩具屍體，已經只剩下白骨了，在白骨上，覆着的是些顏色灰敗的布片，可以見得他們兩人，殮葬時所穿的，也根本不是衣服。

在白骨的骷髏體旁，還可以看到一點稀疏的頭髮，陳典文看着，取出一幅白絹巾來，撕開了兩半，遮了一半給唐榮，要來紮住了口鼻。

用白絹中紮住了口鼻之後，惡臭才不致那樣攻鼻，陳典文拾起一根枯枝來，將白骨上的布片，慢慢撥開來，兩具白骨都很完整，骨頭一根也沒有斷，白森森的骨殖，在陰濃的天色中，看來很奪目，從骨殖的顏色來看，兩人也不像是中毒死的。

這倒很出乎陳典文的意料之外，看來老李和順夫妻的死因，並無可疑。

然而，那是不可可能的，他們兩人，在老李和順遇到蘭姑之後不久，就死在黃河口，他們雖然是一雙普通的鹽民夫妻，然而他們的死，一定和鹽幫驚天動地的大反響有關聯的。

陳典文又走近了些，俯下身，就在這時，他看到，在男屍的骷髏的頂門上，有一點亮晶晶的東西，那東西極小，若不是陳典文站的角度，恰好可以看到那一點反光，是決不會發現的。陳典文跪地地了一怔，抬頭向唐榮看去，唐榮立時走了過來，陳典文讓開了一些，指着男屍的頂蓋骨，唐榮側身，也看到了那亮點，震了一震，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了，根本沒有法子鑽得往。

唐榮一伸手，自陳典文的手中，接過骷髏來，道：「別麻煩了！」

他一面說一面將骷髏托在掌中，右掌已一掌向骷髏上拍了下去，一陣骨裂聲過處，整個骷髏被他一掌拍得散了開來，鼻孔以下的碎骨，全落到了地上，唐榮的左手緊了一緊，又是一陣骨碎聲，將頭蓋骨又捏得更碎了一些才攤開手掌來。

等到唐榮手掌再攤開之際，陳典文和唐榮兩個人，都不由自主發出了「啊」地一聲響。那一點露在頭蓋骨外，看來其細如髮的白金絲，已經全顯露出來了，足足有三寸來長，緊緊嵌在頭蓋骨上，陳典文忙伸指甲，將之挑了出來，平放在掌心中，利那之間，他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寒，那是由於他心頭的震悸，而不是由於已經大滴大滴滴下來的雨點。

已經下雨了，雨點大而密。

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，都站着不動，雖然雨水已迅速地順着他們的頭髮，在向下淌着，可是他們甚至不知道已經下雨了！

他們盯着那根白金絲，連眼都不眨。

老李和順是怎麼死的，已經很明白了，白金絲雖然細，可是自頂蓋骨上，直穿了進去，任誰也非立時喪命不可。他們也明白，何以作了半輩子捕快，老於作作的徐標，也不知老李和順的死因，白金絲如此之細，又全穿進了頭蓋骨之中，當人才死，還有頭髮之際，誰也找不出他的死因來。

老李和順的死因已經明白了，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的心頭，却決不是滋味。

唐榮指了女屍一下，道：「她……也是這麼死的？」

陳典文作了一個手勢，唐榮又將女屍的骷髏，取了起來，仔細看看，果然，在女屍的頭蓋骨上，也有一點露在外面的白金絲，唐榮又待伸掌去拍，陳典文一攔手，道：「留着，帶在身邊。」

唐榮猶豫了一下，要帶一個骷髏在身邊，雖然是一出生入死，決不皺眉的豪俠，心中總不免有一種異樣的感覺，骷髏是屬於死人的，死人是屬於另一個、活人對之一無所知的神秘領域的，那種感覺，自然也有說不出的神秘之感。

唐榮嚥了一口口水，抖出一塊布來，將骷髏包了，繫在腰際。

雨越下越大，鎗起來的泥塊，全成了泥漿，他們兩人身上全濕透了，唐榮草草連泥帶水，鎗進坑中，將坑填平，和陳典文一起離開了亂葬崗。

雨一直那麼大，兩頭驢子的身上，叫雨水一淋，看來格外油光水滑，驢蹄踩下去，水濺起老高，他們一直來到鹽河邊上，才看到有一艘船停着，唐榮隔老遠就叫道：「船家，船家。」

等到他們來到了河邊，才看到一個人，穿着蓑衣，躬着身，從船艙中走了出來，頭上的斗笠，簌簌地往下淌着水，也看不清他的臉面。一到河邊，兩人下了驢，唐榮大聲叫道：「借你的船避一避雨。」

那穿蓑衣的道：「只怕船裏窄——」

他話還沒有講完，陳典文和唐榮兩人，已經一躍上了船，那穿蓑衣的呆了一呆，將斗笠向上頂了一頂，道：「真邪門，這兩天見到的人，怎麼全會飛？」

唐榮已經躬身進了船，陳典文聽得那人這樣說，心中一動，轉頭道：「還有什麼人會飛？」

那船家說道：「在船裏面，也是避雨的。」

陳典文心中又一凜，立時去看唐榮，只見唐榮躬着身，就堵在船口，顯然是他要進船，可是還沒有進去，就看到船裏有什麼異樣的物事，所以僵在船口了。

陳典文唯恐唐榮吃虧，忙道：「先出來。」

唐榮身子一縮，離開了船口，陳典文搶前一步，一矮身，來到了船口，向內看去。他在向內看去之際，已經作了準備，單掌當胸，目光如電，船艙中又小又窄，而且，到處在滴滴嗒嗒地漏雨，比外面的情形，好不了多少。

在又窄又窄的船艙的一角，並肩坐着兩個人，那兩個人一身灰衣，身子縮成一團，都是雙手抱着膝，兩個人四隻眼，看來隱隱閃光，他們一動也不動地蹲坐着，可是看來，却給人一種極其脅迫的動感。

陳典文略怔了一怔，又向前跨了一步道：「兩位，對不起，外面雨太大了！」

那兩個灰衣人中間的一個，聲音很冷，道：「船裏也好了多少！」

陳典文道：「總好多了！」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地址姓名款寄

號帳款收

第112677號

名戶款收

新臺幣

郵局辦經

手續費

次

元

角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地址姓名款寄

號帳款收

第112677號

名戶款收

新臺幣

郵局辦經

手續費

次

元

角

訂時報周刊

隨訂隨送

溫莎衛得浣 禮盒

必治妥
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，再送必治妥禮盒，含綠野利梳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，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妥禮盒壹份。

時報周刊

85 刊周報時

在陳典文的身邊蹲下來，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，那穿軍衣的船家，向船裏張望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船艙實在太小，蹲坐了四個人，已擠不下他了，他只好站在外面。

雨仍然很大，雨點落在蓋簾的簾簾上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音，船中四人，誰也不出聲，只是不時各自用陰冷的目光對望着。

他們雙方，並沒有盤問對方的身份，但是實際上，根本不必盤問，心中都一片雪亮，知道對方是什麼人。

靜默維持了好半晌，才由陳典文首先打破，陳典文先冷笑了聲，道：「原來張先生沒有開着！兩位來自何處？」

一灰人道：「界首。」

那兩個灰衣人，又是悶哼一聲，一個道：「你陳先生太忙，他張先生當然不敢開着！」

那兩人的口音很奇怪，陳典文要小聽才能聽得懂，他向唐榮望了一眼，唐榮望竟跟他久了，知道陳典文想問什麼，立時就着船板中的滴水，在板上劃出了「界首」兩個字。界首的口音，十分奇特，陳典文聽來有點不懂，但是唐榮從小南關北蕩，諳通南北各地的鄉談，一聽就聽出了這兩個灰衣人的籍貫。

陳典文的心中，迅速想了一想，江湖上有頭臉的人物之中，籍貫界首的，他一時也想不起來。

陳典文又傾聽了一下，四周圍除了雨聲之外，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，這兩個灰衣人，是張開的手下，那已是沒有疑問的事了，看來他們落了單，遇上了自己，那算他們倒楣，好歹也得在他們口中，問出點什麼來。

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兩位貴姓？」

那兩個灰衣人看來很鎮定，不過他們的眼珠，在不斷轉動，可以看出他們心中也知道，自己的處境，十分不妙，陳典文一問，一個道：「姓包。」另一個道：「姓么。」

一個答姓「包」還不稀奇，另一個說「姓么」，陳典文又呆了一呆，以為自己沒有聽懂。

陳典文一呆，唐榮也一怔，立時在陳典文耳際道：「少爺，界首么爺，是通渠湖水賊的！」

船艙上能有多大，而且唐榮是個粗人，嗓門大，脖子粗，就算在他來說，是「附耳細語」，聲音也不會低到那裏去，他一說，那兩個人又互望了一眼，那姓么的道：「唐爺好見識！」

陳典文笑了一下，十指交叉，雙手輕輕地向後，反拗了一下，指節發出了一陣清脆的「必必」聲，道：「兩位，既然相遇，我有幾句話要問，我和你們並無冤仇，不想怎樣，你們可要明白才好！」

那兩人的身子動了一下，陳典文的話，聽來平和，實際上，充滿威脅，他們怎會不明白，那姓包的立時道：「陳爺，問我們，可問不出什麼來。」

陳典文聲音一沉，冷冷地一哼，道：「能問出多少，就問多少，你們見過蘭姑沒有？」兩人互望了一眼，姓包的道：「沒有，只聽說過，她是個美人兒，是不是？」

陳典文的聲音更冷：「也在那裏，你們聽說過？」

兩人一起冷笑着，道：「你是明眼人，別充瞎子，問你們自己就行了！」

陳典文的眼角牽動了一下，這兩個人可能是新來鹽幫的，自然一切全聽張翔的安排，張翔散佈了謠言，說蘭姑是做出了對不起他的事情，和自己在一起，看來鹽幫上下，全都深信不疑。

陳典文又問道：「兩位到這裏來幹什麼？」這問題問門見山，那兩人互望了一眼，這會由那姓么的開口，道：「陳爺你還有不明白的？自然是衝着你，你昨晚傷了一朵青，要動手，少廢話！」

陳典文陡地一怔，道：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

姓包的雙肩聳了一聳，看來像是正在鼓氣，道：「一朵青，你廢了他一隻手，出手好辣！」

陳典文還沒有回答，唐榮已忍不住罵了起來，喝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

他這裏一喝，罵那兩人陡地一聲大喝，身子直起，「呼呼」兩聲響，頂開船艙頂的簾簾，人也向上，直竄了起來，唐榮跟着叫道：「別走！」

陳典文沒出聲，只是順手抓起一塊船板來，打橫揮出，船板脫手，正打在那兩人的足踝上，兩人眼看已要拔出去了，又一聲怪叫，「砰」兩聲響，重重地跌回船艙來，臉色發青，全身發抖。

陳典文望着兩人，艙頂上穿了一個大洞，避雨是誰也避不成了，船家在船頭，目定口呆地望着，一聲也不敢出，陳典文又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我沒有見過一朵青，他怎麼樣？廢了一隻手？」

姓包的一面哼唧，一面道：「右手齊腕斷了，他的兩個師兄，護着他回揚州去了！」

陳典文向唐榮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明地、暗地裏跟着我們的人，可真還不少！」

姓么的大聲道：「告訴你，這條道上，上百人都有。」

陳典文道：「那算是張先生瞧得起，他怎麼不動手，在等什麼？」

姓包的瞪着眼，看來他倒是個硬漢子，大聲道：「姓潘的淫婦對不起他，他可是好人，好歹還想見那淫婦一面，問問明白，所以只要我們跟着你！哼！」

一時之間，陳典文還不明白「姓潘的淫婦」是指的什麼人，可是他立即明白了，那姓包的說的是蘭姑！利那之間，他血向上冲，蒼白的臉，變成了紅色，唐榮忙閉了眼睛，那姓包的口出不遜，唐榮可不想看他自食其果的慘相，陳典文陡地一聲大喝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姓包的胸口，姓包的大叫起來，道：「抓死我，也是那麼說！」

唐榮閉着眼睛，聽得在那姓包的怪叫了幾句之後，接下來，就是「卡卡」兩下響，再接下來，就是一陣「得得得」的聲響，唐榮不禁怔了一怔，那「卡卡」兩下響，一定是陳典文心中怒火上湧，出手重了一些，將姓包的肋骨，抓斷了！

兩根，肋骨叫人抓斷了，自然得發出慘嗚聲來，然而，那「得得」聲，又是什麼呢？

唐榮忍不住睜開眼來，只見那姓么的嚇得縮成了一團，敢情是他把不住在發抖，牙齒相叩，發出來的聲響。再去看陳典文時，已由紅而白，變得比平時更白，那姓包的口中、鼻中，都向外沁着血，可是臉上仍然是一副倔強的神色。

唐榮最愛硬漢，一看姓包的這種神情，心中倒起了幾分憐惜之意，忙道：「少爺，這人！」

陳典文不等唐榮講完，也已經鬆了手，那姓包的「砰」地一聲，跌了下來，跌得太重了些，將小船的艙板壓斷了兩塊。

唐榮瞪了那姓包的一眼，冷冷地道：「你想找死，口裏就再不乾不淨。」

姓包的抹了抹口鼻湧出來的血，一樣瞪着眼。姓包的一面瞪眼，一面又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他奶奶的，為什麼嫁了人不到半年，就踪影不見，勾漢子去了？我可沒三不四，不過那樣叫什麼，我可不知道！」

唐榮又好氣又好笑，看來，那姓包的，竟是個渾人，唐榮生怕陳典文再度出手，姓包的定要禁受不起，立時向陳典文望去。

只見陳典文蒼白的臉上，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來，甚至看來眼皮也十分沉重，連眼都睜不開來，唐榮挪了挪身子，道：「少爺，我們走吧！」

陳典文陡地抬起頭來，伸手用力一撥，將唐榮的身子撥開，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，一個跟頭，倒撞在艙壁上，「嘩」地一聲響，將艙壁又撞坍了一半，雨更像倒水一樣，倒了進來。

雨水將陳典文的頭髮，緊貼在他蒼白的前額上，他盯着姓包的，道：「是，蘭姑不見了，你們可曾想到，她是叫人謀害了？」

姓包的看來更不好受，雨洒在他的臉上，將他口鼻處流出來的血，全化成一條條，順着他的鼻子，向下流着，他聽得陳典文那樣說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害她？誰害她，你是說，她不是存心跟你走，是你勾引她的？」

陳典文忍住了氣，這時候，他的心口，像是有幾千百斤壓力，在向外用力漲着，就要令他的胸膛炸開來了，所以他的聲音，聽來十分異樣，道：「我說是張翔，他……他害蘭姑！」

姓包的陡地笑了起來，他雖然一個字也沒有說，可是從他一面笑着，一面牽動了的肋骨，疼得臉上變色，口中噴血，但仍然忍不住要笑的那種情形看來，顯然，他心中認為陳典文所說的，是絕無可能之事！

陳典文並沒有出聲，只是在他的眼神之中，流露出絲絲其悲哀的神色來，緩緩地轉動眼珠，向姓么的望了過去，姓么的仍縮成一團，身子也仍在不斷抖着，陳典文一向他望了過來，他喉際就發出了「咯咯咯」三下響，一連吞了三口口水，然後，才用顫抖的聲音道：「陳爺……老實說……我怕死，不過……你才說的……就算死了，我也……不信！」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年費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半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時報周刊

* 活生 / 味趣 / 識知 / 聞新 *

閱訂期長有只
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

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
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



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-8720 ● 話電
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-3141 ●
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● 址社

| 欄 信 通 | |
|-------|------|
| 茲新訂閱 | 時報周刊 |
| 自 期至 | 期止為荷 |
| 訂閱人 / | |
| 收件人 / | |
| 地 址 / | |
| 電 話 / | |

全年(52期)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
半年(26期)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

大蛇血

10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林崇漢



着，就像是有萬千條蛇在流竄一樣，唐榮奔得急，不暇向地上看，陡地一腳踏下去，踏了一個空，「噢」一下，水花四濺就跌進了水中。

唐榮水性不怎麼樣，陡然之間，到了水中，心裏一慌，就吞了兩口黃泥水，好不容易掙扎得站了起來，才弄清楚自己跌進了一道溝中，水深齊胸，湍急無比，湧了過來，唐榮站在水中，水湧過來，被他的身子所阻，激起老高的水花來，以唐榮那樣的大個子，倘且有站立不穩之感。他定了定神，抹去臉上的水，正準備跨上溝去，突然在水裏，像是有什麼東西，撞了他一下。唐榮心裏暗罵了一聲，伸手向水中就撈，一撈就撈了個正着，向上就提。

他本來心想，這一提，不論在水中衝過來的，是什麼，總可提出水面來的了，却不料水中的那東西十分重，一提之下，非但沒有提起，腳下一滑，又跌進了水裏。

唐榮在水裏掙扎了一下，又喝了兩口黃泥水，再站了起來，雙手一併，將水裏的東西，提了起來，用力向岸上一拋。將水裏的東西，提了起來，用力向岸上一拋。將水裏的東西，提了起來，用力向岸上一拋。

等到他將水裏那沉重的東西，拋出了水，他才陡地一怔，在水裏衝過來，給他抓住了的，原來是一個死人！

唐榮一面喘着氣，一面拖泥帶水，自溝中爬了出來，氣不打一處來，一脚踢得那死人翻了一個身，向那死人看去，只見那死人的臉皮，是厚厚的一層死灰色，看了令人噁心，不但是臉皮，整個身子都在發脹，以致他身上衣服，看來像是裹在粽子上一樣，那自然是人死了之後，在水裏浸過不少時候之故。

對於一個這樣難看的屍體，唐榮當然不會有太大的興趣，何況他還緊要着去追陳典文，踢了一腳之後，正待向前拔步奔去，陡地一眼看到，那死人全身發脹，可是唯獨胸前坍下去了大片。

唐榮是武術的會家，一看到這情形，就不禁一怔。這情形，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，這人生前，胸前受過重擊，十幾條肋骨可能全斷了，才會這個樣子！

唐榮一想到這一點，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這多看了一眼，又看出一點名堂來了。

他看到那死人的手裏，緊緊捏着一隻黑布包袱，抓得如此之緊，看來五根發了白的手指，像是做了鬼也不打算將之放棄一樣。

唐榮雖然不是粗人，可是看了這種情形，他也不禁自然然而然，發出了一陣感嘆，他一面抹着臉上的水，一面喃喃地道：「放開點吧，那包袱裏就算有金銀珠寶，老兄你也用不着了，還不肯放開？」

死人當然不會回答他的話，只是在大雨之下，灰白的眼珠，可怕地瞪着，唐榮俯下身，想將死人的眼皮撫下來，可是屍體已經發了脹，眼皮是撫不下来的了，唐榮嘆了一聲，用力一扯那布包裹，在他用力一扯之下，倒將死人的手指，扯斷了兩根，斷手指仍然搭拉在布包袱上，看來極其駭人。

唐榮又喘了幾口氣，順手抖了抖包袱，抖出了幾件舊衣服來。

在舊衣服之中，好像還有一件什麼東西，一跌出來，就跌進了水窪中，也看不清是什麼，唐榮也懶得再俯身去拾，順勢向窪中一脚踢去，將那件東西，踢得飛了起來，等到那件東西，一向上飛起來，唐榮一眼看見，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怪叫！

那東西在被踢得向上飛起之際，恰好在唐榮的臉前掠過，唐榮在一瞥之間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面令牌，是雙龍爭珠令！

唐榮怪叫了一聲，便了一便，再抬頭向上看去，給他一脚踢了起來的令牌，兀自在半空中翻着滾，叫豪雨一淋，更顯出它那深紫色、發光的特質來，那不是雙龍爭珠令是什麼？

唐榮再發出了一聲怪叫，頭仰上看，向前直衝了過去，他竟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，這令牌，別說講給人家聽，就算他自己對己說上一萬遍，他也不相信。

他向前奔去，原是想伸手將雙龍爭珠令接在手中，可是，他心實在太緊張了，那種緊張，全然是一種虔誠的教徒，發了宗教之後，有一股極其的內疚之感，唐榮打從十二歲，背井離鄉，出來走江湖，過了半輩子闖蕩江湖的日子，也一直是雙龍爭珠令的骨幹份子，凡是鹽幫中人，對於雙龍爭珠令，都有一股莫名的崇敬之感，而他剛才竟一脚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！

他心情緊張，向前衝去，一不小心，又向前滑了一下，「叭」一聲，仆地跌進水窪之中，後腦上，「卜」地一下，一件物事撞了下來，撞得他生疼，接着，撞着他後腦的東西，落下來，落在他的面前，正是叫他一脚踢了起來，又自半空中落了下來，雙龍爭珠令！

雙龍爭珠令就在眼前幾寸處，唐榮也忘了腦後的疼痛，口中連聲道：「邪門，邪門！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就爬起，跪下，就着水，叩了一個頭，這才雙手，恭恭敬敬，將雙龍爭珠令，請在手中。

他雖然早就知道鹽幫中人，可是對於雙龍爭珠令，也不過遠遠地看過幾次，從來也沒有這樣近，將之捧在手中，仔細地看過，他一面仔細地看，一顆心怦怦地跳着，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才緩緩站了起來。

可能已經過了很久，天色看來更加陰晦，但是雨卻已經停了許多。

直到這時，唐榮才如夢初醒，陡地叫了起來：「少爺！」

他的叫聲，在曠野之中，悠悠地傳了開去，可是哪裏有人應他？

唐榮用力在自己的腦袋上拍了兩下，解開濕透了衣服，將雙龍爭珠令，貼肉藏好，又隔着一層衣服，輕輕按了幾下，肯定令牌確是在自己身上，才向那人看去。

唐榮望着那死人，死人的臉發脹，變形，完全認不出他是什麼人，唐榮自然不會想到，那死人，正是叫一朶青他們哥兒三人打死了的徐標。

他擡着頭，弄不清是怎麼回事，也想不出，為何鹽幫的雙龍爭珠令，竟會叫這個人包在幾件破衣服之中！看來這個人並不是不知道雙龍爭珠令的來歷，要不然，他也不會臨死還緊緊抓着。

着雙龍爭珠令不放。

唐榮呆了片刻，這時，他急於要找到陳典文，要向他報告自己發現雙龍爭珠令的經過，所以他又向前，追了上去，可是，足足追出了十里來地，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，還是沒有陳典文的踪影。

唐榮嘆了一口氣，心想，這樣找下去，也不是辦法，可能陳典文已經回船上去了。

唐榮想了一想，認定了方向，又急急往陳家港走去，雨已經停了，天色迅速黑下來了，有一股極度的興奮支持着，唐榮越走越快，等到他進了陳家港，經過一家飯店，聞到擺在飯店外木案上燒酒食物的香味時，肚子才才咕咕地大叫了起來。

唐榮摸出了一個毫洋，順手拿起兩隻野兔，一手一個，大口嚼着，轉眼之間，一隻就只剩下了骨架，恰好一個半開門的破鞋，塗了一臉的粉，發着嗞，雙手拉住了唐榮，不叫他走，唐榮一反手，就將兔骨架子，塞進了她的口中。穿過了市鎮，來到海邊，向前望去，唐榮先定下了一會神。

船上，船艙中有燈光冒出來，那自然是陳典文早已回到船上來了。

唐榮又伸手在腦袋上整了一下，埋怨自己太笨，白奔了十幾里冤枉路，他踏着跳板，跳板在他的脚下，吱吱地響着，唐榮心情又緊張又輕鬆，雙龍爭珠令到了他的手中，他也可以想到，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之後的高興，也像是聽到了陳典文興奮的聲音在叫着：「走，我們上揚州去！」

唐榮一隻腳才踏上了甲板，就叫道：「少爺！」

他一出聲，只見船艙的門打開，眼前一黑，走了兩個人來。

一看到那兩個人，唐榮就陡地一怔；再一看，艙中燈光通明，人影綽綽，看來還像是有不少人，他這時知道不對頭了，身形一凝，那白網短打，連繫起的褲腳上，都綳着花兒，正是胡金、胡銀兩兄弟。

唐榮一看對方人多，本來是準備反身就走的，可是他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在船上，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已經着了他們的道兒。

由於不知道這一點，唐榮不能走，也不想走。不過唐榮也知道，自己這時候，決不能和對方動手，要是動起手來，雙龍爭珠令跌了出來，那就什麼都沒有了！

太湖石，足有百來斤重，唐榮還記得，那是陳典文在上海，花了兩百大洋買來的。

如今，這塊太湖石一砸在跳板上，跳板便齊中壓斷，太湖石也跌進了海中。

唐榮一面罵，一面身子騰起，跳板雖然斷了，船離岸不過丈許，倒也不倒他，身子一騰起，就向岸上竄去，再聽得身後呼喝之聲傳來，唐榮也不轉身，腳一點地，立時向前奔出。

他奔出沒多遠，前面黑處，有四條人影，疾撲了過來，唐榮也不停步，拳頭直擊了出去，「砰」兩聲，撞在兩個人的臉上，那兩個人固然連聲都未出，唐榮的拳上，也一陣痛。

唐榮向岸地裏奔，後面的呼喝聲，也越來越近，陡然之間，唐榮只覺得後背上，緊了一緊，唐榮反肘擡去，却又叫他身後那人，伸掌托住了肘，接著，便是一陣陰森森的冷笑，道：

「唐榮，你可不是落荒而逃的人！」唐榮不禁苦笑了一下，他自然不是落荒而逃的人，可是這時，他不能不逃，他身上有鹽幫的雙龍爭珠令，他擔的干係太大！

他身後那人，一說完了話，就鬆開了手，唐榮轉過身來，在他眼前的，正是新任鹽幫的總管，一口川音的瘦小頭王老六。

唐榮瞪了眼，叫道：「好哇，人真不少！」王老六一揚手，道：「剛才我要殺你，你已經沒了，還是上船去我有話說！」

唐榮在他一揚手間，看出他的掌心，夾着一個上面有尖刺的小鐵片，尖刺之上，有着一個觸目驚心的暗綠色，唐榮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氣，要是他剛才抓住自己的後肩時，這尖刺發力，刺了進去——

唐榮想到這裏，忍不住縮了縮肩。他道：「有什麼話，只管在這裏說！」王老六點頭道：「好，我們雖沒見到陳典文，見了你也是一樣——」

他的話才講到這裏，陡然之間，「呼呼」兩聲響，兩個人直飛了起來，重重落在地上，緊接着人影一閃，陳典文已站到了王老六的面前。

陳典文來得如此突然，王老六和自船上追出來的那些人，全都吃了一驚，不過王老六却仍是陰着一張臉，不動聲色，唐榮看眼裏，心中也不禁自叫了一聲：「好！」

王老六非但不驚，而且還立時接了話講了下去，道：「陳典文來了更好，張先生說，違教已久，想請陳爺到揚州去相會！」

陳典文的神情，看來很冷淡，頭髮還是濕漉漉的，他的語氣也出奇地陰冷，道：「我們在揚州時，張先生為什麼不提相見這件事？」

王老六向前踏出了一步，道：「這事難怪張先生，陳爺來得突然，鹽幫上下，知道陳爺來了，羣情洶湧，張先生怕要鬧出事來，是以要等陳爺走了之後，好好安排一番，再請陳爺去相會！」

王老六那樣說法，陳典文一時之間，真有點不怎麼明白，可是他只是略想了一想，還是明白了，看來，張翹還是要將「勾引蘭姑」的莫須有罪名，加在他的身上，要使他變成罪人！陳典文的心中，自然十分惱怒，可是他也知道，如今決不是發怒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，是以

他看來，比平時更冷靜，冷笑着，道：「我到揚州，會使鹽幫上下，羣情洶湧，閣下用孔雀綠毒死了許老拐，鹽幫上下，不知會怎麼說？」

陳典文只當自己這個問題，對方一定十分難以回答，却不料王老六六人不起眼，不但武功奇詭，應對也是流利之極，立時道：「鹽幫上下都會齊聲說一聲該死！」

陳典文陡地一呆，一時之間，倒不知如何接口才好。王老六一句話講完，很有得理不饒人之勢，立時又接着道：「去是不去，請陳爺回一句話！」

陳典文仍然不出聲，這時，他正在細細玩味王老六剛才的那句話。許老拐是死在他的毒計之下，而王老六却說鹽幫上下，若是知道了這件事，不過是齊聲說一聲許老拐該死而已。

這句話，自然不是為了爭一時之氣而說，而是有極深的寓意在的，王老六雖然沒有明言，但是只要想深一層，就可以很明白，如今鹽幫上下，已經全是張翹的人，張翹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幫，他說許老拐該死，就沒有人會再說個「不」字！

要不然，像許老拐這樣的重要人物死了，不引起軒然大波，是不可想像的事！地上還有積水，積水在黑暗之中閃着光，所有人的目光，全集中在陳典文的臉上，但是陳典文看來，却有一片惘然之色。他一時之間，實在想不出該如何決定下來，他曾經以為，如果能將蘭姑找出來，那麼，事情或者可以挽回，但現在看來，蘭姑在各人的印象之中，已經成了「淫婦」，就算她再現身，也不會有必勝之道的了！

陳典文在考慮間，王老六又「嘿嘿」冷笑着，道：「陳爺，張先生又會吩咐過，他說，世上有膽識的人，可遇而不可求，陳爺若是不想到揚州去，他也決不相強，只是請陳爺長住東洋，別再到本國來，因為他能原諒陳爺，只怕鹽幫上下兄弟不諒，那就諸多不便了！」

陳典文的血又在向上湧，不過他還是竭力忍着，而且，居然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不必激我，我並沒有說不去，是不是？」

王老六冷聲道：「那麼，陳爺是答應了？」陳典文這次答覆，十分乾脆，道：「是——不過我還有點事，一個月之後，定然回到揚州！」

王老六立時道：「好，有陳爺這句話，我就好向張先生交代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揚起手來，口中發出「噓」地一聲響，身子已向後退去，那些跟他一起來的人動作當真快得出奇，轉眼之間，和王老六一起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了！那些人一一走，唐榮已經急不可耐，像他這樣心急的人，要他硬生生地忍住那樣一個大秘密不說，實在是極其辛苦的事，他立時道：「少爺！」

可是陳典文看來，却像是不想聽他講下去，揚了揚手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

若是別的事，唐榮或許還能忍得下去，可是他在無意之中得了雙龍爭珠令，這實在是驚天動地大事，他如何忍得住？

儘管他看出陳典文不令他繼續說下去，他還是

是道：「少爺，我找到了雙龍爭珠令！」這句話一出口，陳典文也不禁陡地一怔，立時轉身，向唐榮看來，充滿了疑惑的神色，唐榮忙伸手入懷，道：「你不信，我給你看看！」

唐榮還沒取出手來，陳典文已伸手按住了他的手背，低聲喝道：「放着，這是什麼地方，怎能隨便拿出來！」

唐榮忙道：「那我們到船上去！」陳典文道：「這些人，到過船上？」

唐榮點點頭。陳典文道：「這艘船，我們也不能要了，走，我們這就離開這裏！」

曠野之中，黑沉沉地一片，他們連停都不停，就向前走着，一直到天亮，才來到了一個叫作「七套」的小集子上。

在那小集子上歇了歇腳，陳典文小心打量着人面，看定了沒有可疑的人，才向唐榮點了點頭，唐榮取出了那面雙龍爭珠令來，交給了陳典文。

雙龍爭珠令叫唐榮貼肉藏着，取出來的時候，摸上去，竟是熱的，陳典文提着雙龍爭珠令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唐榮却顯得很興奮，道：「少爺，這面令牌在我們手裏，總是大大有用！」

陳典文苦澀地笑了，道：「我倒寧願它不知所踪的好，這面令牌會落在不知名的人手裏——」

唐榮大是不明白，道：「少爺，這令牌——」陳典文嘆了一聲，道：「雙龍爭珠令是鹽幫的根本，你想想，蘭姑隻身出走，連令牌都保不住，她……她……」陳典文說到這裏，連聲音都發顫了。

唐榮人雖然渾渾，可是聽到這裏，他也不禁涼了一半。

陳典文的話再也明白沒有，若不是當年蘭姑的處境，危險到了極點，令牌決不會落在別人的手中，而蘭姑能夠化險為夷的話，她也必會設法將令牌取回來的，而今令牌出現，這不是喜訊，簡直就是蘭姑早已死了的噩耗！

難怪陳典文講話的聲音都變了！唐榮明白了這一點，低下頭去，不再說話。

陳典文緩緩地撫着令牌，往日的事，一幕一幕浮上心頭，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。

過了半會，他才小心將令牌收了起來，道：「唐榮，我到揚州去——」

這一次，唐榮可一點也不笨，陳典文才講了半句，他就大聲道：「我們到揚州去！」他在「我們」這兩個字上，特地加重了語氣！

訂時報周刊
隨訂隨送
溫莎衛得浣 禮盒
必治妥
訂全年52期，特價1100元，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，再送必治妥禮盒，含綠野利梳170cc、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。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，送必治妥禮盒壹份。

時報周刊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地址姓名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時報周刊 |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地址姓名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時報周刊 | |
| 戳郵局辦經 |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主管： 經辦： 局號：

請注意：一、帳號、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，以免誤寄。二、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，務請於交換前一、二天存入，必要時，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。

主管： 經辦：

令，對於事情，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，我只希望蘭姑沒有死，那麼，我就可以和張翔作個交易——

唐榮睜大了眼，望着陳典文，不知道陳典文究竟想說什麼。

陳典文道：「我是想，用雙龍爭珠令，和他換蘭姑的消息，那令牌對他，多少還有點用處！」

唐榮陡地站了起來，又重重坐下，過了半晌，才說出了一句話來，道：「這樣子，等於是將鹽幫，拱手讓給張翔了！」

陳典文突然一笑，道：「爲了蘭姑，那也不算什麼，我們幫會中人，總把自己的幫會，看得比天還大，我算是出去見過世面的了，要不是爲了蘭姑，我中途退出，又受了傷，說不定是哪一省的督軍，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軍隊，區區一個鹽幫，怎能比得上？」

唐榮用心聽着，還是搖着頭，的確，他就是將自己的幫會看得比什麼都大的那種人，在他看來，說什麼也比不上鹽幫的幫主來得重要！陳典文停了片刻，又繼續道：「鹽幫窖藏金銀的秘密，我想蘭姑始終沒說出來，要是找不到蘭姑，那該是永遠的秘密了，我只知道三處，一處已經動用了，另一處你是知道的，還有一處，是在——」

唐榮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算是什麼？」陳典文喝了一口火辣的酒，道：「算是交代一下身後事吧！」

唐榮想說些什麼，可是頓着口，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只是怔在那裏發傻。

陳典文反倒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算什麼，你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，人總要死的！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，人總要死的！」

唐榮無話可說，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。陳典文繼續道：「在荷香巷盡頭，有一口井，你是知道的？」

唐榮點着頭，道：「知道，那井的水特別清涼。」

陳典文道：「那口井的井壁，全是用一斤一塊的金磚砌成的，然後，外面再用糯米汁調了泥灰，塗在金磚之上，千年不掉，發掘起來很容易，你拿了這兩處的窖藏，設法離開中國。」

唐榮吞了一口口水，陳典文道：「我勸你別到日本去，到南洋去，那一帶，人又純樸，物產又豐富，你有那麼多金子，到那裏去，一定可以建一番基業，我沒有什麼別的話，只是勸你別再惦念着幫會，要多信信過書的人——」

唐榮到這時，才進出了一句話來，道：「你過書的人是靠不住的，張翔的書還不夠多麼？」

陳典文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像他那樣的人，究竟不多，你到南洋，買地、買礦，做什麼生意都可以，娶個老婆，不必再浪跡江湖了！」

不願意，也一定會照着自己的安排去做。而在陳典文想來，實在沒有再拖着唐榮上揚州去陪死的道理，那麼，也就不會有再妥當的安排！

唐榮仍是不出聲，陳典文也不和他講道理，只是道：「你看，我還是不是鹽幫的總管？」

唐榮一翻白眼道：「當然是！」

他這裏一個「是」字才出口，陳典文已經翻手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來，「拍」地一聲，拍在桌上沉聲道：「唐榮聽令！」

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，立時站了起來，行了一禮，垂手而立。

陳典文又將剛才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唐榮縱有萬般委屈，這時也無話可說，只得喉間發哽，道：「是，唐榮遵令，若不遵從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陳典文收起了雙龍爭珠令，他的心中，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，望着愁眉苦臉的唐榮，只覺得好笑。

陳典文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「我約了王老六在一個月之後到揚州去，就是爲了給你一個月的時間，你這就回揚州，切不可招搖，找幾個靠得住的人，一起行事，我和你一起到連雲，就要分手了！」

唐榮一句話也不說，這時候，他真後悔何以世事那麼巧，在大雨的曠野中，會讓他找到了那面雙龍爭珠令，正因為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，才會感到蘭姑一定是死多活少，才會有現在這樣的安排！

他們兩人，繼續走路，過了響水口，第三天早上，就到了連雲，陳典文當然說分手就分手，逕自僱了一艘船，出海去了。

唐榮望着漸漸遠去的船，嘆了半响，另取道回揚州，照陳典文的安排去進行不提。

陳典文又揚帆出海，並沒有目的地，他只是想靜一靜，一個人真正地靜一靜。

那艘船，船主的一家，有六個小孩子之多，可是船主早已吩咐了孩子，不准去吵陳典文，陳典文只是用着腥味的繩繩作枕，躺在甲板上。

他幾乎日夜都這樣躺在甲板上，望着藍天白雲，聽着海水拍在船上的聲音。

他一面在想着蘭姑，一面也在盤算着，到了揚州，該怎麼辦。

在浦口，他買了一輛四馬馬車，那四匹駿馬，還是一個外國領事養的，因爲要回國去了，才讓了出來，正好叫陳典文買了下來。

自駕着馬車，陳典文直奔揚州。一個天氣晴朗的上午，陳典文進了揚州。他那輛馬車，那四匹白馬，他那一身打扮，他的攝人氣度，令得他在街口馳過之際，將茶館中的人，全引了出來。而認得出陳典文身份的人，一看到陳典文，都有點發傻，他們立即想到，平靜的揚州，快要發生大事了！

陳典文左顧右盼，看來神采飛揚，雖然他的臉色，仍然是那樣蒼白，但是，一樣有一股非凡的氣勢，甚至令得迎面而來的，隊上兵，也不由自主，筆直地站着，等他的馬車駛過去。

陳典文的車，一直來到了離潘家大宅，只有兩個街口處，才遇到了阻礙。

自然是鹽幫已得了消息，所以派出人來了，陳典文向前看去，只見大街兩旁，行人絕跡，店舖全上了牌門板，前面路口，四十人排成兩列，一個個身形高大的漢子，站在當路，大聲喝道：「陳爺暫留！」

陳典文揚起馬鞭，「刷刷」地向馬身上抽了下去，車子的去勢更急，攔在前面的那些人，顯然想不到陳典文有此一着，一見車子向前衝了過來，立時散開，有兩個想冒險來拉轡頭，陳典文看得真切，馬鞭先左右各一，又是「刷刷」兩聲響，那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吼，立時縮回手去，手背上，已然劃起了兩道血痕。

陳典文的車子向前疾衝，轉眼之間，已將那兩排人，全拋在後面。

可是也就在這時，只見前面，有兩個人，悠悠閒閒，迎着馬車，走了過來。

這時，四匹駿馬，揚鬃踢蹄，氣勢驚人，再加上陳典文揮動馬鞭的「拍拍」聲，車輪在石板上碾過的聲響，和馬車向前疾衝而出的那股去勢，任誰見了，都不免要避上一避的。可是那兩個人，却悠悠閒閒地向前迎了上來。

馬車駛得快，簾動得自然也很厲害，陳典文一時之間，看不清這兩個人的臉面，只覺得這兩人體態優閒，而且，衣着十分奇特。

那兩人出現之際，離馬車還有六、七十尺之遙，但是馬車去勢快，轉眼之間，已來得十分近，陳典文揚鞭大喝道：「閃開！」他一喝，那兩人果然一左一右，閃了開來，同時，見他們一揚手，「嘩啦啦」一陣響。

隨着那一陣響，只見那兩人已到了馬車的兩旁，那陣一響，原來是兩人各抖出了一副三節棍，他們三節棍出手之後，不攻人，不攻馬，却向着馬車的車輪，疾砸了過去！車聲如此驚人，但是還是可以聽得三節棍舞動之際的呼呼風聲！

陳典文一見那兩個人的身形，就看出那是山東荷澤，于家的地趟三節棍法，也知道于家三節棍，除了中節是棗木所製之外，首、尾兩節，全是熟鐵打成的，沉重無比，難怪棍一攻出，聲勢就如此驚人，看來自己來得雖是突然，但張翔也早已有了準備，非要將自己在街上摔了下來不可！陳典文想揮鞭去打那兩個舞三節棍的漢子，可是却已慢了半步。

下期待續

時報周刊

活生/味趣/識知/聞新

閱訂期長有只
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

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
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



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-8720 ● 話電
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-3141 ●
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● 址社

欄信通

茲新訂閱

時報周刊

自期至

期止爲荷

訂閱人/

收件人/

地址/

電話/

全年(52期)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
半年(26期)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澳 | 亞 澳 | 歐、美 非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訂費 | | | |
| 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
| 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

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用郵撥：112677號

大城集

11



漢崇林／圖插 ● 我陽董／字題 ● 匡倪／著原 ●

只聽得車兩邊，各自傳來「嘩啦」一聲響，三節棍掃過，已將車輪，砸成了粉碎，那兩個大漢，就此一滾，已經滾出了老遠。

車輪雖碎，但是馬車的去勢，仍然十分急驟，沒有了車輪，車子仍然叫那兩匹駿馬，拖得向前疾衝了出去，自前面湧過來的一些人，在陳典文的馬鞭揮舞之下，紛紛呼叫着，向兩旁退了開去，眼看前面，就是陳典文再熟悉不過的鹽幫總部，潘家大宅的黑漆大門了！

大門前的街道上，雖然因為陳典文駕着馬車衝了過來，衆多大漢，攔阻不來，打得燦爛，可是站在門口，一字排開，身穿勁裝的八名鹽幫幫衆，却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，寒着一張臉挺立着。

陳典文的無輪馬車，直拖到了離黑漆大門丈許處，那兩匹駿馬也吃不住了，各自一聲長嘶，騰跳了起來，守門的八個人中的一個，向前踏進一步，道：「來客請通名！」

陳典文疾聲應道：「陳典文！」

隨着他一個「文」字出口，他人已向上，疾騰了起來，向着黑漆大門，直撲了過去。

這一撲，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，簡直是非同小可，宛若一陳狂風一樣，頭先要陳典文通名的那漢子，張大了口，看來還想講點什麼，可是隨着陳典文向前撲出，所帶起的那股勁風，將他要講的話，全都逼了回去。

陳典文像是出柙之虎一樣，一來到了門前，那幾個大漢想來阻攔時，陳典文雙腳還未曾落地，已一起躍出，「砰砰」兩聲響，落在黑漆大門之上，將兩扇大門，踹得向內，直倒了下去。

大門一倒，門內就傳來一陣呼叫聲，陳典文身子向下一沉，落在門上。

陳典文雙腳踏在他踹倒的門板之上，門板在高低不平的浮動，那是由於門板倒下之際，門內有不少人，走避不及，被壓在門板之下，這時正在掙扎之故。

陳典文也不出聲，只是面帶冷笑，身子再度拔起，已經到了影壁牆之上。

他在影壁牆的牆頭上站定，已經可以看到鹽幫大堂的正門和大堂前，那一色三尺見方，青石板鋪成，看來氣派極大的空地。

只聽得踏步聲不絕，自大堂兩旁，奔出兩隊勁裝漢子來，陳典文吸一口氣，向那些人看去，幾乎所有的人，全是生面孔。緊接着，大堂的亮廳，一扇接一扇打開，每打開一扇，就有三、五人，六、七人不等奔出來，奔到空地之上，站定了不同的位置，這些人，高矮男女，肥瘦老少全有，看他們奔出來時的勢子，好像雜亂無章，但是一到站定，却又井然有序，分明是久經訓練的健兒。

陳典文看了這等情形，心中也不禁嘆了一口氣。在他執掌鹽幫總管大權之際，雖說鹽幫上下，紀律嚴明，但要做到如今這樣地步，只怕也不能夠，因為鹽幫弟兄，究竟全是憑自己一股不怕死的蠻勁，在江湖上熬過來的人，誰都有自己的兩下子，要他們像士兵一樣聽話，那是談何容易之事。

可是，如今張翔却做到了！

對於張翔的治事能力，陳典文本就不懷疑，當年在刑堂之上，以一個即時入幫的幫衆身份，除下犯了死罪的許老拐外，鹽幫上下，一年之間，竟沒有犯規者，由此已可見一斑了！

陳典文定了定神，他站在影壁牆的牆頭，居高臨下，無論如何，總佔着地利，是以他一時也不想下來。

只見自大堂中奔出來的人，越來越多，轉眼之間，幾乎大堂前的空地上，全站滿了人，望下去，黑壓壓的一片，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，這才聽得三下鑼響。

陳典文畢竟是自小在鹽幫中出來的，一聽得那噹噹三下鑼響，就知道幫主出來了，剎那之間，他心中實是感慨萬千，時間不過短短十年，但是眼前一切，幾乎完全不同了。

鑼聲悠悠未絕，又是四個人走了出來，有王老六在內，其餘三個，陳典文却不認識，這四人來到大堂門口，站着不動，再接着，就看到張翔，瀟灑優閒，踱了出來，就站在四人之中。

張翔未出來之前，大堂前空地上人雖多，已沒有什麼聲音，等到張翔一出來，更是靜得人人屏住了氣息，甚至可以聽到後院風吹過，竹枝搖動時，竹葉所發出的簌簌聲，張翔一身寶藍色長衫，益發襯得他身形高挺，那副雍容儒雅的神態，還是那樣令人心折。

他一現身，向在影壁牆之上的陳典文一看，立時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陳先生，這毀門踹牆以應邀，不知是何時的禮數？」

陳典文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，但是他也沉住了氣，沉聲說道：「張先生，若論口舌之靈便，不如閣下很多，不必以此為勝！」

張翔居然立時正色道：「那是我的不是，陳先生請到大堂聚舊！」

張翔立時改口，而且請陳典文到大堂講話，那是再大路也沒有的了，陳典文犯險前來，自然也是爲了要和張翔談個分明，那麼他就該立時進大堂去才是。而他的心中，也的確想進大堂去，可是他卻仍然僵在牆頭，一時之間，臉上更是發熱。

從他所站的牆頭到大堂，說遠不遠，說近不近，約莫有四丈遠近，以陳典文的功力而論，一躍雖不可就，但只要在中途能略一點足，一式「燕子三抄水」，不必使足，就可以進入大堂了。

但是這時，在他和大堂之間的空地上，少說也站了兩百來人，那些人，分明全是各在武學上有獨特造詣的高手！別說他不能一下子就躍過這幅空地，就算能，也得在這些高手的頭上掠過去才行，就算這些高手不趁機出手偷襲，那也是對這些高手的大不敬，日後積怨相報，不知何時才能了結！

而如今，他若是向前躍去，到半途，身形下沉，要找地方立足的話，如何能够？除非他落在其中一兩個人的頭上和肩上，不然，萬萬不能，所以，張翔雖然已經出言相邀，陳典文却還是只好僵在牆頭。

剛才他自覺躍上牆頭，是佔了地利，深慶自己得計，可是如今後悔莫及了！

陳典文在牆頭發覺，張翔却又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請！」

張翔就有這個本事，分明是在他咄咄逼人，可是看來却還是那麼文雅，彷彿道理全在他那邊，而他話一講完，就轉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。

而在空地上的所有高手，這時，也一起抬起頭，向陳典文望了過來。

利那之間，陳典文只覺得那幾百道眼光，如同幾百柄利刃一樣，顯然是每一道眼光，都在等着他如何如鯽。他陳典文要是連大堂也進不了的話，那只有有一條路可走，乾脆反身向外躍去，再也別到揚州城來了。

陳典文自然不甘就此離去，儘管他的手心冒着汗，心頭怦怦跳着，可是在外表看來，神情也十分鎮定，只聽得他沉聲道：「得罪了！」

他一聲「得罪」，整個人，已向上拔了起來。

陳典文身形才一拔起，估計着他要在自己頭上越過去的那些高手，面上便盡皆變色，分明是想借此發作，有的衣袖之中，甚至響起了兵刃相交的金鐵交鳴之聲，可是陳典文畢竟也不是這麼容易就被難倒的人，他身子拔起之後，並不向前掠出，反倒身子向後微仰，手向上一伸，他早已觀準了門左的一棵大樹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大樹的橫枝，那是一棵大榆樹，橫枝經他一抓，向下略沉，壓得滿樹的榆葉，紛紛旋轉着落下來。

而陳典文則就着一沉又向上彈起之勢，整個人又向上彈了起來，落到了圍牆之上。

一到了圍牆上，他就哈哈一笑，身子在牆脊之上，直滑了過去，凌空一翻，動作快疾無倫，「騰」地一聲響，已經躍進了大堂之中。

這一手，不但輕功身法快，而且巧妙絕倫，一點也未嘗得罪在空地上的那數百高手，陳典文才進大堂，就聽得空地上，響起了轟然一下叫好之聲。

陳典文定了定神，張翔就在他面前，他向張翔拱了拱手，張翔笑道：「陳先生惠然肯來，真是不勝榮幸！」

陳典文四面一看，大堂中的陳設看來並沒有變動多少，但是看上去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之感。本來，不論如何看，不論陳設的東西如何名貴，看起來，總不過是一個江湖人物的聚事之所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是現在，卻有了這種感覺。

陳典文的心中，不禁暗嘆了一聲，他想說話，可是在還不知如何開口才好之際，張翔已經道：「陳先生遠道而來，一定有點話說，我想，我們兩人，清茶一杯，娓娓細談，不必勞師動衆了，如何？」陳典文正是想和張翔單獨談談，聞言正中下懷，所以不由自主，點了點頭。張翔微微一笑，跨過兩步，來攙陳典文的手，陳典文略怔了一怔，在這樣情形下，他要是縮回手去，外面幾百個人看着，未免太小家子氣了！

陳典文也知道，張翔決不至於趁機暗害，甚至也不會和自己較勁，是以他只是略怔了一怔，幾乎沒有什麼人看得出來，立時也伸出了手，和張翔一起攜手，向前走去，來到簷前，自有人掀開了簾子，兩人一直向前走着，在背影上看来，這兩個人，那裏像一對頭，簡直就是一對久別重逢的生死莫逆之交！

張翔和陳典文一起在走廊上走着，走廊的盡頭，是一扇月洞門，陳典文自然知道，出了那月洞門，就是花園了，看來張翔真的準備和自己一杯清茶，促膝長談。

張翔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道：「陳先生，聽說這些年來，你爲國爲民，着實做了不少事，令人欽羨不止，不像我那樣，一直只在揚州，處理一幫之務，比起來，實在太不如了！」

陳典文也覺得十分感慨，道：「可是，鹽幫倒也秩序井然，張先生大材小用，當日計謀又如此周詳，不知是不是另有隱衷？」

張翔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也不必太過自謙，我雖不至於有經理國家之才，但是一個小小鹽幫，也不至於放在我的眼裏，陳兄以爲可是？」

張翔在自然然而之間，對陳典文改了稱呼，陳典文聽在耳裏，也沒有什麼刺耳之感，張翔雖說「不必自謙」，但是他還是謙虛得很，像他這樣的人才，怎麼不是經理國家之材？但是他又的確是串通了許老拐，用陰謀搶走了鹽幫幫主之位的，那又是爲什麼？

陳典文的語氣，聽來仍是淡然，道：「這正是小弟不明之處！」

張翔嘆了一聲，這時，兩人已經出了月洞門，來到了後花園，張翔也鬆開了陳典文的手，自己背着雙手，向前走了幾步。

一到了後花園中，陳典文自然想，想起當年自己就是在這裏，和蘭姑透露心意，而蘭姑却表示要嫁給張翔，當時自己所受的打擊之大，幾乎昏了過去，種種情形，全都浮了上來，一時之間，幾乎連張翔在講些什麼，都聽不清楚。等到他定了定神，才聽到張翔並不是在對他說話，而是在叫一個十三、四歲，穿着乾淨的童子，正應聲挑着一擔擔子，走了過來，張翔伸手向前面的涼亭，指了一指，那童子就挑了擔子走過去，在亭旁放下了擔子。

張翔向前走着，陳典文跟在後面，他一路也在小心查看，不過看來，花園之中，絕無埋伏。陳典文和張翔兩人，一起在涼亭中坐定，只見那童子打開擔子的一頭，是一隻上好精炭生着的小風爐，爐上是一把青瓷壺，壺嘴正上着，在嘟嘟地向外冒着熱氣，看來水快滾了，另一端，則是明青花的茶盤、茶壺、茶杯，看來潔淨之極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陳典文本來是好吃好喝慣了的，看了之後，也並不在意，只是有點可惜，在這樣的環境之中，却要費盡心機，和對頭周旋，並不是真正的良友傾談。

張翔道：「陳兄問我爲什麼，我想陳兄必然明白，這是一飯之恩，韓信終身不忘的事！」

陳典文愕然道：「此言何意？閣下曾受——」

張翔立時接了上去，道：「小弟家境貧窮，其所以能讀書求進，不致一生爲耕田兒，皆出一人所賜，這個人，就是潘幫主。」

陳典文不由自主站了起來，立時又坐了下來。

張翔口中的「潘幫主」，當然不會是蘭姑，那一定是蘭姑的父親了。潘幫主性好遊歷，又仁俠豪義，若是說他見到了一個有出息的少年，而資助他求學進，那實在是太普通的事了！可是，陳典文的心中，却還有疑惑，不知道張翔究竟想說什麼。

張翔繼續道：「在我應考前的兩年，正在寒窗苦讀，潘幫主忽然光臨，向我詳述了幫中的情形，要將鹽幫托付給我，陳兄你想，這固非我心願，但我又怎能不答應他的要求？」

陳典文沉住了氣，不出聲。張翔又道：「連許老拐的事，也是幫主在世之日吩咐好了的，以許老拐爲人之耿直，若不是潘幫主親口吩咐，他如何肯這樣做？」

陳典文到這時，忍不住插了一句口，道：「潘幫主將女兒也托了給你？」

張翔道：「是，以後的事，你也全知道了。」

陳典文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張先生，潘幫主既然將幫務，連女兒也托了給你，可是，鹽幫富甲天下的財富，却未曾告訴你，那未免說不過去吧！」

張翔看來若無其事，道：「所謂鹽幫富藏，只不過是子虛烏有之事而已！」

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錯了，是你一直未曾查到這些富藏的秘藏而已！」

看來，陳典文的這句話，倒真擊中了張翔的要害，只見他也略怔了一怔。

但是張翔立時恢復了鎮定，道：「密藏的傳說，深入鹽幫幫衆之心，陳兄自然這樣說！」

陳典文這時，詞鋒上也不客氣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又錯了，陳家和潘家關係不同，有三處密藏，是特許陳家弟子知道的，我已經發了！」

這時，童子已送上泡好的茶來，張翔正一杯在手，陳典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色驟然變了一變，可是他的手還是如此之定，杯中碧清的茶，連一絲細紋也沒有起過。

陳典文立時又冷笑道：「你所說的，全是一派胡言，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！」

張翔居然還喝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來，直視着陳典文，陳典文也望着他，道：「傳說之中，能令與化湖湖水高出三寸的鹽幫密藏，就足以令得你安排下一場陰謀，來謀奪幫主之位了！」

張翔仍然不出聲，只是望着陳典文。

陳典文盡量使自己鎮定，聲音冰冷，道：「可是你却沒有想到，謀奪來的幫主，是無法知道幫中最高秘密的，那秘密，只有一個人知道。」

張翔微笑着道：「是，蘭姑知道。」

一提起蘭姑來，陳典文血向上湧，雙手按在石桌上，道：「蘭姑在哪裏？」

張翔搖着頭，陳典文的身子，不由自主向前俯去，道：「蘭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，你要這樣害她？」

張翔的回答，十分簡單，也十分自然，他道：「蘭姑？她不肯將鹽幫密藏的秘藏告訴我！」

陳典文要竭力抑制着，才能使自己的雙手，不至於劇烈發抖，可是他在講話之際，却還是不由自主，在喘着氣道：「我這次來，和你作一個一字交易！」

張翔揚了揚眉，陳典文續道：「我給你一樣東西，問你一個問題，只要你答一個字！」

張翔道：「好得很，什麼東西來換我一個字？」

陳典文道：「雙龍爭珠令！」

張翔陡然一怔，一時之間，也好半晌講不出話來。他雖然老謀深算，聰明絕頂，可是雙龍爭珠令，是怎麼到了陳典文手裏的，他也是無法憑空想得出來。他只知道雙龍爭珠令是叫蘭姑帶走的，利那之間，他想到的是：陳典文不是已和蘭姑見過面？不然，雙龍爭珠令，如何會在陳典文的手上？

這些年來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無不經過悉心安排，也無往而不利，可是這時，他却有點失措了！

然而，張翔畢竟非同凡響，他立時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陳兄，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，雙龍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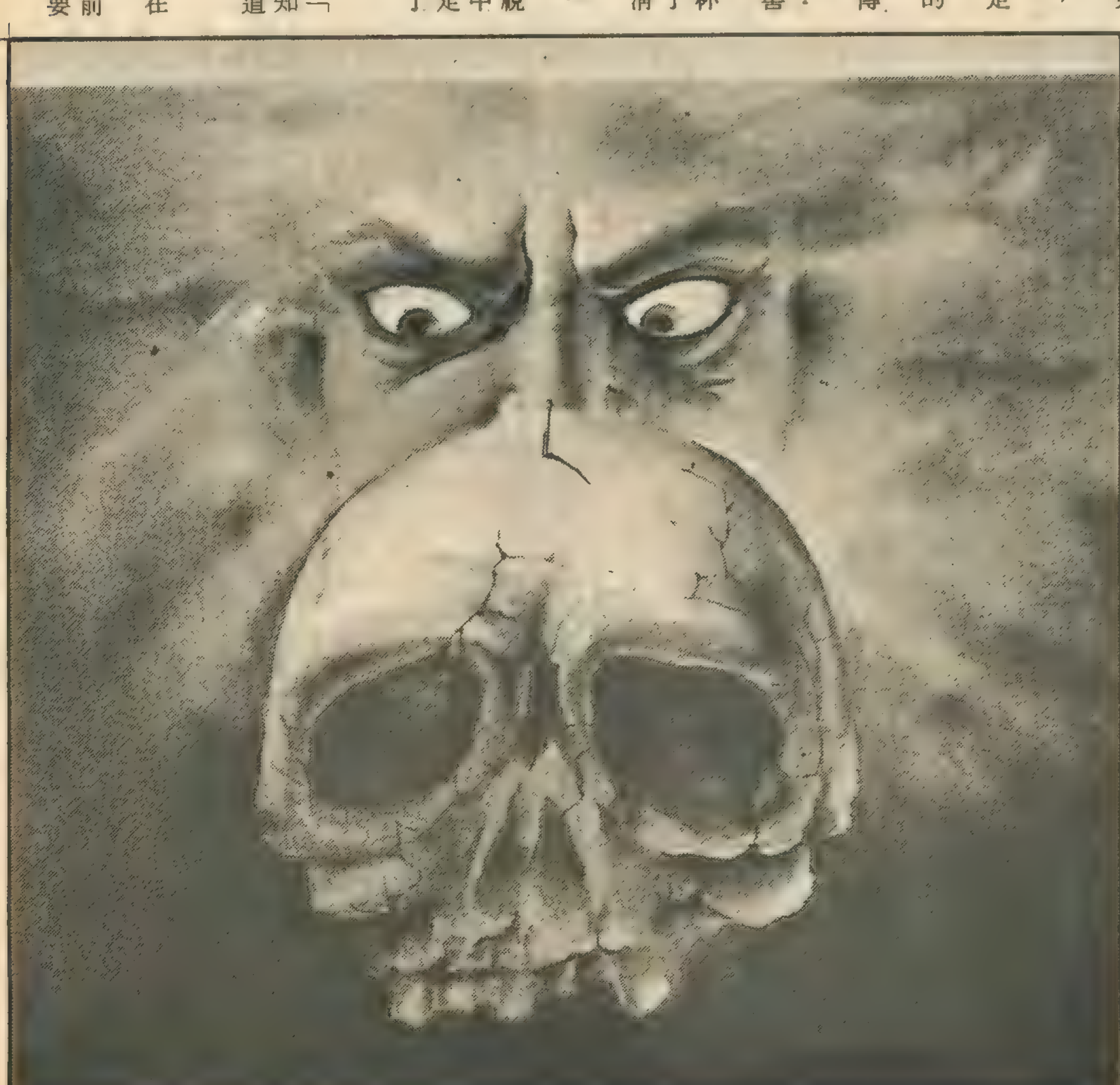
爭珠令到了我的手中，鹽幫可就世世代代，全是姓張的了！」

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時勢易變，我看得比你清楚，再下去，鹽幫決不會有世世代代的了。」

張翔聽了，又是一怔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他已是第二次失措了。因爲他不明白陳典文這樣說，是什麼意思。

陳典文縱有百般不如張翔之處，但是這十年來的生活，却使他的眼界大開，也使他知道，像鹽幫這樣的組織，只能存在於民智落後的社會之中，而自從革命之後，民智日開，社會進步，鹽幫自然消滅，那裏還提得上世世代代。然而，這道理，張翔是無法理解的！張翔的學識，自然可稱在陳典文之上，但是這種道理，決不能在書本上，或是在揚州的潘家大宅之中，鹽幫幫主的座位之上，所能學得到的，非在大時代的漩渦之中，打過滾，掙扎過，和不斷前進的時代，共同呼吸過，才能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，才能明白，時代在向前進展，不論是什麼人，什麼力量，都無法加以阻止。

張翔在一怔之後，立時又恢復了常態，而且看來像是充滿了信心，不過在他的眉宇之間，却也多少有一點疑惑之意。



然而，張翔的疑惑，並不是對陳典文所說有關鹽幫的話，有任何懷疑，他是在想：雙龍爭珠令，是怎麼會到了陳典文手中呢？他甚至根本不相信雙龍爭珠令，會落到陳典文的手中。旁人或者不清楚，但是，張翔的心裏，却是十分明白，雙龍爭珠令，是十年前，叫蘭姑帶走的，蘭姑走得匆忙，臨走之際，只帶走了三件東西，一件是雙龍爭珠令，一件是她自小練武術，到長大了之後，仍然一直佩帶在身邊的一柄極其鋒利的小金劍，還有一件，就是張翔處心積慮想要得到的，可是蘭姑未曾說出來的，鹽幫歷代來窖藏的大量黃金秘密。

張翔似乎也覺得自己有點發怔，他立時微笑了一下，來掩飾他自己的思疑，同時用銳利的目光，望定了陳典文，道：「雙龍爭珠令會在陳兄手裏，倒是奇事！」

陳典文沉聲道：「世事奇怪的多得很，你要是不信，令牌就在這裏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取出了令牌來，在石桌上，輕輕一放，陳典文放下了令牌，可是右手仍然在令牌旁邊，食指和中指，向上翹着，指向張翔。

張翔是武術的大行家，他一看陳典文令牌出手，心中第一個意念，就是想伸手，將令牌抓在手中，可是他還沒有動，就看到了陳典文右手的姿勢，他也就沒有伸出手去，只是盯着令牌看着。

陳典文右手食指和中指，向上翹着，那是隨時可以出手制敵的手法，張翔雖然自認武功在陳典文之上，但是在陳典文制了先機的情形之下，他倒也不敢妄動。

陳典文冷冷地望着張翔，他的神情看來，雖然鎮定，可是心頭，却忍不住在怦怦亂跳，張翔則只是盯着石桌上，離他不過兩尺的那面令牌。張翔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那面雙龍爭珠令是真的，是幾百年傳下來，由鹽幫幫主執掌的這一面令牌。

雖然，這幾年來，憑他的學識、處事能力和威望，他處理鹽幫大小事務，率領上萬榮傲不馴的粗漢，並沒有出什麼意外，可以說進行得很順利，但是身為鹽幫的執掌人，手裏沒有這面雙龍爭珠令，總不是自在的事，有一些大興，必須請出雙龍爭珠令來的，這幾年來，都因之而沒有舉行。

雖然張翔的威望，可以壓得住上下人等的竊竊私議，然而又怎及得上手握雙龍爭珠令那樣名正言順？

盯着雙龍爭珠令，張翔心念電轉，眉尖向上略揚，道：「不知道陳兄適才所提的交易是什麼？」

陳典文立時說道：「只要你回答一個字！」

張翔吸了一口氣，笑着，道：「看來，我太合算了！」

陳典文仍然盯着張翔，張翔一面說着，一面也抬起頭來，兩人目光交接，雖然他們各自全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非凡人物，但這時，兩人的心裏，還是十分緊張。

陳典文一字一頓，道：「那是我情願的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！」

張翔是聰明人，他也早已料到，陳典文要他回答的問題，必然和蘭姑有關，可是他也未曾料到，陳典文的問題，來得那麼簡單、直接！一時之間，張翔有點不敢和陳典文的目光相接，他將目光偏了一點開去，恰好落在一塊太湖石的石根下，附石而生的一簇蘭花之上。

一看到了那簇蘭花，張翔的心頭，又不免震動了一下。那是蘭姑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，這些年來，這簇蘭花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，這些年來，張翔並沒有注意，但在這時候，張翔陡地看到了這簇蘭花，陳典文問的又是這樣一個問題，那也令得他不由自主，也想起蘭姑來了。

在謀奪鹽幫大權之際，蘭姑在張翔的心目之中，就像是鹽幫之中的一份財產一樣，或者可以說，那是他奪取鹽幫的一塊最主要的踏腳石。要是他不娶蘭姑，那麼，他在鹽幫中的地位，至多不過和以前的鹽幫總管陳典文一樣，不可能再進一步。

他在事先，也了解過潘、陳兩家，世代聯姻的事，所以，早在好多年前，他已經開始安排潘家大宅之中，早就有他買通了的婢僕，將潘蘭花的行動、脾性，詳細地報告給他聽，他知道潘蘭花是性高氣傲的姑娘之後，第一步行動，就是說動了揚州的十七家大鹽商，買了一個絕色的少女荷香，送給陳典文。

陳典文做夢也想不到，當自己溫香軟玉，在享受着旖旎風光之際，就是張翔的陰謀能得到順利進行的時候。陳典文一直以爲，事情是在張翔大茶樓中現身的那一雲間才開始的，但事實上，到了張翔在揚州現身之際，張翔的計劃，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！

張翔的計劃，進行得十分順利，在蘭姑的心中，陳典文和張翔，本來或許還要作一番選擇的，但是她高傲的性格，決無法忍受陳典文先有了荷香，再有自己，再加上張翔丰度、神采、才能、武術、文名、人品，看來無一不在陳典文之上，所以，她嫁了張翔，那是順理成章的事，而在結婚之後，她的的確確過了半年其甜如蜜的生活，她和張翔之間，新婚燕爾，令得張翔那種胸懷大志的英雄人物，也幾乎想放棄自己的計劃了！

在那時候，張翔在他周密無匹的計劃之中，犯了一項錯誤，他以為自己不但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幫，而且，也已經完全控制了蘭姑，他以為不論自己說什麼，不論自己提出什麼來，蘭姑是一定會應允的。

張翔的想法不能說不對，或許他遲一點，照原來的計劃那樣，在三年之後提出來，一切就會全如他想像那樣進行，可是他心太急了一點，才半年，他就向蘭姑問起鹽幫歷代窖藏的事，而且，明顯地表示，那是他一定要知道的事。開始，蘭姑還未曾知道張翔的真正心意，她告訴張翔，只有鹽幫的幫主，才能知道這個秘密，張翔有點得意忘形了，他的一句話，使得蘭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他的那句話是：「那得蘭姑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，他的那句話是：『那得蘭姑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，他的那句話是：』」

蘭姑二話沒說，掉頭就進了房，等到張翔發現蘭姑已經不告而別之際，立時派出高手，四下去追截，連他自己，也在有了線索之後，離開了揚州，去追尋蘭姑的下落。

在陳典文的目光逼視之下，張翔的思緒很紊亂，陳典文的問題，的確只要回答一個字就可以解決，但是，這一個字，偏偏就不是那麼容易說得出口。

陳典文並沒有催張翔立時回答，只是等着，可是張翔看來，却全然沒有回答的意思，陳典文沈聲，聲音聽來，已有忍不住要爆發的意味，他又重覆了他的問題：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！」

張翔的口唇，顫動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她走了之後，去追她的人，分成了好幾路，只有潘七帶的幾個人，知道她過了大王集，向海邊走去，我得了這個消息，就追了下去。」

張翔講到這裏，視線收了回來，又和陳典文對望着，陳典文可以明顯地感到，張翔眼中所顯示出來的那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陰鷲的神色。

張翔的語音很遲緩，繼續道：「我一直追下去，在海邊追上了她！」

陳典文陡地緊張了起來，身子也不禁向上聳了一聳。

張翔道：「那時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和我一起去的人，全叫我撇下了——」

陳典文忽然插了一句話，道：「他們的腳力，自然比不上你。」

張翔却像是未曾聽到陳典文的話一樣，道：「那時，她已經僱妥了一艘船，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她是要到東洋去，你在東洋。」

陳典文只覺得心在抽緊，蘭姑在最危難的時候，真的是想來找自己！他相信張翔的這番話，在張翔的神情裏，他知道張翔的這番話是真的。

利那之間，陳典文思潮翻湧，變得迷亂起來，他忙鎮定心神，道：「那已經是在老黃河口，殺了李和順夫婦之後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」

張翔陡地震動了一下，又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來，陳典文却一言不發，自腰間解下一個包布，抖了開來，布包中是一個骷髏，陳典文用手扶正了骷髏，指着露在骷髏頂骨上的金針，令得陳典文奇怪的是，張翔的身子，突然發起抖來。

那實在是出乎陳典文意料之外的事，以張翔爲人的陰森狠毒，看到了一個骷髏，竟會全身發起抖來，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。

但陳典文却也知道，一到了後花園，他雖然未曾和張翔真正動手，但是言詞之間的爭鬥，他却佔着佔先，這時，更是佔了上風了！

陳典文立時把握到了這個機會，道：「我早就知道是你下的手，旁人也不會有那麼高深的武功，能將金針，釘入骨頭之中。」

張翔陡地站了起來，他的身子已不再發抖，可是，他的神情，却顯然失常，如見鬼魅，陡地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！不會的。」

下期待續

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| 戳郵局辦經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址住名姓人款寄 | 號帳款收 |
| 新臺幣 | 第112677號 |
| | 名戶款收 |
| | 時報周刊 |
| | 戳郵局辦經 |
| 手續費 | 次元角 |

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| 澳 | 亞 | 澳 | 歐、美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|-----|
| 訂費 | | | | | |
| 全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 | |
| 半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 |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大姑集

原著／倪匡
題字／董陽孜
插圖／林崇漢

陳典文全然不知道張翔的那一下叫嚷，是什麼意思，但是他却知道，張翔一定是受到了什麼驚駭，此刻他的神智，一定不如平時那樣清明，要說自己在武術上勝過他，那是最好的機會了。

陳典文一想到這裏，立時手向上揚，自從他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之後，他無時無刻，不在準備着張翔猝然出手，早已有了準備，雖然他當時想不到，他反而會先出手，然而此際一出手，蓄勢已久的氣勢，却是一樣的。

他手向上揚，食指和中指，直戳張翔的胸口，張翔顯然不提防陳典文會突然出手，一個錯愕間，身子陡地一側，陳典文的手指，已重重戳在他左肩之上，令得他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。

陳典文一招得手，身形一縱，已經躍過了石桌，在身子躍過石桌之際，雙腿飛起，已經向張翔連踢出了四腳，他也知道，這四腳，是決不可能踢中張翔的，但是也足以令得張翔手忙腳亂。

果然，陳典文踢出四腳，張翔雙手向前拍來，陳典文踢出四腳的目的，就是要張翔出手阻擋，等到張翔一出手，陳典文的身子，早已倒翻而出，「呼」地一聲響，在張翔的頭上，直翻了過去，到了張翔的背後。

等到陳典文到了張翔的背後，他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，他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，如今眼看可以制住張翔了，他已經到了張翔的背後，只要一出手，制住張翔背後要害，那麼，縱使張翔的武功，在他之上，也無法與自己相抗的了！

陳典文心頭狂喜，出手却絲毫不慢，一到張翔背後，立時一掌印向張翔背心。

這一掌，他在發出之際，距張翔不過三尺，而張翔又在雙掌翻飛，被陳典文剛才的一連四腳，弄得有點手忙腳亂，算來這一掌，萬無不得手之理，是以陳典文在一掌印出之際，忍不住大叫了一聲。

可是，眼看這一掌，掌心已可以貼住張翔的背心之際，張翔的身子，陡地向前，跨出了一步，陳典文的掌勢快，張翔的去勢也快，一掌居然落了空。

陳典文那一掌，連張翔背後的衣服，未曾沾到，心中一凜，張翔已到了石桌之前，看來，張翔在百忙之中，向前跨出，避開了陳典文的這一掌，也來得倉猝無比，身子到了石桌之前，一個收勢不住，只聽得他悶哼一聲，雙手在石桌的邊上一推，轟然一聲響，整張石桌，皆被推翻，他人也趁勢，竄了出去。

石桌一被推翻，桌上的骷髏、令牌，一起滾落下來，陳典文一見張翔避開了自己在背後所發的這一掌，就知道自己所佔的優勢，已經完結，再出手，就難以再佔到什麼便宜了。而今唯一可為的，是先將雙龍爭珠令拾在手中，那麼，張翔為了投鼠忌器，自己的處境，就會好得多。

他心念電轉間，立時身形一矮，疾掠向前，雙龍爭珠令才落地，他已然趕到，足尖一挑，將令牌挑起，接在手中。

他這裏才接了令牌，張翔也已轉過身來。這時，那骷髏骨碌碌地滾着，恰好滾到了陳典文的腳下，陳典文心中一動，暗忖自己剛才才一抖骷髏出來，張翔就大受震動，看來他對那骷髏多少有點忌憚！

陳典文一想到這點，立時一脚，向骷髏踢出，踢得那骷髏，向着張翔，疾飛了過去。

當那骷髏向張翔疾飛而出之際，張翔的確又呆了一呆，但是他隨即哈哈大笑起來，骷髏一到了他面前，他雙手一拍，只聽得一下骨裂聲，過處，骷髏被他雙手一拍，已經裂了開來，在張翔的長笑聲中，陳典文只覺得骷髏碎裂，眼前似有金光一閃，在骷髏骨中的那枚金針，好像已到了張翔的手中！

陳典文心中一凜，張翔的笑聲，陡地提高，也未見他有什麼特別動作，眼前又是金光一閃，金針已到了自己的前面。

陳典文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，金針的來勢，如此之快，他除了以手中的雙龍爭珠令去擋格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可想。他陡地揚起令牌來，才一揚起，「篤」地一聲，金針已穿牌而過，陳典文唯恐金針穿過令牌，再射向自己，一揮手，將令牌拋了開去，只聽得又是「拍」地一聲響，金針確然穿過了令牌，將令牌釘在一

株玉荷花樹的樹幹之上。

張翔的長笑聲，也立時停止，道：「陳典文，你想怎樣離開揚州？」

陳典文心中，實在不知道是什麼滋味，竟然難以出聲。

陳典文猝然偷襲，可是結果，他佔上風的時間，只是一閃而過，如今雙龍爭珠令，陳典文却一點到手的把握都沒有。

而張翔既然已問出這樣的話來，可知他已知自己有必勝的把握了。

陳典文勉強鎮定心神，道：「我們的交易如何，你還未曾回答！」

張翔「呵呵」笑着，道：「我還以為你是聰明人，誰知你也糊塗得可以，你想，我剛才為什麼大失常態，給你有偷襲之機？」

陳典文一聽，不由得自頂至踵，冒起了一股寒意，這時，輪到他的身子發抖，他道：「你……你以為……那是……那是……」

張翔向前踏出了一步，道：「正是，後來我見你一脚將之踢出，才知道那決不會是蘭姑的骨殖。」

陳典文的聲音，在不由自主發着顫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說，蘭姑已經死了？」

張翔悠然道：「中了我綿裏金針，我看沒有什麼人還能活着！」

在一看到雙龍爭珠令之際，陳典文心裏，已經知道蘭姑是凶多吉少了，可是這時，聽得張翔親口講出來，那還是一項極其沉重的打擊。

蘭姑竟也中了張翔的綿裏金針，那自然是有死無生的了！

剎那之間，陳典文只覺得心灰意冷到了極點，生命像再沒有任何意義，他緩緩轉身過去，背對着張翔，他自然知道，自己的命，但是他似乎什麼都不在乎了！

在他轉過身去之後，他只是喃喃說了一句，道：「姓張的，你，好狠的心！」

張翔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無毒不丈夫，我不能讓我和你一起回揚州來。」

陳典文的聲音，這時，也變得出奇地冷靜，道：「好吧，我準備死着離開揚州，你下手吧」





！張翹地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叫我殺你？你想我會那麼笨？鹽幫上下，全深信是你勾引了蘭姑，我何必殺你？我留着你，更顯得我仁義過人，再加上有了這面雙龍爭珠令，陳典文還是快走罷！」

陳典文只覺得心頭一陣陣絞痛，他半側着身，眼看着張翹，在玉荷花樹幹上，將雙龍爭珠令悠然取了下來。

陳典文吞下了一口口水，滿口發苦，他釘在地上，一步也不能挪動。

張翹取下了雙龍爭珠令之後，手指一拈，也未見他用什麼力，就將穿透令牌的金針，拈了出來，向陳典文一笑。直到這時，陳典文才掙出一句話來，道：「你不殺我，總是後患！」

張翹笑着，道：「別將自己看得太能耐了，你，我看成了什麼氣候！老實告訴你，鹽幫的寶藏雖多，但是如今，幫裏的入息好，我也用不完那麼多錢，不知知道寶藏的秘密，我也不在乎了！」

張翹一說完，竟自走向月洞門，等到他走進月洞門之後，他的笑聲還傳了過來。

陳典文僵立在當地，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，他早知張翹比他強，可是他竟如此一敗塗地，那也不是事情開始時所能想得到的。

陳典文呆了片刻，忽然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了進來，他抬頭看去，只見有幾十個漢子走了一個個粗壯的大漢，指着他，叫道：「姓陳的，張先生大仁大義，他肯放過你，我們可不肯！」

！

一看到那些人湧了進來，陳典文的心中已經有數，張翹的厲害，真是厲害到家了。這些年來，張翹已在鹽幫幫衆的心目中，培養成了他陳典文是鹽幫大罪人的想法，蘭姑引走了的，就靠鹽幫的幫衆，對他還有幾分情面，但是在張翹十年的經營下，舊人還剩下了多少？

而今，張翹自己仍然下不了手，因為，他知道手下會出手的，他自己不出手，又可以博個「大仁大義」的聲名。而就算陳典文在車輪戰之下喪了生，那也是該死之至！

張翹決不想殺他，只不過是要在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形下，要陳典文死！

陳典文望着滿面怒容、聲勢洶洶奔過來的這些漢子，本來還想解釋幾句，可是他一想到了這一點，實在連口也懶得開。

而事實上，就算他要開口解釋，也沒有機會，那大漢一面呼喝着，一面早已揚起粗壯的拳頭，「呼」地一拳，向陳典文打來。

那大漢一出手，其餘各人，已將陳典文圍圍地圍成了一圈，而且奔過來的人更多。先一羣奔出來的人，連那一聲呼喝，便自出手的大漢在內，還全是空手的，可是後來奔出來的各人，手中却執着各種各樣的兵刃，有的是鐵尺，有的是單刀，也有的手中兵刃古怪，連陳典文也叫不出名堂來，只覺陽光之下，鋼刀的精芒閃耀，沒有一件，不是致命的武器。那些人奔了出來之後，並不動手，只是圍在外層。

從這情形來看，張翹顯然是早有準備了。本來，陳典文還不想傷人太多，只求自己能奪圍而出，再作打算，但現在照這情形來看，那是不可可能的了。

陳典文心念電轉間，那大漢的一拳，已然打到，陳典文見那大漢，不但出拳勇猛，而且馬步沉穩，功力實在不弱，他也不敢怠慢，身子一閃，就着一閃之勢，順勢在那大漢的拳上，撥了一撥。

別看輕了陳典文的這一撥，那是真正的上乘武功，四兩撥千斤功夫，那大漢的一拳之力，立時一斜，連身子也不由自主，轉了一下，腰際門戶大開，陳典文早已欺到他的腰際，五指如風，一聲大喝，手臂一揮，單憑一臂之力，竟生生將那大漢，打橫舉了起來。

陳典文看來，瘦弱蒼白，那大漢粗壯過人，站在那裏，少說也比陳典文高出一個頭，可是陳典文却一下子將他舉起來。

那大漢一叫陳典文舉起，扎手扎腳亂掙着，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，還有幾個，幾乎和那大漢同時發動，向陳典文攻來的人，看到這種情形，人人嚇得呆了，攻出的招數，竟全僵在半空中難以使全。

陳典文再一聲大喝，手臂向上一托，「呼」地一聲，將那大漢的身子，向上直拋了起來，他一拋起那大漢，自己的身子，也跟着騰起，一下子就上了一座亭子的亭角之上。

陳典文這下動作，可以說是免起驚鴻，勇猛輕靈，兼而有之，來得快捷無匹的了，可是他才一上亭角，只見眼前人影閃動，另外也有兩個黑衣人，也已上了亭角，和他對立着，身法之快，實在難以想像。

陳典文不知道這兩個黑衣人，就是飛賊一朵青的兩個師兄，在這樣情形下，他也無法問兩人的名號，三人在亭角上一點腳，不約而同，一起向亭中心掠去。

那亭子四角上各可以停人，但是亭中心的尖頂之上，却無論如何，只能落下一個人，三個人一起搶去，下面成百人一起抬頭，向上望來。

陳典文和那兩個黑衣人，幾乎是同時展開身形的，但是其中一個黑衣人的身形最快，一伸足，已經踏在亭尖之上，陳典文跟着掠到，雙足懸空，那黑衣人一翻身，一柄精光閃亮的匕首，已然直指陳典文的胸口。陳典文向前掠出的勢子，何等急驟，看來就像是自己的胸口，向着那柄匕首，直撞了上去一般，下面仰頭觀望的人中，有心急的，已迫不及待，喚起好來。

也就在這時，另一個黑衣人也到了，陳典文一橫手，抓住了那黑衣人，手臂一縮，恰好將另一個黑衣人，抓在自己的身前，而向前去的勢子未歇，只聽得兩個黑衣人，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，叫陳典文抓住的那黑衣人，已叫七首刺進了胸口，直沒至柄，陳典文一抬腳，又踢中了最先搶上亭尖的黑衣人的腰間，將兩個黑衣人，踢得一起骨碌碌地滾下了亭子去，而他自已，則已穩穩地站在亭尖之上。

那幾下動作，更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，當真看得人目瞪口呆。要知道，陳典文和張翹，不論門派、門武，結果都輸了張翹一籌，但從這情形來看，張翹顯然是早有準備了。

那並不是說陳典文的本事不濟，而是張翹的本事，實在太強，在張翹面前，陳典文縛手縛腳，可是在這些人面前，陳典文的拳腳一展開來，當真如同生龍活虎一樣！

兩個黑衣人一滾到了地上，一個胸口中了劍，且已了賬，另一個膀間吃陳典文踢了一腳，口角流血，傷得不輕，一時之間，也站不起來。陳典文站在亭子上，心念電轉，正在想如何離開這裏，只聽得人叢之中，幾下巨喝，四個身形極其粗壯的漢子，一起排衆而出。

那四人身形粗壯，可是個個並不高，尤其陳典文居高臨下看下去，那四個人，像是皮球一樣，直滾了出來，陳典文心想這樣身形的四個人，難道也是輕功高手？

那四個人向前奔的勢子十分快，一面向前奔，一面大聲呼喊着，就奔到了亭子邊上，只見他們四人，身軀一起彈了起來，肩頭向亭子的四根柱子直撞了過去。

一看到他們身子彈起，陳典文就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了，可是那四個人動作極快，陳典文心頭才一凜，就聽得四下巨響，那四個人的肩頭，已撞上了亭子的柱子，四根柱子一起撞斷，整座亭子的頂，發出一下巨響，向下直塌了下來，陳典文一個提氣不及，整個人也陷進塌下的亭子頂之中，一起向下落來，耳際只聽得轟隆之聲不絕，瓦片紛紛在他身邊擦過。

陳典文心中也不免吃驚，知道眼下的形勢，實在是凶險之極，自己一落地，就會陷入上百人的包圍之中，就算自己功夫高，力敵之下，能够傷得五、六十人，到頭來仍是不免要葬身此處！

一想起此，陳典文狠狼一咬牙，一聲暴喝，雙臂陡地向外一展，兩股極大的勁道，一起揮出。亭子頂一塌下，頂上所有的綠琉璃瓦，也一起散落，經陳典文兩股勁道一揮，數十塊琉璃瓦，一起向四下飛飛了出去。亭子頂塌下，在下面圍看的人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看陳典文跌了下來，少說也有十來個人，一湧而上，但是陡然之間，隨着一聲暴喝，綠瓦四濺，首當其衝的，也是那十來個人。

一時之間，只聽得慘叫之聲不絕，在後面的，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又聽得陳典文一聲暴喝，人影陡長，陳典文已疾拔而起，拳起腳踢，當場又有四個人倒地不起，陳典文擊倒了四個人並不停留，身形再拔，在假石山上，點了點腳，連連連，已倒了牆頭。

可是，就在這時，只聽得一連三、四下槍響，喧鬧呼叫的聲音，突然靜了下來。

槍聲起自何處，竟沒有人知道，連陳典文也不知道，而且陳典文想也想不到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竟然會有人使用槍械！

如今，圍攻陳典文的各人，全是以爲是正義之師，而陳典文是好惡之徒，所以要以爲是正義之師，這一類江湖義勇漢子，講究的是本身體數十年苦練出來的真才實學，和敵人廝拼，最看不起一槍在手，就可以制人於死的那種辦法。

所以陳典文從容施展，決計想不到會有人在這個節骨眼上，用槍來暗算！

槍聲一響，人人都靜了下來，每個人都看到

，陳典文的身子，在牆頭之上，晃了一下，在他的左腿之上，有一股鮮血，淌了下來。可是陳典文自己，卻並沒有覺出自己已經中了槍，他只想到了一點，那就是：再要是不走的話，那是絕走不脫的了，是以他冒力向下一躍，一落地，就向牆外的小巷上，飛奔出去。

一出了巷子，立時轉左，那是他自小住慣住熟的地方，地形自然極熟，連拐了七八個彎，未見有人追來，靠牆角站了一站，這才覺出，腿上一陣熱辣的疼痛，陳典文咬牙，撕開了上衣，將傷處露了出來。

陳典文一面露着傷口，一面將剛才的情形，迅速想了一遍，事情很明顯，剛才那幾發槍彈，就算不是張翹在暗中下手，也必然是張翹的親信，如王老六之類下的手，那說明張翹一定要將他置之死地了，揚州城裏是萬萬再就不得了。

紫安了傷口，陳典文一逕向前走去，他不揀小巷，專走大街，雖在人叢之中，直出了城，來到了一個沒港邊上，才舒了一口氣，叫來了一艘小船，坐到船上，喘着氣，吩咐船家向北駛去。

在船上，陳典文自己挖出了子彈，數了傷藥，這點傷，自然難不倒陳典文，陳典文心頭一陣陣的劇痛，比腿上的傷口更痛，那是因爲他已經確知蘭姑的死訊！

當年，張翹是在海邊遇上了蘭姑的，張翹對蘭姑，也下了「綿裏金針」的毒手，蘭姑自然是必死無疑的了。

可是，陳典文的心裏，却還有一點不明白，那就是，張翹好像並沒有親眼看到蘭姑死去，只是知道自己所發的金針，射中了蘭姑而已。所以他乍見祇有金針的骷髏，還以爲那是蘭姑的骸骨。

那麼，蘭姑的屍骸到了那裏了呢？

一想到這裏，陳典文的身子，忍不住發起抖來，在濱海的曠野上，有的是野狗，蘭姑在中針之後，當時可能硬拼着一口氣，負傷逃走，而且，使張翹也無法追得上她，但是結果，她一定是免不了一死，莫非就倒在曠野之中，成了野狗的食物？

陳典文身子在發抖，口中不由自主，發出了喃喃的聲音來，蘭姑不該遭到這樣下場的，絕對不應該，但是天地不仁，蘭姑若是真的遭到了這樣的下場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在小船上就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，小船已蕩進了興化城外的水蕩，水蕩的水面上，浮滿了菱葉，也滿是嘻嘻哈哈的小孩子，撐着水盤，抱着水桶，在水蕩中採菱。陳典文上了岸，一拐一拐，向前走着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完全不知道自已該向何處去，直到有人陡地叫了他一聲，道：「喂，這不是陳爺？」

陳典文定睛一看，只見在他面前，站着一個濃眉大眼、楞頭楞腦的小伙子，一時之間，陳典文真是想不起他是誰來了，那小伙子却高興莫名，大聲道：「陳爺，多虧你那二十塊大洋，我現在可好了，也娶了老婆，自己還開了一家燒餅店。」

陳典文想起了，這小伙子是李和順！

那小伙子李和順看到了陳典文，就像看到了

親人一樣，陳典文也需要一個地方，養好腿傷，他逃出了揚州，明知張翔決不會放過他，住在客店裏，畢竟不是十分妥當。所以，順理成章，陳典文就到了李和順的燒餅舖子。

陳典文舒舒服服地躺著，李和順的神情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。陳典文也被李和順的高興感染了，他的心情也輕鬆了很多。

他拍著李和順的肩，道：「借你這地方，養幾天傷，我有對頭要暗算我，決不會放過我，所以，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，我在這裏。」

李和順張大了口，道：「放心，你只管在這裏養傷，我不會對人說的。」

陳典文叮囑道：「你要留意點，若是城裏來了甚麼異樣的人，來講給我聽。」

李和順點頭答應著，陳典文揮着手，令他自去照料燒餅舖子。

李和順走了之後，陳典文不禁嘆了一口氣。二十塊大洋，對自小在鹽幫中出身的陳典文來說，那算得甚麼？寒冬臘月，忽然想吃韭菜苗子，那韭菜苗子，就得二塊大洋一斤，陳典文見過不知道多少，整天在銀洋堆裏打滾的人，可是看來，這許多家財百萬的人，都不如李和順來得快活。

李和順爲甚麼那麼快樂呢？他的快樂，是二十塊大洋帶來的麼？看來也不是，就算沒有二十塊大洋，李和順一樣快樂，是與生俱來的，陳典文終於明白了，李和順的快樂，是來自滿足！

將李和順和張翔來比，一個只不過是歲小子，一個却是人中龍鳳，可是這兩個人，究竟是誰的日子過得更快樂一些？陳典文雙臂枕在腦後，他心中自然而然的回答是：李和順！

在李和順燒餅舖後面的屋子裏，陳典文住了七天，那七天，李和順兩夫妻，簡直把他當作菩薩一樣，陳典文也感到自己一生之中，幾乎沒有過過這樣平靜舒適的日子，他幾乎想就這樣一直住下去了！

不過，他無法再安靜地住下去了，那天下午，李和順走了進來，神情很緊張，陳典文的腿傷，已經好得多了，正在院子中，拿着一把藤，在鍛煉一羣雞，李和順進來，就道：「陳爺，鹽幫的張幫主，到了興化。」

陳典文陡地一怔，挺直了身子。李和順又道：「張幫主一到，就大擺筵席，興化城的酒樓，全叫包了下來，城裏城外，大小混混，全都有份，傳出話來，說是找一個腿受了傷的人。」

陳典文苦笑了一下，他早知道，張翔是不會就此放過他的，這種情形，也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李和順看來却比陳典文還要激動，他問道：「陳爺，你不會就是他要找的人吧？」

陳典文望著李和順，道：「是，我就是他要找的人。」

李和順搓着手，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，陳典文道：「你放心，我這就走。」

李和順利那之間，連脖子都粗了，道：「陳爺，我不是攔你走！」

道，張翔一定出了賞格，要是找到我，賞多少？」

李和順吞下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二千大洋！」

陳典文本來想說：那將我送給張翔去吧，可是話到了口邊，他却没有說出口，因爲他實在不忍心對一個這樣純樸、老實的人，開這樣的玩笑。

陳典文只是道：「我這就走，小李，老實說，我很羨慕你過的日子！」

李和順瞪大了眼，全然不明白他過的日子，有甚麼好羨慕的，而陳典文話一說完，已經轉過身，緩緩來到後院的土牆前，一縱身，就跳過了牆頭，跳了出去。

鹽幫幫主在興化城裏，住了三天，並沒有找到陳典文，他雖然從陳典文僱的那艘小船上，打聽到了陳典文到了興化，可是再也想不到，陳典文會住在一家小燒餅舖的後院之中。

而且，陳典文一得了消息，立時就走了，陳典文並沒有目的，他只是向海邊去，當他在向海邊走着的時候，他只想著，當年，蘭姑在看了張翔的狠心野性之後，也是在這條路上，向海邊走去的。

陳典文向海邊走，總得經過有人煙的地方，鹽幫的耳目衆多，消息也立時傳到了張翔耳中，張翔知道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別人都不能對付陳典文，而他要殺陳典文，就像多年前他對付蘭姑一樣，不能讓人家知道，所以他才單獨出手。

根據消息，張翔很快地就追上了陳典文，當他看到陳典文的背影之際，陳典文正呆呆地站着，望着他前面不遠處，巨大的、立體三角形，覆着蘆葦的鹽堆，那一堆一地的鹽，像是亙古以來，就豎立在大地上的一樣。

張翔漸漸走近，陳典文也立時轉過身來，兩人在相隔七、八步處站定。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你終於還是忍不住，要親自出手了！」

張翔依然神情雍容，道：「有些事，非得自己親自下手不可！」

陳典文的聲音有點嘶啞，道：「就像對付蘭姑？這裏，離你當年和蘭姑動手的地方有多遠？」

張翔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不遠，就在那邊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伸手指向左首一指，陳典文自然面然，朝他所指看去，却不料在那一指之間，張翔已發動，身子陡地向陳典文衝了過來。

張翔的動作如此之快，陳典文連視線都未及收回，就覺得呼吸陡地一緊，緊接着，「砰」地一聲，胸前已中了一拳。

那一拳，直打得陳典文眼前烏雲陡生，天旋地轉，胸口發甜，身子一個踉蹌，不由自主，一個轉身，踉蹌向前跌出去，這時候，陳典文只想到了一點：快逃！

他甚至未曾定過神來，就沒命也似，向前奔了出去，等到他定過神來之際，已經來到一堆巨大的鹽堆之前，張翔的足聲，就在他的身後，陳典文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只有向着巨大的鹽堆上，迅速地攀了上去。

他才攀上了幾尺，只聽得張翔一聲長笑，已經趕到，伸手一拉蘆葦，將一張蘆葦，拉了下來，陳典文身子滑下了幾尺，又向上攀去，張翔也上了鹽堆，一路將蘆葦拉下來，他要追上陳典文，分明只是一舉手之勞，但是他却並不

出手，只是殘忍地笑着。

陳典文已快攀到鹽堆的頂上了，在他向上攀之際，鹽堆的鹽，隨着他的上攀，向下湧下來，陳典文一脚踏在鹽上，突然，隨著鹽粒的下湧，一個人的上半身，自鹽堆之中，冒了出來。

自鹽堆中冒出來的那個人，身上沾滿了鹽，一時之間，還看不清他是甚麼人，但是陡然之間，看到鹽堆之中，竟然埋着一個人，已是驚弓之鳥的陳典文，更嚇得手一震，揮在那人的身上，那人身上的鹽，一起震落了下來，已經可以看清那人的臉面了。

這時候，陳典文整個人都呆住了！

那是蘭姑，一點不錯，那是蘭姑，儘管她的臉色，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死灰色，但是毫無疑問，那是蘭姑，蘭姑的臉對着鹽堆下面，正對着跟上的張翔，而張翔整個人，也像遭雷殛也似地呆住了！

也就在這時，陳典文看到，蘭姑的手中還握着那柄小金劍，陳典文一伸手，取過了金劍來，用盡了生平之力，向前撲去，直到聽到了「撲」地一聲，眼着金劍插進了張翔的時候，陳典文仍然有點不相信，自己已經殺死了張翔。

陳典文身子在鹽堆上滑下了一些，他又看到，蘭姑的前額上，繡裏金針的針尾還在閃閃發光，蘭姑中了金針，掙扎着來到這裏，她硬將自己的身子，埋進了鹽堆之中，目的是爲了甚麼？或許是爲了自己的身體不至於腐爛，等世人可以知道她是死在張翔之手的；或許，蘭姑當時，在臨死之際，另有用意，但是她決計想不到，她藏在鹽堆中的屍體，會在陳典文命在頃刻之際，就在張翔的眼前三、四尺處出現，她自然也想不到，她手中的金劍，會成了令張翔致死的武器。

陳典文伏在鹽堆上，伏在蘭姑的屍體旁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，張翔的屍體已滾到了鹽堆下，臉上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可怖神情，他是應該感到恐懼的，他以為十年之前已死的人，突然在眼前出現，如何會不恐怖？鹽，保存了蘭姑的屍體，使她的屍體，幾乎一點兒也沒有腐爛！

鹽堆旁一直很冷清，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某一天，才有一陣子熱鬧，淮北鹽場的總管，陪着一位南洋來的貴賓，那是一位姓唐的華僑，七十多歲的人了，還是精神矍鑠，聲若洪鐘。這位億萬富翁，問起了若干年前，在鹽堆下發現當時鹽幫幫主屍體的情形，不過，鹽幫幫主的屍體，爲什麼會在這裏，是什麼人殺了他的，却沒有人可以回答。歲月悠悠，曠野上的鹽堆，照樣聳立着，鹽場上的鹽民，照樣辛勤勞苦地工作着，可是，早就沒有什麼人再記得蘭姑、陳典文、張翔、唐榮這些人的名字了。

全文完

時報周刊

國內版

接受航空代寄海外

| 地區 | 港 | 澳 | 亞 | 澳 | 歐、美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|-----|
| 全年 | 1,880 | 2,580 | 3,670 | | |
| 半年 | 980 | 1,330 | 1,880 | | |

註：互惠國：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

請利用郵撥：112677號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地址姓名款寄

號帳款收

第112677號

名戶款收

時報周刊

戳郵局辦經

手續費

次

元

角

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

地址姓名款寄

號帳款收

第112677號

名戶款收

時報周刊

戳郵局辦經

手續費

次

元

角